# 中國短篇小說集

第三集

—上—

鄭振鐸編





# 中國短篇小說集

## 第三集

(上)

鄭振鐸編





# 第三集上册序言

本集所選的，都爲近代的作品，自淸之初葉起，到了民國之初年爲止，在這個時代，傳奇系的作品，是多至不可勝數；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開其端，繼其後者無慮百數十家。如袁枚之新齊諧，沈起鳳之諧鐸，和邦額之夜譚隨錄，紀昀之閱微草堂筆記五種，樂鈞之耳食錄，王韜之遯窟讕言，淞隱漫錄，宣鼎之夜雨秋燈錄，俞樾之右台仙館筆記，是其中最有名者。然或者瑣屑過甚，不能成一篇完全之故事，或者故爲簡練，讀之毫無情意，或者借逕於狐鬼之行動，而懸教訓之旨，有類於寓言，或者極力模倣唐人傳奇，欲以詭異之戀情及俠義行動見長；然求其足成爲首尾完整，有情有節的故事者，卻不易多覯；惟聊齋志異尚有幾篇着意經營之作，如嬰寧，如馬介甫，如竹靑，都可算爲淸代無量數的短篇雜記中的傑作。他們不僅是一篇結構完美的故事，而且也敍寫得十分眞切動人；雖然

情節不能免於詭異，而主人翁之性格卻很活潑，世態人情，亦寫得曲折盡致。如嬰寧之類，實可上比肩於唐人之名作霍小玉傳之類，雖然他們的情調之間是很不相同的。像嬰寧那樣的輕盈巧笑的喜劇的作品，在中國短篇故事中真是不容易見得到的東西。閱微草堂筆記雖負盛名，而瑣細已甚，簡練太過，且篇篇都是大發議論的結局，屢欲選入幾篇，而實無可選。這些東西乃非完整的故事，而爲一種『寓言』或小記事。論者每以他們足以與晉六朝人的搜神記諸作相頡頏許之，實則，這種回復到遠古去的作品，在現在看來，卻是不足取的。其不足取，正如現在去擬作像詩經那樣格式的四言詩，或像尙書那樣的詘奧的古文似的。

當淸之初葉，在聊齋志異之前，卻也有幾篇好的傳奇系的作品，他們卻不似聊齋志異之類之會集爲一書，乃是散篇的；有張潮者，曾把這些東西集爲虞初近志一書，其中如吳偉業的柳敬亭傳，無名氏的小靑傳等，卻都是很不壞的

東西。在明清之交，全個中國淪沒入殘酷無比的流寇與異族的刼略中，當然是會產生不少好的記載與故事出來的。

平話系的作品，在這時卻衰微已甚。平話集之出版於此時者僅有下列三部：

(一)十二樓。 這是李漁所作的，亦名爲覺世名言，題覺道人編，實則覺道人乃李漁之筆名。其中共有故事十二篇，大約都是他自己所作的，不像馮夢龍的『三言』乃多收古代作品也。這些故事，每一篇都是與『樓』有關係的，故謂之十二樓。那十二樓？即：

聞過樓　三與樓
十卺樓　鶴歸樓
生我樓　夏宜樓
拂雲樓　奪錦樓

奉先樓　合影樓
萃雅樓　歸正樓

其中之大病，乃在好發教訓之言，然偶然亦有很新鮮的見解，很僻怪的議論，一望而知其爲作一家言及十種曲的笠翁之所說。

這個短篇集，刊於淸初；有順治戊戌序。

（二）今古奇聞。　這是光緒十三年上海東璧山房刊行的。據王寅，字冶梅的序說，這個集子乃是他由日本帶回來翻刻的。然其中不盡爲平話系的作品，如第二十二卷之林蕊香行權計全節乃完全是傳奇系的文字。又雜有『三言』之文不少，如卷一之張淑兒巧智脫楊生，卷二之劉小官雌雄兄弟，卷六之陳多壽生死夫妻，卷十八之十五貫戲言成巧禍，皆爲選自醒世恒言者。又卷十之梅嶼恨蹟，乃爲選自西湖佳話者。大約是王寅自日本得到『三言』的殘本，爲之改編了一過，而又補上幾篇，如咸同間之作品林蕊香行權計全節等而刊

行者；不然，卽日本當淸之中葉，原有如此的一個選本，而王寅則爲之補上了最後一篇（卽林蓋香）者。故卷首題着『東壁山房主人編次。』

（三）西湖佳話。 這部書作於淸康熙間，與西湖二集相類，亦爲專敍關於西湖的故事者。全書凡十六卷，包含十六篇故事，每卷一篇，卽：

葛嶺仙蹟　白堤政蹟
六橋才蹟　靈隱詩蹟
孤山隱蹟　西泠韻蹟
岳墳忠蹟　三台夢蹟
南屏醉蹟　虎溪笑蹟
斷橋情蹟　錢塘霸蹟
三生石蹟　梅嶼恨蹟
雷峯怪蹟　放生善蹟

這部書的作者，自署爲古吳墨浪子，未知其眞姓名。有的時候，他把他的故事寫得很活躍，有的時候卻很乾澀。他的文筆也很可怪，不是如『三言』及十二樓，西湖二集一樣的流利的語體文，乃是另一種的夾雜了不少古文的句調的語體文，很像三國演義，也許比牠更文。

在清之末葉及民國的初元，又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也產生了不少的好的短篇作品。待下册再選入。

本集所選，與上面幾集一樣，其中有不少是民間流行之故事及小說，劇本的主源。如李娃傳及柳敬亭傳曾爲孔尙任的劇本桃花扇的故事來源，小青傳乃爲吳炳的傳奇療妬羹的故事來源，雷峯怪蹟亦爲白蛇故事之最初形式，爲讀白蛇傳傳奇及義妖傳彈詞者所不可不參考者。此外，如圓圓傳亦爲陸次雲的劇本昇平樂（亦名圓圓曲）之本事，補張靈崔瑩合傳爲十美圖及乞食圖的本事，大力將軍及雪遘亦爲蔣士銓之傳奇雪中人的本事。讀了這些短篇故

事，便亦可知道了不少民間及文藝界最流行的故事了。

編者十五年九月八日。



# 中國短篇小說第三集上册目錄


三與樓……李　漁（一）
歸正樓……李　漁（三七）
許武善能友於兄弟……東壁山房主人（六二）
曾公子使義救人終遇救……東壁山房主人（七七）
李姬傳……侯方域（一〇八）
柳敬亭傳……吳偉業（一一〇）
姍姍傳……黃　永（一一五）
小青傳……無名氏（一二〇）
梅嶼恨蹟……墨浪子（一二七）
西泠韻蹟……墨浪子（一三九）

雷峯怪蹟……墨浪子（一七四）
汪十四傳……徐士俊（二〇三）
髯樵傳……顧　彩（二〇六）
奇女子傳……徐　芳（二〇九）
圓圓傳……陸次雲（二一一）
書戚三郎事……周亮工（二一六）
劍俠傳（二則）……王士禛（二二四）
補張靈崔瑩合傳……黃周星（二二八）
書文衡山遺事……李　果（二三九）
嬌娜……蒲松齡（二四一）
嬰寧……蒲松齡（二四八）
竹青……蒲松齡（二五八）

馬介甫……蒲松齡（二六二）
大力將軍……蒲松齡（二七〇）
雪遘……鈕琇（二七三）

# 三與樓㈠

李漁㈡

## 第一回　造園亭未成先賣　圖產業欲取先謀

詩云　茅庵改姓屬朱門，抱取琴書過別村。自起危樓還自賣，
不教蕩產累兒孫。

又云　百年難免屬他人，賣舊何如自賣新。松竹梅花都入劵，
琴書雞犬尙隨身。壁間詩句休言道，檻外雲衣不算緡。
他日或來閒眺望，好呼舊主作嘉賓。

這首絕句，與這首律詩，乃明朝一位高人爲賣樓別產而作。賣樓是椿苦事，

㈠本篇爲十二樓的第二卷，十二樓凡十二卷，每卷爲一篇短篇的故事。

㈡李漁字笠翁，蘭谿人，作傳奇十六種，笠翁一家言及十二樓，其他小說之托名於他作者亦不少。

正該嗟嘆不已，有甚麼快樂，倒反形諸歌詠？要曉得世間的產業，都是個傳舍茅廬；沒有千年不變的江山，沒有百年不賣的樓屋。與其到兒孫手裏，爛賤的送與別人，不若自尋售主，還不十分虧折。卽使賣不得價，也還落個慷慨之名，說他明知費重，故意賣輕，與施恩仗義一般，不是被人欺騙。若使兒孫賤賣，就有許多議論出來，說他廢祖父之遺業，不孝，割前人之所愛，不仁，昧創業之艱難，不智。這三個惡名，都是創家立業的祖父，帶挈他受的。到不如片產不留，立錐無地之人，反使後代兒孫，白手創起家來，還得個不階尺土的美號。所以爲人祖父者，到了桑榆暮景之時，也要回轉頭來，把後面之人看一看。若還規模舉動，不像個守成之子，倒不如預先出脫，省得做敗子封翁，受人譏誚。從古及今，最著名的達者只有兩位，一個叫做唐堯，一個叫做虞舜。他見兒子生得不肖，將來這分大產業，少不得要白送與人，不如送在自家手裏，還合着二句，叫做：寶劍贈與烈士，紅粉送與佳人。若叫兒孫代送，決尋不得一個好受主。少不得你爭我奪，動起干戈。莫說兒

子和後人沒住場連自己兩座墳山也保不得不來侵擾。有天下者，尚且如此，何況庶人。我如今只說一位達者，一個愚人，與庶民之家做個榜樣。這兩分人家的產業，還抵不得唐堯屋上一片瓦，虞舜階前幾塊磚，爲甚麽要說兩分小人家，竟用着這樣的高比。只因這兩個庶民，一家姓唐，一家姓虞，都說是唐堯虞舜之後，就以國號爲姓，一脈相傳下來的，所以借祖形孫，不失本源之義。只是這個達者，便有乃祖之意，那個愚人，絕少家傳之祕。肖與不肖，相隔天淵，真可爲同源異派之鑒耳。明朝嘉靖年間。四川成都府成都縣，有個驟發的富翁，姓唐號玉川。此人儘有田土之多，有了錢財，只喜買田買地，再不起造樓房，連動用的家伙，也不肯多置一件。至若衣服飲食，一發與他無緣了。他的本心，只爲多圖生利，說良田美產，一過了戶，就有花利進來，可以日長月久。樓房物件，不惟無利，且愁有回祿之災，一旦歸之烏有。大凡衣服一美，就有不趣之人，走來借穿，飲食一豐，就有粗鄙之人，走來討吃。不若自安淡泊，使人無可推求。他拿定這個主意，所以除了置產

之外，不肯破費分文。心上如此，卻又不肯安於鄙嗇，偏要竊個至美之名，說他是唐堯天子之後，祖上原有儉風，住的是茅茨土階，吃的是大羹元酒，用的是土缶土簋，穿的是布衣粗服，祖宗儉樸如此，爲後裔者，不可不遵家訓。衆人見他慳吝太過，都在背後論他，說古話有云：鄙嗇之極，必生奢男，少不得有個後代出來，替他變古爲今，使唐風儉不到底。誰想生出來的兒子，又能酷肖其父，自小庸碌不學，是個白衣秀才。飲食也不求豐，衣服也不求侈，器玩也不求精，獨有房屋一事，卻與諸願不同，不肯安於儉樸。看見所住之屋，與富貴人家坑廁一般，自己亦知羞恥。要想做肯堂肯構之事，又怕興工動作，所費不貲，聞得人說起新不如覓舊，就與父親商議道：若置得一所美屋，做了住居，再尋一座花園，做了書室，生平之願足矣。玉川思想做封君，只得要奉承兒子。不知不覺，就變起常性來，回覆他道：『不消性急。有一座連園帶屋的門面，就在這里巷之中，還不曾起造得完，少不得造完之日，就是變賣之期。我和你略等一等，就是了。』兒子道：『要賣就不起，

要起就不賣那有起造得完就想變賣之理』玉川道『這種訣竅你那裏得知有萬金田產的人家纔起得千金的屋宇。若還田產相半，就叫做樹大無根，少不得被風吹倒。何況造屋人家沒有百畝田莊，忽造十間樓屋，這叫做無根之樹，不待風吹，自然會倒的了，何須問得。』兒子聽了這句話，說他是不朽名言，依舊學了父親，只去求田，不來問舍，巴不得他早完一日，等自己過去替他落成。原來財主的算計，再不會差，到後來果應其言，合着詩經二句：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那個造屋之人，乃重華後裔，姓虞名灝，字素臣，是個喜讀詩書，不求聞達的高士。只因疎懶成性，最恐應酬，不是做官的材料，所以絕意功名，寄情詩酒，要做個不衫不履之流。他一生一世沒有別的嗜好，只喜歡構造園亭，一年到頭，沒有一日不在工作。所造之屋，定要窮精極雅，不類尋常。他說人生一世，任有良田萬頃，厚祿千鍾，兼金百鎰，都是他人之物，與自己無干。只有三件器皿，是實在受用的東西，不可不求精美。那三件？日間所住之屋，夜間所睡之床，死後所貯之棺。他有這個見解，

列在胸中，所以創興土木之工，終年爲之而不倦。唐玉川的兒子，等了數載。只不見他完工，心上有些焦躁。又對父親道：『爲甚麼等了許久，他家的房子，再造不完？他家的銀子，再用不盡？這樣看起來，是個有積蓄的人家，將來變賣之事，有些不穩了。』玉川道：『遲一日，穩一日，又且便宜一日。你再不要慮他房子起不完者，只因造成之後，看不中意，又要拆了重起，精而益求其精，所以就擱了日子。只當替我改造，何等便宜。銀子用不盡者，只因借貸之人與工匠之輩，見他起得高大，情願把貨物賒他，工食欠賬不取，多做一日，便有他一日的錢財，若還取逼得緊，他就要停工兩日，沒有生意做了。所以他的銀子，還用不完。這叫做挖肉補瘡，不是真有積蓄。到了扯拽不來的時節，那些收賬的人，少不得一齊逼討，念起緊箍咒來，不怕他不尋頭路。田產賣了，不勾還人，自然想到屋上。若還收拾得早，所欠不多，還好待價而沽，就賣也不肯賤賣。正等他遲些日子，多欠些債負下來，賣得着慌，纔肯減價。這都是我們的造化，爲甚麼反去愁？』兒子聽了，愈加讚服。果然

到數載之後，虞素臣的逋欠漸漸積累起來，終日上門取討，有些回覆不去，所造的房屋，竟不能够落成，就要尋人貨賣。但凡賣樓賣屋，與賣田地不同，定要在就近之處尋覓受主，因他或有基址相連，或有門窗相對，就是別人要買，也要訪問鄰居。鄰居口裏，若有一字不乾淨，那要買的人也不肯買了。比不得田地山塘，落在空野之中，是人都可以管業。所以賣樓賣屋，都要從近處賣起。唐玉川是個財主，沒有賽得過的，少不得房屋中人，先去尋他。玉川父子，心上極貪，嘴裏只回不要。等他說得緊急，方纔走去借觀。又故意憎嫌，說他起得小巧，不像個大家大面，迴廊曲折，走路的就擱工夫，繡戶玲瓏，防賊時全無把柄，明堂大似廳屋，地氣太洩，何怪乎不聚錢財，花竹多似桑麻，遊玩者來，少不得當賠酒席。這樣房子，只好改做庵堂寺院，若要做內宅住家者，其實用他不着。虞素臣一生心血，費在其中，方見得意不過，竟被他嫌出屁來，心上十分不服。只因除了此人，別無買主，不好與他爭論。那些居間之人，勸他不必憎嫌，總是價錢不貴，就折了重起，那些工料

等物也還有在裏邊。玉川父子二人，少不得做好做歹，還一箇極少的價錢，不上五分之一。虞素臣無可奈何，只得忍痛賣了，一應廳房臺榭亭閣池沼，都隨契交割。只有一座堂樓，是他起造一生最得意的結構，不肯寫在契上，要另設牆垣，別開門戶，好待他自己棲身。玉川之子，定要强他盡賣，好湊方圓。玉川背着衆人，努一努口道：『賣不賣由他，何須强得。只願他留此一線，以作恢復之基，後面發起財來，依舊還歸原主，也是一樁好事。』衆人聽了，都說是長者之言。那裏知道，並不長者，全是輕薄之詞。他不能回贖，就留此一線，也是枉然，少不得併做一家，只爭遲早。所以聽他吩咐，極口依從，竟把一宅分爲兩院，新主得其九，舊人得其一。原來這幾間書樓，竟抵了半座寶塔，上下共有三層，每層有匾額一箇，都是自己題名，高人寫就的。最下一層，有雕欄曲檻，竹徑花塢，是他待人接物之所，匾額上有四個字云：『與人爲徒。』中間一層，有淨几明窗，牙籤玉軸，是他讀書臨帖之所，匾額上也有四個字云：『與古爲徒。』最上一層，極是空曠，除名香一爐，黃庭

一卷之外，並無長物，是他避俗離囂，絕人屏跡的所在匾額上有四個字云：『與天爲徒。』既把一座樓臺，分了三樣用處，又合來總題一匾，名曰三與樓。未曾棄產之先，這三種名目，雖取得好，還是虛設之詞，不曾實在受用，只有下面一層，因他好客不過，或有遠人相訪，就下榻於其中，還合着與人爲徒四個字。至於上面兩層，自來不曾走到。如今園亭既去，舍了與古爲徒的去處，就沒有讀書臨帖之所，除了與天爲徒的所在，就沒有避俗離囂的場所。日坐在其中，正合命名之意。方纔曉得舍少務多，反不如棄名就實。俗語四句，果然說得不差：『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七尺。』以前那些物力，都是虛費了的。從此以後，把求多務廣的精神，合來用在一處，就把這座樓閣，分外齊正起來。虞素臣住在其中，不但不知賣園之苦，反覺得贅瘤既去，竟鬆爽了許多。但不知强鄰在側，這一座樓閣，可住得牢否？下回自有着落。

## 第二回　一窩大盜忽致奇災　連產連人願歸舊主

玉川父子買園之後，少不得財主之心性，與別個不同，定要更改一番。不必移樑換柱，纔與前面不同，就像一幅好山水，只消增上一草，減去一木，看不成個畫意。不經他一番做，自然失去本來，指望點鐵成金，不想變金成鐵。走來的人都說這座園亭，大而無當，倒不若那座書樓，緊湊得好；怪不得他取少棄多，堅執不賣。原有寸金丈鐵之分。玉川父子。聽了這些說話，就不覺懊悔起來。纔知道做財主的，一著也放鬆不得。就央了原中，過去攛掇，叫他寫張賣契，併了過來。虞素臣賣園之後，既不興工，自然沒有浪費，既不欠私債，又不少錢糧，那裏還肯賣產。就回覆他道：『此房再去，叫我何處棲身！卽使少吃無穿，也還要死守，何況支撐得去。叫他不要思量』。中人過來說了。玉川的兒子，未免埋怨父親，說他終日料人，如今料不着了。玉川道：『他强過生前，也强不過死後。如今已是半老之人，又無子媳，少不得一口氣斷，連妻妾家人，都要歸與別人，何況這幾間住房。到那時節，連人帶土，一齊併他過來，不怕走上天去』。兒子聽了道：『這雖說得是，其如大

限未終，等他不得，還是早些歸併的好。』從此以後，時時刻刻，把虞素臣放在心頭，不是咒他速死，就是望他速窮。到那沒穿少吃的時節，少不得要將這所住居房屋，一齊賣去，那時就可以歸併過來了。且等到這個光景，自然不能死守。誰想人有千算，天不肯從，不但望他不窮，亦且咒他不死。過到後面，倒越老越健起來，衣不愁穿，飯不少喫，沒有賣樓的機會。玉川父子懊悔不過，又想個計較出來，又去央了原中，逼他取贖，說一所花園，住不得兩家的宅眷。立在三與樓上，那一間廳屋，不在眼前。他看見我的家人，我不見他的婦人，這樣失德的事，沒人肯做。虞素臣聽了這些的話，知道退還是假，貪買是真，依舊照了前言，斬釘截鐵的回覆。玉川父子氣不過，只得把官勢壓他，寫了一張狀詞，當堂遞過，指望通些賄賂，買通了官府，替他歸併過來。誰想那位縣尊，也曾做過貧士，被財主欺凌過的，說：『他是個窮人，如何取贖得起，分明是吞併之法。你做財主的，爲富不仁，我做官長的，偏巧爲仁不富。』當堂辱罵一頓，扯碎狀詞，趕了出來。虞素臣有個結義的

朋友，是遠方人士，有了巨萬家財，最喜輕財仗義。一日偶來相訪，見他賣去園亭，甚爲嘆息。又聽得被人謀估，連這一線窠巢，也住不穩，將來必有盡棄之事，就要捐出重貲，替虞素臣取贖。當不得他爲人狷介，莫說論千論百，不肯累人，就送他一兩五錢，若是出之無名，他也決然推卻。聽了朋友的話，反說他空有熱腸，所見不達，世間的產業，那有千年不賣的，保得生前，也保不得的身後。『你如今替我洩憤，捐了重貲，萬一贖將過來，住不上三年五歲，一旦身亡，並無後嗣，連這一椽片瓦，少不得歸與他人。你就肯仗義輕財，這樣盛舉，也行不得兩次。難道如今替人贖了，後來又替鬼贖不成。』那位朋友見他回得激烈，也就不好相强。在他三與樓下，宿了幾夜，就要告別回歸。臨行之際，對了虞素臣道：『我夜間睡樓下，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忽然鑽入地中，一定是財星出現。你這所房子，千萬不可賣與人家，或者住到後面，倒得些橫財，也未可知。』虞素臣聽了這句話，不過冷笑一聲，說句多謝，就與他分手。古語道得好，橫財不發命窮人。只有買產的財

主，時常掘窖銀藏，不曾見有賣產的人，在自己宅上拾取金銀財錢。虞素臣是個達人，那裏肯作癡想，所以聽他說話，不過冷笑一聲，決不去翻磚掘土。唐玉川父子自從受了縣官的氣，悔恨之後，繼以羞慚，益發住不得手，只望他早死一日，早做一日的孤魂，好看自家進屋。誰想財主料事，件件料得着，只有生死二事，不肯由他作主。虞素臣不但不死，過到六十歲上，忽然老興發作，生個兒子出來。一時賀客紛紛，齊集在三與樓上，都說恢復之機，端在是矣。玉川父子聽了，甚是倉皇。起先惟恐不得，如今反慮失之。那裏焦躁得過。不想一月之後，有幾個買屋的原中，忽然走到，說虞素臣生子之後，到被賀客弄窮了，喫得他鹽乾醋盡。如今別無生法，只得想到住居，連根出賣的招帖，都貼在門上了。機會不可錯過，快些下手！玉川父子聽見，驚喜欲狂，還只怕他記恨前情，寧可賣與別人，不屑同他交易。誰想虞素臣的見識，與他絕不相同，說：『虞唐二族，比不得別姓人家。他始祖帝堯，曾以天下見惠我家始祖，並無一物相酬。如今到兒孫手裏，就把這些產業，白送

與他，也不爲過，何況得了價錢，決不以今日之小嫌，抹煞了先世之大德，叫他不須芥蔕，任憑找些微價歸併過去就是了。』玉川父子聽見，欣幸不已，說我平日好說祖宗，畢竟受了宗祖之庇，若不是遙遙華胄怎得這奕奕高居。故人樂有賢祖宗也。就隨原中過去，成了交易。他一向愛討便宜，如今敘起舊來，自然要叨惠到底。虞素臣並不較量，也學他的祖宗，竟做推位讓國之事，另尋幾間茅屋，搬去棲身，使他成了一統之勢。有幾個公道朋友，替虞素臣不服，說有了樓房，那一家不好賣得，偏要賣與貪謀之人，使他遂了心願，到人面前說嘴。你未有子嗣之先，到不肯折氣，如今得了子嗣，正在恢復之基，不贖他的轉來，也夠得緊了，爲甚麼把留下的產業，又送與他。』虞素臣聽見，冷笑了一聲，方纔回覆道：『諸公的意思極好，只是單顧眼前，不曾慮到日後。我就他的意思，原是爲着自己。就要恢復也須等兒子出來爭氣，人家方纔取贖得轉。我是個老年之人，料想不久世，兒子長大，焉知我死之後，兒子不賣與他，與其等兒子棄產，使他笑罵父親，不如父親

賣樓，還使人憐惜兒子。這還是椿小事。萬一我死得早，兒子又不得力，我妻子要爭餓氣，不肯把產業與人。他見新的既不到手，舊的又怕回贖，少不得要生毒計，斬絕我的宗祧。只怕產業贖不來，連兒子都送了去，這就叫做折本。我如今賤賣與他，只當施捨一半，放些欠賬與人，到兒子手裏，他就不還，也有人代出。古語云：「喫虧人常在，」此一定之理。』衆人聽到此處，雖然驚醒，究竟說他迂腐。不想虞素臣賣樓之後，過不上幾年，果然死了。留下三尺之童，與未亡人撫育，絕無生產，卻靠着幾兩樓價，生些微利出來，以作餬口之計。唐玉川的家貲，一日富似一日，他會創業，兒子又會守成，只有進氣，沒有出氣，所置的產業，竟成了千年不拔之基。衆人都說天道無知，慷慨仗義者子孫個個式微，刻薄成家者，後代偏能發跡。誰想古人的言語，再說不差：『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這兩句說話，雖是古人口頭，卻不曾留心玩味。若報得遲的，也與報得早的一樣，豈不難爲了等待之人。要曉得報應的遲早，就與放債取利一般，早取一日，少取一日的子錢，

多放一年，多生一年的利息，你望報之心愈急，他偏不與你銷繳，竟像沒有報應的一般。等你望得心灰意懶，丟在肚皮外面，他倒忽然報應起來，猶如多年的冷債，主人都忘記了，平空白地送上門來，又有非常的利息，豈不比那現討現得的更加爽快。虞素臣的兒子，長到十七八歲，忽然得了科名，叫做虞嗣臣，字繼武，做了一任縣官，考選進京，陞授掌科之職。爲人敢言善諍，□宗皇帝極眷注他，一日因母親年老，告准了終養。馳驛還家，竟在數里之外，看見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手持文卷，跪在道旁口中叫喊，只求虞老爺收用。繼武喚他上船，取文契一看。原來是他丈夫的名字，要連人帶產，投靠進來爲僕的。繼武問他道。『看你這個模樣，有些大家舉止，爲甚麼要想投靠，你丈夫又不見面，叫你這婦人出頭，趕到路上來叫喊？』那婦人道：『小婦人原是舊家，只因祖公在日，好置田產，凡有田畝相連，屋宇相接的，定要謀來歸己，那些失業的人，不是出於情愿，個個俱懷恨在心。起初祖公未死，一來有些小小時運，不該破財，二來公公是個生員，就有

些官符口舌，只要費些銀子，也還抵當得住。不想時運該倒，未及半載，公公不幸身亡。丈夫年小，又是個平民，那些欺孤虐寡的人，就一齊發作，都往府縣告起狀來。一年之內，打了幾十場官司，家產費去一大半。如今還有一樁奇禍，未曾消繳。丈夫現在獄中，不是錢財救得出監來，講得來的，須是一位顯宦，替他出頭分理，當做己事去做，方纔救得出來。如今本處的顯宦，只有老爺，況且這樁事情，又與老爺有些干涉，雖是丈夫的事，卻與老爺的事一般，所以備下文書，叫小婦人來投靠。凡是家中的產業，連人帶土，都送與老爺，只求老爺不棄輕微，早些取納。』

繼武聽了此言，不勝錯愕。問：『那未曾消繳的是樁甚麼事？與你丈夫一齊惹出禍來，爲何要來投靠到我家？外面的人，豈不認做官家覆庇你們，做那行勢作惡的事麼？』那婦人道：『並無此事。只因家中有座高閣，名爲三與樓，原是老爺府上賣出來的。管業多年，並無異說。誰思到了近日，不知甚麼仇人，遞了一張匿名狀子，說丈夫是強盜窩家，祖孫三代，俱做不良之事，現有二十錠元寶，藏在三與樓

下，起出眞贓，便知分曉。縣官見了此狀，就密差幾個應捕，前來起贓。誰想在地板之下，果然起出二十錠元寶，就把丈夫帶入縣堂，指爲窩盜，嚴刑夾打，要招出同夥之人，與別處劫來的贓物。丈夫竭力分析，再辨不清。這宗銀子，不但不是己物，又不知從何處飛來。只因來歷不明，以致官司難結。幸喜還沒有失主，縣官作了疑獄，不曾定下罪名。丈夫終日思想，這些產業，原是府上出來的，或者是老爺的祖宗，預先埋在地下，先太老爺忘卻，不曾取得，所以到把有利之事，貽害於人。如今不論是不是，只求老爺認了過來，這宗銀子，就有着落，銀子一有着落，小婦人的丈夫，就從死中得活了。性命旣是老爺救，家產該是老爺得。何況這座園亭，這些樓屋，原是先太老爺千辛萬苦，創造出來的。物各有主，理應該歸府上。並沒有半點嫌疑。求老爺不要推却。』繼武聽了這些話，甚是狐疑，就回覆他道：『我家有禁約在先，不受平民的投獻。這𩀱身二字，不必提起。就是那座園亭，那些樓屋，雖係我家舊物，也要把原價還你，方可管得過來，沒有白白退還之理。至於那些

元寶，一發與我無干，不好自認。你如今且去，待我會過縣官，再叫他仔細推詳，定要審個明白。若無實據，少不得救你丈夫出來。決不寃死他就是。』婦人得了此言，歡喜不盡，千稱萬謝而去。但不知這場禍患，從何處而起，後來脫與不脫，止剩一回，略觀便曉。

## 第三回　老俠客設計報大人　賢令君留心折疑獄

虞繼武聽了婦人的話，回到家中，就自己當做問官，再三替他推測道：『莫說這些財物，不是祖上所遺，就是祖上所遺，爲甚麽妻子不識，宗族不爭，倒是旁人知道，走去遞起狀來。狀上不寫名字，分明是讐害無疑了。只是那遞狀之人，就使與他有隙，那一椿歹事不好架他，定要告他窩盜。起財的時節，又能果應其言卻好不多不少，合着狀上的數目。難道那告狀之人，爲報私仇，到肯破費千金，預先埋在他地上，去做這椿獃事不成？』想了幾日，並無決斷，就把這椿疑事，刻刻放在心頭，睡裏夢裏，定要嗟呀幾聲，絮聒幾句。太夫人聽見，問他爲着何事。繼武

就把婦人的話，細細述了一番。太夫人初聽之際，也甚是狐疑。及至想了一番，太夫人大悟道：『是了是了，這主銀子，果然是我家的。他疑得不錯。你父親在日，曾有一個朋友，是遠方之人，他在三與樓下，宿個幾夜，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鑽入地板之中。他臨去的時節，曾對你父親說過，叫他不可賣樓，將來必有橫財可得。這等看起來，就是財物出現，你父親不曾取得。所以嫁禍於人，爾去認了出來，救他一命就是了。』虞繼武道：『這些說話，還有些費解。仕宦口中，說不得荒唐之事。何況對了縣父母，說出白老鼠三字來，焉知不疑我羨慕千金，不好自得，故此創爲臆說，好欺騙愚人。況且連這個白老鼠，並不是先人親眼見的，連這句荒唐話，也不是先人親口講的，虛而又虛，真所謂癡人說夢。既是我家的財物，先人就該看見，爲甚麼自己不見露形，反露在別人眼裏？這是必無之事，不要信他。畢竟要與縣父母商量，審出這樁疑事，救了無罪之民，纔算個仁義君子。』正在說話之際，忽有家人傳稟，說官縣上門來謁。繼武道：『正要相會，快請進來。』知縣

相見之後，說了幾句閒話，不等虞繼武開口，先把這椿疑事請教主人，說道『唐某那主贓物，再三研審，不得其實。昨日又親口招稱，說起贓之處，乃府上的原產，一定是令祖所遺，故此卑職一來奉謁，二來請問老大人，求一個究竟，不知果然否？』繼武道：『寒家累代清貧，先祖並無積蓄，這主贓物學生不敢冒認，以蒙不潔之名。其間必有他故，也未必是窩盜之贓，還求老父母明訪暗察，審出這椿事來，出了唐犯之罪纔好。』知縣道：『太翁仙逝之日，老大人尚在髫齡，以前的事，或者未必盡曉，何妨請問太夫人，未經賣產之時，可略略有些見聞否？』繼武道：『已曾問過家母，家母說來的話，頗近荒唐，又不出先人之口，如今對了老父母，不便妄說，只好存而不論罷了。』知縣聽見這句話，畢竟要求明說。繼武斷不肯說，虧了太夫人立在屏後，一心要積陰功，就吩咐管家出來，把以前的說話，細述一遍，以代主人之口。知縣聽罷，默默無言，想了好一會，方纔對管家道：『煩你進去。再問一聲，說那看見白鼠的人，住在那裏，如今在也不在？他家貧富如何？太老

爺在日，與他是何等的交情，曾有緩急相通之事否？求太夫人說個明白。今日這番問答，就當做審事一般，或者無意之中，倒決了一樁疑獄，也未見得。』管家進去一會，又出來禀覆道：『太夫人說，那看見白鼠的，乃遠方人氏，住在某府某縣，如今還不曾死，他的家貲極大，爲人仗義疎財，與太老爺有金石之契。看見太老爺賣去園亭，以爲有緩急之事，就要捐金取贖。太老爺自己不願，方纔中止。起先那句話，是臨行之際，說出來的。』知縣又想一會，吩咐管家，叫再進去問道：『既然如此，太老爺去世之後，他可曾來赴弔相見？太夫人問些甚麼說話，一發講來。』管家進去一會，又出來禀覆道：『太夫人說，太老爺亡了十餘年，他方纔知道。特地前來祭奠。看樓也賣去，十分驚駭，又問我去之後，可曾得些橫財。太夫人說，並不曾有。他就連聲嘆息，說便宜了受業之人，欺心謀產，又得了不義之財，將來必有橫禍。他去之後，不多幾日，就有人出首，唐家弄出這樁事。太夫人常常讚服，說他有先見之明。』知縣聽到此處，就大笑起來，對屏風後，深深打一躬道：『多謝太

夫人教導使我這愚蒙縣令審出一樁奇事來如今不消說得竟煩尊使遞張領狀，把那二十錠元寶送到府上來就是了。』繼武道：『何爲而然，還求老父母明白賜教。』知縣道：『這二十錠元寶，也不是令祖所遺，也不是唐犯所刼，就是那位高人，要替先太翁贖產。因先太翁素性廉介，堅執不從，故此埋下這主財物，贈與先太翁，爲將來贖產之費的。只因不好明講，所以假託鬼神，好等他去之後，太翁掘取的意思。及至赴弔之時，看見不贖園亭，又把住樓賣去，就知道這主財物，反爲讐家所有，心上氣憤不過，到臨去之際，丟下一張匿名狀詞，好等他破家蕩產的意思。如今真情既白，原物當還，竟送過來就是了。還有甚麽講得！』虞繼武聽了，心上雖然讚服，究竟疑了又疑，不好遽然稱謝，也對知縣打了一躬，說他善察邇言，復多奇智，雖龍圖復出，當不過此，只是這財物，雖說是俠士所遺，究竟無人看見，不好冒領，求老父母存在庫中，以備賑饑之費罷了。正在推讓之際，又有一個家人，手持紅帖，對了主人輕輕的稟道：『當初講話的人，現在門首，說從千里之

外，趕來問候太夫人的。如今太爺在此，本不當傳，只因當日的事情，是他知道，恰好來在這邊，所以傳報，老爺可好請進來質問？』虞繼武大喜，就對知縣說知。知縣更加踴躍，叫快請進來。只見走到面前，是個童顏鶴髮的高士，藐視新貴，重待故人，對知縣作了一揖，往後面竟走，說：『我今日之來，乃問亡友之妻，不是趨炎附熱。貴介臨門，不干野叟之事，難以奉陪，引我到內室之中，去見太夫人罷了。』虞繼武道：『老伯遠來，不敢屈你陪客。因縣父母有椿疑事，要請問你老。難得高人到此，就屈坐片刻，也無妨。』此老聽見這句話，方纔拱手而坐。知縣陪了一茶，就打躬問道：『老先生二十年前，曾做一椿盛德之事，起先沒人知覺，如今過了，下官替你表白出來了。那埋銀贈友，不露端倪，託以神道設教的事，可是老先生做的麽？』此老聽見這句話，不覺心頭動跳，半晌不言！躊躇了一會，方纔答應他道：『山野之人，那有甚麽盛德之事？這句說話，賢使君問他甚麽？』繼武道：『白鼠出現，此語聞得出於老伯之口。如今爲這一椿疑事，要把窩盜之罪，加與一個良

民。小姪不忍，求縣父母寬釋他，方纔說到其間，略已有些頭緒；只是白鼠之言，究竟不知是真是假，求老伯一言以決。』此老還故意推辭，不肯直說。直到太夫人傳出話來，求他吐出真情，省釋良民之罪，此老方纔大笑一場，把二十餘年，不曾洩露的心事，一齊傾倒出來，與知縣所言，不爽一字。連元寶上面鑿的甚麼字眼，做的甚麼記號，叫人取來質驗，一些不差。知縣與繼武稱道此老盛德，此老與繼武，誇頌知縣的神明，知縣與此老，又交口讚嘆說繼武不修宿怨，反從新做了這番長厚之大事，將來前程遠大，不卜可知。你讚我，我讚你，大家講論前事。只見那皂隸等，一旁邊掩口而笑，只說本官出了告示訪拿匿名呈狀之人，如今審問出來，不行夾打，反同他坐了講話，豈不是件新聞。知縣回到縣中，就取那二十錠元寶，差人送上門來，要取家人的領狀。繼武不收，寫書回覆知縣，求他把這項銀兩，給與唐姓之人，以爲贖產之貲。一來成先人之志；二來遂俠客之心；三來好等唐姓之人，別買樓房居住，能使與者受者，兩不相虧，均頌仁侯之異政。知縣依了書

中的話，把唐犯提出獄來，給還原價，取出兩張買契，差人押送上門，把樓閣園亭，交還原主管業。當日在三與樓上，舉酒謝天，說前人爲善之報，豐厚至此。唐姓爲惡之報，慘酷至此。人亦何憚而不爲善，何樂而不爲善哉。唐姓夫婦，依舊寫了身契，連當官所領之價，一應送上門來，抵死求他收用。繼武堅辭不納，還將好言安慰他。唐姓夫婦，刻了長生牌位，領回家去供養。雖然不蒙收錄，仍以家主事奉，不但報答大恩，也要使旁人知道，說他們是虞府的，表不敢欺負的意思。衆人有詩一首，單記此事，要勸富厚之家，不可謀人畜產，其詩云：

割地之人去，　連人帶產來。　信交終有益，　圖利必生災。

# 歸正樓㊀

李漁

第一回　發利市財食兼收　恃精詳金銀兩失

詩云　爲其有志學山邱，莫作卑汙水下流。山到盡頭猶返顧，
　　水甘獨死不回頭。砥瀾須用山爲柱，載石難憑水作舟。
　　畫幅單條懸壁上，好將山水助潛修。

這首新詩，要勸世上的人，個個自求上達，不可安於下流。上達之人，就如登山陟嶺一般，步步求高，時時怕墜，這些勇往之心，自不可少。至於下流之人，當初偶然失足，墮在罪孽坑中，也要及早回頭，想箇自新之計，切不可以流水爲心，高山作戒，說我的身子，業已做了不肖之人，就像三峽的流泉，匡廬的瀑布，流出洞

㊀本篇爲十二樓的第十二卷。

來，料想回不轉去，索性等他流入深淵，卑汙到底。這點念頭，作惡之人，雖未必個個都有，只是不想回頭，少不得到這般地步。要曉得水流不返，還有滄海可歸，人惡不怕，只怕沒有桃源可避。到了水窮山盡之處，惡又惡不去，善又善不來，纔知道綠水誤人，黃泉招客。悔不曾遇得正人君子，作個中流砥柱，早早激我回頭也。四書上有兩句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齋戒沐浴四個字，就是說的回頭。爲甚麼惡人回頭，就可以事上帝，我有個絕妙的比方，爲善好似天晴，作惡就如下雨。譬如終日淸明，見了明星朗月，不見一毫可喜。及至苦雨連朝，落得人心厭倦，忽然見了日色，就與祥雲瑞靄一般，人人快樂，個個歡欣，何曾怪他出得稍遲，把太陽推下海去。所以善人爲善，倒不覺得稀奇，因他一向如此，只當是天晴的日色，雖然可喜，也還喜得平常。惡人爲善，分外覺得奇特，因他一向不然，忽地如此，竟似積陰之後，陡遇太陽，不但可親，又還親得炎熱。故此惡人回頭，更爲上帝所寵，得福甚易。就像改邪歸正的盜見官，常蒙獎譽，比不得無罪之人，要

求旌獎，非有奇德異行，不能得隻字之褒也。近日有個殺猪屠狗的人，住在持齋念佛的隔壁。忽然一日遇了回祿之災，把持齋念佛的房屋，燒得罄盡，單剩下幾間破屋，倒是殺猪屠狗的住房。並未燒毀。衆人都說天道無知，報應相反。及至走去一看，那知屋裏面，有幾行小字，貼在家堂面前，其字云：

屠宰半生，罪孽深重，今特昭告神明，以某月某日爲始，改從別業，誓不殺生。違戒者，天誅地滅。

衆人替他算一算，那立誓的日子，比失火之期只早得三日。就一齊驚異道：『難道你一念回頭，就這般顯應。既然如此，爲甚麼持齋念佛的人，修行了半世，反不如你殺猪屠狗的？』那殺猪屠狗的應道：『也有些原故。聞得此老近日，得了個生財的妙方，有三分銀子，可以傾做一錢，竟與真紋無異。用慣了手，終日閉戶傾煎，所以失起火來，把房屋燒得罄盡。』衆人聽了，愈加驚省。古語云，一善可以蓋百惡，這等看來，一惡也可以掩百善了。可見回頭二字，爲善者切不可有，爲

惡者斷不可無。善人回頭就是惡，惡人回頭就是善。東西南北，各是一方，走路的人，不必定要自東至西，由南抵北，方纔叫做回頭，只須掉過臉來，就不是從前之路了。這回野史，說一個拐子回頭，後來登了道岸，與世間不肖的人做個樣子，省得他錯了主意，只說罪深孽重，懺悔不來，索性往錯處走也。明朝永樂年間，出了個神奇不測的拐子，訪不出他姓名，問不着他鄉里，認不出他面貌，只見四方之人，東家又說被拐，西家又遭着騙，纔說這個神棍，近日去在南方，不想他個奸人，早已來到北路。百姓受了害，告張緝批拿他，認不出一件真贓，就對他面不敢動手，官府吃了虧，差些捕快捉他，審不出一毫實據，就拿住也不好加刑。他又有個改頭換面之法，今日被他騙了，明日相逢，就認他不出。都說是個攪世的魔王，把一座清平世界，弄得鬼怕神愁，刻刻防奸，人人慮詐。越防得緊，他偏要去打攪，越慮得慌，他偏要來照顧。被他攪了三十餘年，天下的人都沒法處治。直到他賊星退命，驛馬離宮，安心住在一處，改邪歸正起來，自己說出姓名，敘出鄉里，露出本

來面目，又把生平所做之事，時常敘說一番，叫人以此爲不可學他。所以遠近之人，把他無窮的惡蹟，倒做了美談，傳到如今，方纔知道來歷。不然，叫編野史的人，從何處說出。這個拐子是廣東肇慶府高安縣人，姓貝名喜，並無表字，只有一個別號，叫做貝去戎。爲甚麼有這個別號，只因此人之父，原以偷摸治生，是穿窬中的名手。人見他來，先說個暗號，道貝戎來了，大家謹愼。貝戎二字，合來是個賊字。又與他姓氏相符，故此做了暗號。及至到他手裏，忽然要改絃易轍，做起跨竈的事來，說：『大丈夫要弄銀子，須要明明白白，想個光明正大的法子，弄些用用。爲甚麼背明趨暗，夜起晝眠，做那鼠竊狗盜之事？』所以把人命改做馬扁，才莫翻爲才另。暗施譎詐，明肆詼諧，做了這椿營業。人見他別創家聲，不蹈故轍，也算個亢宗之子，所以加他這個美稱。其實也是褒中寓刺。上下兩個字眼，究竟不曾離了貝戎。但與乃父較之，則有異耳。做孩子的時節，父母勸他道：『拐子這碗飯；不是容易吃的。須有孫吳之智，賁育之勇，蘇張之辯，又要隨機應變，料事如神，方纔

騙得錢到手，一着不到，就要弄出事來。比不得我傳家的勾當，是背着人做的，夜去明來，還可以藏拙。勸你不要勉强，還是守舊的好。』他拿定主意，只是不聽。說：『我乃天授之才，不假人力，隨甚麼好漢，少不得要入圈中。還你不錯就是。』父母道：『既然如此，就試你一試。我如今立在樓上，你若騙得下來，就見手段。』貝去戎擺擺頭道：『若在樓下，還騙得上去。立在上面，如何騙得下來？』父母道：『既然如此，我就下來，且看用甚麼騙法。』及至走到樓下，叫他騙上去。貝去戎道：『業已騙下來了，何須再騙。』這句舊話，傳流至今，人人識得。但不辨是誰人所做的事，如今纔揭出姓名。父母大喜，說他果然勝祖强宗，將來畢竟要恢宏德業。就選一個吉日，叫他出門，要發個大大利市，只不要落空就好。誰想他走出門去，不及兩三個時辰，竟領着兩名腳夫，擡了一桌酒席，又有幾兩席儀，連臺子杯箸，色色俱全，都是金鑲銀造的，扛進門來，秤了幾分腳錢，打發來人轉去。父母大驚，問他得來的原故。貝去戎道：『今日乃開市吉期，不比尋常日子，若但是腰裏

撒撒，口裏不見嗒嗒，也算不爲希罕。連一家所吃的喜酒，都出在別人身上，這個拐騙纔做得神奇。如今列位坐下，待我一面吃，一面說，還你們聽了，都大笑一場就是。』父母歡喜不過，就坐下席來，含着酒杯，聽他細說。原來這酒席，是兩門至戚，初次會親，吃到半席的時節，女家叫人撤了，送到男家去的。撤席之際，貝去我隨了衆人，立在旁邊看戲。見他吃桌之外，另有一桌，料想終席之後，定要撤去送他，少不得是家人引領。就想個計較出來，知道戲文鬧熱，兩處的管家，都立在旁邊看戲，決不提防。又知道只會男親，不會女眷，連新婦也不曾回來。就妝男家的小厮，闖進女家的男室。丫鬟看見，問他是那家孩子。他說：『我是某家僮跟老爺來赴席的。新娘有句說話，叫我瞞了衆人，說與老安人知道。故此悄悄進來，煩你引我一見。』丫鬟只說是真，果然引見主母。貝去我道：『娘娘致意老安人，叫你自家保重，不要想念。他有一句說話，雖然沒要緊，也關你府上的體面，料想母子之間，決不見笑，所以叫我來傳言。他說：我家的伴當，個個生得嘴饞，慣偷酒偷食，

少刻送桌過去，路上決要抽分，每碗取出幾塊。雖然所值不多，我家老安人看見，只說酒席不齊整，要嘲笑他。求你到換桌的時節，差兩個的當用人，把食籮封好，瞞了女家件當，預先挑送過門，省得他弄手脚。至扛担酒之人，不必太多，只消兩個就有了。連帖子也交付與他，省得嘈雜，又省了款待。』那位家主婆見他說得近情，就一一依從，瞞了家人，把酒席送去。臨送的時節，貝去戎又立在旁邊，與家主婆婆唧唧噥噥，說了幾句私語，使擡酒的看見，知道是男家得用的人。等酒席送了出門，約來半里之地，就如飛趕上去道：『你們且立住。老安人說，還有好些菜蔬，裝滿一替食籮，方纔是遺落了，不曾加在担上，叫我趕來略等，喚你們退速轉去擡出來。』家人聽了，俱說是真，一齊趕了回去。貝去戎張得不見，另僱兩名脚夫，擡了竟走。所以擡到家中，不但沒人追趕，亦且永不敗露。這是他初出茅廬，第一樁燥脾之事。父母聽見，稱贊不了，說他是個神人。從此以後，今日拐東，明日騙西，開門七件事，樣樣不須錢買，都是去騙來之物。把那位穿窬老子，竟封了太

上皇帝不用出門在家止靠一味快嘴養活了八口之家還得飲酒食肉不但是無餓而已。做上幾年，聲名大著，就有許多後輩，慕他手段高強，都來登門受業。他有了幫手，又分外做得事來，遠近數百里，沒有一處的人，不被他拐到騙到。家家門首。貼了一行字云：知會地方，協拿騙賊。

有個徽州當鋪，開在府前，那管當的人，是個積年的老手，再不曾被人騙過，鄰舍對他道：『近來出了拐子，變幻異常，家家防備，以後所當之物，須要看仔細些，不要着他的手。』那管當的說：『若還騙得我動，就算他是個神仙。只怕遇了區區。把機關識破，以後的拐子就做不成了。』說話的時節，恰好貝去戎有個徒弟，立在面前，回來對他說了。貝去戎道：『既然如此，就與他試試手段。』偶然一日，那管當的人，立在櫃擡之內，有人拿一錠金子，重十餘兩，要當五換。管當的仔細一看，知有十成，就兌銀五十兩，連當票交付與他。此人竟自去了。旁邊立着一人，也拿了幾件首飾，要當銀子。管當的看了又看，磨了又磨。那人見他仔細不過，就

對他笑道：『老朝奉，這幾件首飾，所值不多，就看錯了也有限。方纔那錠金子，倒求你仔細看看，只怕有些蹊蹺。』管當的說：『那是一錠赤金，並無虛假，何須看得。』那人道：『虛假不虛假，我雖不知道，只是求當的人，我卻有些認得，是個有名的拐子，從來不做好事的。』管當的聽了，就疑心起來，取出那錠金子，從新看了一遍，就遞與他道：『你看這樣金子，有甚麼疑心。』那人接了，走到明亮之處，替他仔細一看，就大笑起來道：『好一錠赤金，准准值八兩銀子。你拿去遞與衆人，大家驗一驗，且看我的眼力，比你的何如。』那店內之人，接了進去，磨的磨，看的看，果然試出破綻處。原來外眞，裏面是假，只有口膜金皮，約有八兩多重，裏面的骨子，都是精銅。管當的着起急來，要想追趕，又不知去向。那人道：『他的蹤跡，瞞不得區區。若肯許我相酹，包你一尋就見。』管當的聽了，連忙許他謝儀，就帶了原金，同去速趕。趕到一處，恰好那當金之人，同着幾個朋友，在茶館內吃茶。那人指了，叫他上前扭住，喊叫地方，自然有人來接應。『只是一件，你是一個，他是幾

人，雙拳不敵四手，萬一這錠金子，被他奪了去，把甚麼贓證弄他？』管當的道：『極說得是。』就把金子遞與此人，叫他立在門外：『待我喊叫地方，有了見證之後，你拿進來質。』對此人收了，管當的直闖進去，一把扭住當金的人，高聲大叫起來。果然有許多地方，走來接應，問他何故。管當的說出情由來，衆人就討贓物來看。管當的連聲喚呼，叫取贓物進來，並不見有人答應。及至出去抓尋，那典守贓物之人，又不知走到何處去了。當金的道：『我好好一錠赤金，你倒遇了拐子，被他拐去，反要弄起我來。如今沒得說，當票現存，原銀也未動，速速還我原物，省得經官動府，』倒把他交與地方，討個下落。地方之人都說他自不小心，被人騙去，少不得要賠還，不然，他豈有干休之理。管當的聽了，氣得眼睛直豎，想了半日，無計脫身，只得認了賠還，同到店中，兌了一百兩真紋，方纔回轉家去。這個拐法，又是甚麼情由。只因他要顯手段，一模一樣，做成兩錠赤金，一真一假。起先所當原是真的，預先叫個徒弟帶着那一錠，立在旁邊，等他去後，故意說些巧話，好

動他的疑心。及至取出原金，徒弟接上了手，就將假的換去，仍遞與他。衆人試驗，出來自然央他去趕。後來那些關節，一發是容易做的，不愁他不入局了。你說這些智謀，奇也不奇，巧也不巧。起先還在近處搊摸，聲名雖著，還不出東西兩粵之間。及至父母俱亡，無有掛礙，就領了徒弟，往各處橫行，做來的事，一樁奇似一樁，一件巧似一件，索性把惡事講完，纔好說他回頭。說小說的本意，原在下面幾回，以前所敍之事，示戒非示勸也。

第二回　斂衆怨惡貫將盡　散多金善心大發

貝去戎領了徒弟，周流四方，遇物卽拐，逢人就騙，知道不義之財，豈能久聚，料想做不起人家，落得的來快樂。凡是有名的妓婦，知趣的龍陽，沒有一個不與他相處。贈人財物，動以百計，再沒論十的嫖錢，論兩的表記。所以風月場中，要數他第一個大老。只是到了一處，就改換一次姓名，那些嫖過的表子，枉害相思，再沒有尋訪之處。貝去戎遊了幾年，十三個省城，差不多被他走遍，所未到者，只有

南北兩京。心上思量道。『若使輦轂之下，沒有一位神出鬼沒的拐子來，也不成個京師地面，畢竟要去走走，替朝廷長些氣概。況且拐百姓的方法，都做厭了，只有官府不曾騙過，也不要便宜了他。就使京官沒錢，出手不大，薦書也拐他幾封，往各處走走，做個馬扁遊客，也使人耳目一新。』就收拾行李，僱了極大的浪船，先遊燕都，後往白下。有個湖州筆客要搭船進京，得一件衲頭，也好備外難之用，只要招得下船，騙得上手，終有用着的去處。就請筆客下船，把好酒好食，不時款待。筆客問他進京何事，寓在那裏。貝去戎假京中某當道的做父親，說一到就進衙署，不在外面停滯。筆客道：『原來是某公子，令尊大人是我定筆主顧，他一向所用之筆，都是我的，少不得要進衙賣筆，就帶便相訪。』貝去戎道：『這等極好。既然如此，他的主顧，決不止家父一人，想是五府六部，翰林當道諸官，都用他的筆貨。此番進去，一定要送遍的了。』筆客道：『那不待言。』貝去戎道：『是那些人，你說來我聽。』筆客就向夾袋之中，取出一個經摺，凡是買筆的主顧，都開列

姓名，又有一篇賬目。『寫某人定做某筆幾帖，議定銀價若干，一項一項，開得清清楚楚，好待進京分送。』貝去戎看在肚裏，過了三二日之間，他道：『我看汝進京一次，也費好些盤川，有心置貨，索性多置幾箱，爲甚麼許多主顧，止帶這些？』筆客道：『限於資本，故此不能多置。』貝去戎道：『可惜你會我遲了，若還在家，我有的是銀子，就借汝幾百兩，多置些貨物，帶到京都，賣出還我，也不是甚麼難事。』筆客聽了此言，不覺利心大動，翻來覆去，想了一晚。第二日就來道：『公子昨日之言，甚是有理。在下想來，此間去府上也還不遠，公子若有盛意，何不寫封書信，待我趕到貴鄉，領了貲本，再做幾箱好筆，趕進來也未遲。這些貨物，先煩公子帶進去，借重一位尊使，分與各家，待我來取賬，有何不可。』貝去戎見他說到此處，知道已入計中，就慨然應許，寫下一張諭帖，着管事家人，速付元寶若干錠，與某客置貨進京，不得違誤。筆客領了，口稱萬謝而去。貝去戎得了這些貨，一到京師，就扮作筆客，照他單上的姓名，照往各家分送。說某人是嫡親舍弟，因臥病

在家，不能遠出，恐怕老爺等筆用，特着我賫送前來，任憑作價。所該的賬目，若在便中，就付些帶去，以爲養病之資。萬一不便，等他由家來領。只有一句要稟上各位老爺，舍弟說連年生意淡薄，靠不得北京一處。要往南京走走。凡是由南京至北京，經過的地方，或是貴門人，或是貴同年，或是令親盛友，求賜幾封書信，薦人買筆，是綜雅事，沒有甚麽嫌疑，料想各位老爺，不惜齒頰之勞，由然應許。那些當道見他說得近情，料想沒有他意，就一面寫信薦之，一面兌銀子當下交付與他。書中的話，不過少敍寒溫，次談衷曲，把賣筆之事，倒做了餘文，隨他買也得，不買也得。那裏知道，醉翁之意，原不在酒，單要看他柬帖，他面該用甚麽稱呼，書啓之中，當敍甚麽情節，卽知道這番委曲，就可以另寫薦書。至於圖章筆跡，都可以摹倣得來，不是甚麽難事。出京數十里，就做游客，起頭自北而南，沒有一處的抽豐，不被他打到。只因書信上面，所敍的寒溫，所談的衷曲，一字不差，自然信之無疑，用情惟恐不到。甚至有遺事之外，又從捐囊，捐囊之外，又託他攜帶禮物轉致。此

公所得的錢財，不止一項，至於經過的地方，凡有可做之事，可得之財，他又不肯放過一件。不單爲抽豐而已。一日，看見許多船隻，都貼了紙條，寫着幾行大字，道某司某道衙門，吏役皂快人等，迎新任老爺某上任。他見了此字，就縮回數十里，即用本官的職銜，刻起封條印板，印上許多，把船艙外面，及扶手拜匣之類，各貼一張，對着來船，揚帆帶縴而走，那些衙役，見了都說就是本官，走上船來一齊謁見，貝去戎受之不辭，把屬官賫到的文書，都拆開封筒，打了到日少不得各有贄儀，接到就送，預先上手，做了他的見面錢。過了一兩日，就把書吏喚進官艙，輕輕的吩咐道：『我老爺有句私話對你們講。你們須要出力，不可負我相託之意。』書吏一齊跪地，問有甚麼吩咐。貝去戎道『我老爺出京之日，借一主急債，用了，原說到任三日，就要湊還他。如今跟在身邊，不離一刻，我想到任之初，那裏就有，況且此人跟到地方，一定要招搖生事，不如在未到任之先，設法起來，打發他轉去，終是一個長策。自古道：衆擎易舉，獨力難成。煩你們衆人大家攢湊攢湊，替我

擔上一肩，我到任之後，就設處出來還你。』那些書吏巴不得要奉承新官，那一個肯說沒有，就如此趕上前去，不上三日都取了回來，個個爭多，人人慮少，竟收上一番橫財。到了夜深人靜之時，把銀子併做一箱，輕輕攏下水去，自己逃避上岸，不露蹤影。躲上一兩日，看見接官的船隻都去遠了，就叫徒弟下水，把銀子掏摸起來，竟以萬計。心上思想道：『財物到盈千滿萬之後，若不散些出去，就要生禍生災。不若尋些好事做做，一來免他作祟，二來借此蓋愆，三來也算世上的人，受我些拐騙之福。俗語道得好，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焉知我得意一生，沒有個倒運的日子。萬一賊星退命，拐騙不來，要做打刼修行之事，也不能夠了。』就立定主意，停了歹事不做，終日在大街小巷，走來走去，做個沒事的人。一日清晨起來，吃了些早飯後，自一個往街上，相逢邂逅。走到一處，遇着五六個大漢，一齊扯住了他，都說：『往常尋你不着，如今從那裏出來。今日消遣閒遊，不肯放過，一定要下顧下顧的了。』說完之後，扯了竟走。問他甚麼原故，又不肯講，都說：『你見

了冤家自然明白』貝去戎甚是驚慌，心上思想道『看這光景，一定是些捕快，所謂冤家者，就是受害之人，被他尋訪出來，如今拿去送官的了。難道我一向作惡，反沒有半毫災禍，方纔起了善念，倒把從前之事，敗露出來，拿我去了命不成。』正在疑惑之際，只見扯到一處，把他關在空屋之中，一齊去號召冤家好來與他做對。貝去戎坐在一會，想出個不遁自遁之法，好拐騙脫身。只見門環一響，擁進許多人來，不是受害的人，反是受恩之輩。原來都是嫖過的姊妹，從各處投到南京，做了歌院中的名妓，終日思想會他。各人分付蒼頭，如在路上遇着之時，千萬不可放過。故此一見了面，就拉他回來，所謂冤家者，乃是俏冤家，並不是取命索債的冤家。作對的對字，乃是配對之對，不是抵對質對之對也。只見進門之際，大家堆着笑容，走近身來相見，及至一見之後，又驚疑錯愕起來，大家走了開去，卻像認不得的一般，三三兩兩，立在一處，說上許多私語，絕不見有好意。到底這是甚麼緣故。只因貝去戎身邊有的是奇方妙藥，只消一時半刻，就可以改變容顏。

起先被衆人扯到關在空房之中只說是禍事到了乘衆人不在正好變形就把臉上眉間，略加點綴，卻像個雜脚戲子，在外末丑淨之間，不覺體態依然，容顏迥別。那些姊妹，看見自然疑惑起來。這個纔說有些相似，那個又道甚麽相干。有的說他面上無疤，爲甚麽忽生紫點？有的道，他眉邊沒痣，爲甚麽陡起黑星？當日的面皮，卻像嫩中帶老，今時的顏色，又在媸裏生妍。大家唧唧噥噥，猜不出口。貝去戎口中不說，心上思量，說我這樁生意，與爲商做客的不同，爲商做客，最怕人欺生，越要認真得的多，方纔立得脚住。我這樁生意，不怕欺生，倒怕欺熟，妓婦認真得出，就要傳播出來，豈是一樁好事。雖比受害的不同，也只是不認的好。就別換一樣聲口，倒把他盤問起來，說他進來者何心？避轉去者何意？那些妓女道：『有一個故人，與你面貌相似，多年不見，甚是想會他。故此分付家人，不時尋覓。方纔扯進你來，只說與故人相會，不想又是初見，所以驚疑未定，不好遽然近身。』貝去戎道：『那人有甚麽好處，這等思會他？』妓女道，不但慷慨，又且溫存，贈我們的

東西，不一而足。如今看了一件，就想會他一番。故此丟撒不下。』說話的時節，竟有個少年姊妹，揮下淚來，知道不是情人，與他閒講也無益，就掩着啼痕，別了衆人先走。管教這數行弔淚，哭得千載的奇聞，有詩爲據：

從來妓女善妝愁， 不必傷心淚始流。
獨有蘇娘懷客淚， 行行滴出自心頭。

## 第三回 顯神機字添一畫 施妙術典起雙眉

貝去戎嫖過的表子，盈千累百，那裏記得許多。見了那少年姊妹，雖覺得有些面善，究竟不知姓名，見他掩着啼哭，別了衆人先走，必非無故而然，就把他姓名居址，與失身爲妓的來歷，細細問了一遍，纔知道那些眼淚，是流得不錯的。這個姊妹，叫做蘇一娘，原是蘇州城內一個隱名接客的私窠子。只因丈夫不肖，落於下流，把家產蕩盡，要硬迫他接人。頭一次接着的，就是貝去戎。貝去戎見他體態端莊，不像私窠的舉動，又且羞澀太甚，就問其來歷，纔知道爲貧所迫，不是出

於本心，止嫖得一夜，竟以數百金贈之，叫他依舊關門，不可接客。誰想丈夫得了銀子，未及兩月，又賭得精光，竟把他賣入娼門，光明較著的接客，求爲私窠子而不能。故此想會舊恩，不時流涕。起先見說是他，歡喜不了，故踴躍而來。如今看見不是，又覺得面貌相同，有個覩物傷情之意，故此流下淚來。又怕立在面前，愈加難忍，故此含淚而別。貝去戎見了這些光景，不勝淒惻，就把幾句巧語騙脫了身子，備下許多禮物，竟去拜訪蘇一娘，蘇一娘纔見了面，又從新哭起。貝去戎佯作不知，問其端的。蘇一娘就把從前的話，細述一番，述完之後，依舊啼哭起來。再也勸他不住。貝去戎道：『你如今定要見他，是個甚麼意思，不妨對我講一講。難道普天下的好事，只許一個人做，就沒有第二個好漢及得他上不成？』蘇一娘道：『我要見他有兩個意思。一來因他嫖得一夜，破費許多銀子，所得不償所失，要與他盡情歡樂一番，以補從前之缺。一來因我墮落烟花，原非得已，因他是個仗義之人，或者替我贖身出來，也未可知。』貝去戎道『你若要單補前情，倒未必能

够。若要贖身從良，這是甚麼難事。在下雖力薄，儘可以擔當得起。只是一件，區區是個東西南北之人，今日在此，明日在彼，沒有一定的住居。不便娶妻買妾，只好替你贖身出來，送還原主，做個崑崙押衙之輩，倒還使得。』蘇一娘道『若是交還原主，少不得重落火坑，倒多了一番進退。若得隨汝終身，固所願也。萬一不能，倒尋個僻靜的庵堂，使我削髮爲尼，皈依三寶，倒是一樁美事。』貝去戎道『只怕汝這些說話，還是託詞，若果有急流勇退之心，要做這撒手登岸之事，還汝今朝作妓，明日從良，後日就好剃頭了。不但你的衣食之費，香火之資，出在區區身上，連那如來打坐之寶，伽藍入定之鄉，四大金剛護法之門，一十八尊羅漢之地，也都是區區建造。只要你守得到頭，不使他日還俗之身，背了今日從良之志，就是個好尼僧，真菩薩，不枉我一番救度也。你可能够如此麼？』蘇一娘道『你果能踐得此言，我就從今日立誓。倘有爲善不殄，到出家之後，再起凡心者，叫我身遭慘禍而死，墮落最深的地獄。』說了這一句，就走進房中，半晌不出。貝去戎只說他去

小解，等了一會，不想走出房來，將一位血性佳人，已變做肉身菩薩，竟把一頭黑髮，兩鬢烏雲，剪得根根到底，又在桃腮香頰上，刺了幾刀，以示破釜焚舟，決不回頭之意。貝去戎見了驚慌，毛骨竦然。正要與他說話，不想烏龜鴇婦，一齊喧嚷進來，說他誘人出家，希圖拐騙，閉他生意之門，絕人餬口之計，揪住了貝去戎，竟要與他拼命。貝去戎道：『你那生意之門，餬口之計，不過為錢財二字罷了。不是我播嘴說，世上的錢財，都聚在區區家裏，隨你論百論千，都取得出。若要惹起訟來，只怕我處得你死，你丟我不窮。不如做的好事，放他出家，待我取些銀子，還你當日買身之費，倒是個本等。』烏龜鴇母聽了，就問他索取身上，還要償還使費，貝去戎並不短少，一一算還。領了蘇一娘權到寓中住下，當晚就分別嫌疑，並不同牀宿歇，竟有秉燭待旦之風。到了次日，央了房產中人，俗名叫做白螞蟻，慣替人賣房買屋，趁些居間書過活的，叫他各處抓尋，要買所極大的房子，改菴堂，其價不拘多少，又要於一宅之中，可以分為兩院，使彼此不相混雜的。過了三朝五日，

就有幾個中人走來回話，說一位世宦人家，有兩座園亭，中不外合，極是幽雅，又有許多餘地，可以建造菴堂，要五千金現物，方可成交。少一兩也不賣。貝去戎隨了中人，走去一看，果然好一座園亭，就照數兌了五千，做成這主交易。把右邊一所，改了菴堂，塑上幾尊佛像，叫蘇一娘在裏面修行，又替他取個法號，叫做淨蓮。因他由青樓出家，有出汚泥而不染之意，故此把蓮花相比。左邊一所，依舊做了園亭，好等自已往來，當個歇脚之地。裏面有三間大樓，極深極闊。四面俱有圍牆，以後拐來的贓物，都好貯在其中，省得人來搜取，要做個聚寶盆的意思。樓上有個舊匾，提着歸止樓三字，因原主是個仕宦，當日解組歸來，不想復出，故此提匾示意，見得他歸止於此，永不出山。誰想到了這一日，那件四方木匾，竟會作怪起來，止字頭上，忽然添了一畫，變作歸正樓。貝去戎看屋的時節，還是歸止，及至選了吉日，搬進樓房，抬起頭來一看，覺得毫釐之差，竟有霄壤之別，與當日自命名之意，大不相同。心上思量道：『正字與邪字相反，邪念不改，正路難歸，莫非是神

道有靈見我做了一椿善事要索性命勸我回頭故此加上一畫要我改邪歸正的意思麼？』仔細看了一會，只見所添的筆跡，又與原字不同，原字是凹下去的。這一畫是凸起來的，黑又不黑，青又不青，另有一種顏色。貝去戎取了梯子，爬上去仔細一看，原來是些濕土，乃燕子啣泥，簇新壘上去的。貝去戎道：『禽鳥無知，那裏會增添筆畫，不消說是天地神祇，假手於他的了。』就從此斷了邪念，也學蘇一娘厭棄紅塵，竟要避之方外。因自己所行之事，絕類神仙，凡人不能測識，知道學仙容易，作佛艱難，要從他性之所近，就把左邊的房子，改了邊院，與淨蓮同修各業，要做個仙佛同歸，就把歸正二字，做了道號，只當神道替他命名，也好顧名思義，省得又起邪心。一日對淨蓮道：『我們這座房子，有心改造道場，索性起他兩層大殿，一邊奉事三清，一邊供養三寶，方纔像個局面。不然，你那里邊止有觀音閣，羅漢堂，沒有如來釋迦的坐位，成個甚麼體統，我這邊道場狹窄，院宇蕭條，又在改創之初，略而未備，一發不消說了。』淨蓮道：『造殿之費，動以千計，你

既然出家，就斷了生財之名，縱有些須積蓄，也還要防備將來。豈有仍前浪用之理。』歸正道『不妨。待我用些法術，感動世人，還汝一年半載，定有人來捐造，不但不要我費錢，又且不要我費力。纔見得法術高強。』淨蓮道『你方纔學仙起頭，並不曾得道，有甚麼法術，就能感動世人，使他捐得這般容易？』歸正道『你不要管，我如今回去葬親，將有一年之別，來歲此時，方能聚首。包你回來之時，大殿已成，連三淸三寶的法像，都塑得齊齊整整。只等我袖手而來，做個現成法主就是。』淨蓮不解其故，還說是誕妄之言。過了數日，又說十八尊羅漢之中，有一尊塑得不好，要乘他在家，另喚名手塑過，纔好出門。淨蓮勸他將就，他只是不肯。果然換了法身，方纔出去。臨去之際，止留一位高徒看守道院，其餘弟子都帶了隨身。淨蓮獨守神關將近半載，忽有一位仕宦一位富商兩下不約而同一齊來做善事。那位仕宦說從湖廣來的，帶了一二千金，要替他起造大殿，安置三淸。那位富商說，從山西來的，也帶了二三千金，要替他建造佛堂，供養三寶。這兩位檀越，

不知何所見聞忽有此舉歸正的法術為甚麼這等高強看到下回自然了情

## 第四回　徼天幸拐子成功　墮人謀檀越得福

仕宦富商走到，淨蓮免不得問他甚麼來由，忽然舉此善念。況且湖廣山西，相距甚遠，爲甚麼不曾相約，恰好同日光臨，其中必有緣故。那位仕宦道：『有一樁極奇的事，說來也覺得耳目一新。下官平日極好神仙，終日講究的，都是延年益壽之事。不想精神之念，感格上淸，竟有一位眞仙下降，親口對我說道：某處地方新建一所道院，規模已具，只少大殿一層。那位觀主，乃是眞仙謫降，不久就要飛昇。汝既然有慕道之心，速去做了這樁善事，後來使汝長生者，未必不是此人之力。下官敬信不過，就求他限了日期，要在今月某日起工，次月某日建造，某月某日告成。告成之日，觀主方來，與他見得一面，就是因緣，不怕後來不成正果。故此應期而來，不敢違了仙限。』那位富商，然雖與他齊到，卻是萍水相逢，不曾見面過的。聽他說畢，甚是疑心。就盤問他道：『神仙乃是虛玄之事，畢竟有些徵驗，

纔信得他，怎見得是真仙下降，焉知不是本觀之人，要你替他造殿，假作這番言語也未可知。』仕宦道：『若沒有徵驗，如何肯信服。也只因所見所聞，都是神奇不測之事，明明是個真仙所以不敢不信。』富商道：『何所見聞可好略說一說？』仕宦道：『頭一日來得，說是天上的真人，小价不信。說他言語怪謬，不肯代傳。他就在大門之上，寫了四個字云「回道人拜。」臨行之際，又對小价說：「我是他的故人，他見了拜帖，自然知道。我明日此時依舊來拜訪，你們就不傳，他也會出來的了，不勞如此相拒。」小价等他去後，將一盃熱水，洗刷大門，誰想費盡氣力，只是洗刷不去，方纔說與下官知道。下官不信。及至看他洗刷，果如其言。只待喚個木匠，叫他用鏟靶靶去，誰想靶去一層，也是如此，靶去兩層，也是如此，把兩扇大門，都靶穿了，那幾個字跡，依然還在。下官心上纔有一二分信他。曉得回道人三字，是呂純陽的別號，吩咐小价道：「明日再來，不可拒絕。我定要見他。」及至第二日果來，下官連忙出接。見他脊背之上，負了一口寶劍，鋒鏤耀日，快不可當，

腰間繫個小小葫蘆約有三寸多長一寸多大下官問了一段就先對他道你既是眞仙，求把寶劍脫下，暫放一邊。你既有器在身，焉知不是刺客，就要接見，也不敢接見了。他聽了這句話，就不慌不忙，把寶劍脫下，也不放在桌上，也不付與別人，竟拿來對着葫蘆緩緩的，插將進去，不消半刻，竟把三尺寶劍，化爲烏有，止剩得一個劍把，塞在葫蘆口內，卻像個壺頂盒蓋一般。你說這種光景，叫我如何不信。況且所說的話，又沒有一點私心，錢財並不經手，叫下官自來起造，無非要安置三清，這是眼見的功德，爲甚麼不肯依他。』說完之後，又問那位富商，你是何所見而來，也有甚麼徵驗否？』富商道：『在下並無徵驗，是本菴一個長老，募緣到敝鄉，對着舍下的門，終日參禪打坐，不言不語，只有一塊杯板，倒放在面前，寫着幾行字道：

募起大殿三間，不煩二位施主。錢銀並不經手，卽求檀越，就往光臨，功德自在眼前，果報不須自從。

在下見他坐了許久，聲色不動，知道是個禪僧，就問他寶山何處，他方纔說出地方。在下頗有家貲，並無子息，原有好善之名，又見他不化錢財，單求造殿，也知道是眼見的功德，故此寫了緣簿，打發他先來，他臨行的時，即也限一個日期，要在某日起工，某日起造，某日落成，與方纔所說的不差一日。難道這個長老，與神仙約會的不成。叫他出來一問，就明白了。』淨蓮道：『本菴並無僧人在外面抄化，或者他說的地方，不是這一處。老善人記錯了。這一位宰官既然遇了真仙，要他來做善事，此番盛事，自當樂爲。至於老善人所帶之物，原不是本菴募化來的，如何取來敢冒認？況且尼姑造殿，還該是尼姑募緣，豈有假於僧人之理！清淨法門，不當有嫌疑之事，尊意決不敢當，請貴人賫了原金，往別處去訪問。』富商聽了，甚是狐疑道：『他所說的話，與本處相合起來，一毫不錯，如何又說無干？』只得請教於仕客。仕客道：『既發善心，不當中止，即使募化之事，不出於他，就此地做個檀越，也可叫做燒香望佛。』富商見他說得是，兩個宿了一晚，到第二日起來，

同往前後左右踱了一會，要替他選擇基址，估算材料，好與土木之工。不想走到一個去處，見了一座法身，又取出一件東西，仔細看了一會，就驚動天地起來，把那位富商嚇得毛髮俱竪，口中不住的念道：『我奉勸世人。敬奉仙佛，舉頭三尺有神明！』你說來到那〻處？看見那一座法身？取出一件甚麼東西？就這等駭異。原來羅漢堂中十八尊法像裏面，有一尊的面貌，竟與募化的僧人，絲毫無異。富商遠遠望見，就喫了一驚，及至走到近處，又越看越像起來，懷中抱了一本簿子，與當日募緣之簿，又有些相同。取下來一看，雖然是泥做的，卻有一條紅紙，寫了一個姓名，具在其中，就是富商所題的親筆。你說來到此處，叫他驚也不驚，駭也不駭，信服不信服，就對了仕客道：『這等看起來，仙也是真仙，佛也是真佛，我兩個，喜得與仙佛有緣，只要造得成就，將來的果報，竟不問可知了。』仕客見其所見，聞其所聞，一發敬信起來。兩個刻日興工，晝夜催督，果然不越限期。到了某月某日，同時告竣，連一應法像，都裝起來。正在落成，忽有一位方士走到。富商仕客

見他飄飄然有神仙之概，不似凡人的舉動，就問是那一位道友。淨蓮道：『這是本觀的觀主。道號歸正，回去葬了兩親，好來死心塌地做修真悟道之事的。』仕客見說是他，低頭來就是四拜。竟把他當了真仙。說話之間，一字也不敢褻神。求他取個法名，收爲弟子，好回去換相頂戴。歸正一一依從。富商也把淨蓮當做活佛，頂禮，也來求他取個法名，備而不用。萬一佛祖保祐，生個兒子出來，就以此名相喚。只當是蓮花座下之人，好使他增福祈壽。淨蓮也一一依從。兩下備了素齋，把仕客富商款待了幾日，方纔送他回去。這一尼一道，從此以後就認真修行起來，不上十年，都成了氣候。俗語道得好：浪子回頭金不換。但凡走過那路的人，歸到正經路上，更比自幼學好的不同。叫做大誤之後來，不再迷邪路，還肯回頭做那不端不正之事！淨蓮與歸正隔了一牆，修行十載，遂不說這位道友是個拐子出身。直等他悟道之後，不肯把誑語欺人，說出以前的醜態，纔知道他素行不端，比青樓出身更加汚穢。所幸回頭得早，不曾犯出事來。改邪歸正的去處，就是變

禍爲祥的去處，淨蓮問歸正道：『你以前所做的事，都曾講過，十件之中，我已知道八九。只是造殿一事，我至今不解。爲甚麼半年之前，就拿定某日造成，到後來果應其言。難道你學仙未成，就有這般的妙術。』歸正道：『不瞞賢弟講，那些勾當，依然是拐子營生。只因賊星將退，還不曾離，知命宮正在交運接運之時。所以不知不覺，又做出兩件事來，去拐騙施主，還要得所拐所騙之人都還拐騙得起，叫做的人，都是作福之事，還不知道罪過。不然，竟做了個出乖露醜的馮婦，打虎不死，枉被人笑駡一生。』淨蓮道：『那是甚麼騙法？難道一行的字跡，寫穿了兩扇大門，寸許的葫蘆，攝回了三尺寶劍，與那役鬼驅神，使羅漢帶緣簿出門，替人募化的事，也是拐子做得來的？』歸正道：『都有原故。那些事情做來，覺得奇異，說破不値半文。總是做賊的人，都有一番賊智，使人測度不來，又覺得我的聰明，比別人更勝幾倍。只因要起大殿，捨不得破費己資，故此想出法來，去賺人作福。知道那位仕客，平日極信神仙，又知道那位富商，生來極肯施捨，所以做定圈套，

帶兩個徒弟出門。一個喬扮神仙，一個假裝羅漢，遣他遠至湖廣山西，各行其道，自己回家葬親，完了身後之時。不想神明呵護，到我轉來之日，果應奇謀，這叫做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天也助一半，人也助一半。不必盡是拐騙之力。』就把從前祕密之事，一齊吐露出來，不覺使人絕倒。原來門上所題之字，是龜溺寫得，龜尿入木直鑽到底，隨你水洗刀削，再弄他不去，背上所負之劍，是鉛錫造的，又是空中之物，葫蘆裏面預先貯了水銀，水銀遇着鉛錫，去使立刻銷融，所以插入葫蘆，登時不見。至於羅漢的法身，就是徒弟的小像，臨行之際，定要改塑一尊，就是爲此。寫了緣簿，就寄轉來，叫守院之人，裹上此泥土，塞在胸中，所以富商一見，信服無疑，做了這椿善事。淨蓮聽到此處，就張眼吐舌，驚羨不已，說他有如此聰明，爲甚麼不做正事。若把造些妙計，用在兵機將略之中，分明是陳平再出，諸葛復生，怕不替朝廷建功立業，爲甚麼將來誤用了！可見國家用人，不可拘限資格，穿窬草竊之內，儘有英雄，雞鳴狗盜之中，不無義士。惡人回頭，不但是惡人之福，也是

朝廷當世之福也。後來歸正淨蓮，一齊成了正果，飛昇的飛昇，坐化的坐化，但不知東西二天，把他安插何處，做了第幾等的神仙，第幾尊的菩薩？想來也在不上不下之間。最可喜者，山西那位富商，自從造殿之後，回到家中，就連生三子，湖廣那位仕客，果然得了養生之術，直活到九十餘歲，纔終天年。窮究起來，竟不知是甚麼原故。可見做善事的，只要自盡其心，終須得福，不必問他是真是假，果有果無，不但受欺受騙，原有裝聾做啞的陰功，就是被刦被偷，也有失財得福的好處。世間沒有溫飽之家，何處養活飢寒之輩。失盜與施捨纔是一般，不過有心無心之別耳。

# 許武善能友於兄弟㈠

東壁山房主人㈡

## 第一回

人生孝友最爲先，　骨肉紛爭劇可憐，
同室操戈家業散，　好從遺事效前賢。

從來說兄弟如手足，手足在身，自宜互相愛護。譬如右手壞了，左手都要替他運動。兄與弟亦然。乃世人但願自己獨富，那管兄弟皆貧。甚至聽了枕頭邊的號令，你爭我奪，直到經官動府，弄得家破人亡而後已。要知古人首重孝友，論到

㈠本篇爲古今奇聞第三卷，今古奇聞凡二十二卷，每卷爲短篇故事一篇。

㈡東壁山房主人，卽王寅，字冶梅。曾遊日本，得今古奇聞舊本，因重編刊之。如卷十之梅嶼恨蹟，及卷二十二之林蕋香行權計全節，大約都爲他所加入者。

錢財上邊，唯有兩下相讓，沒有爭奪的道理。然古來讓產者還有，至若甘受汚名，以厚骨肉，真個世所罕見。今先說東漢年間弟兄孝友的故事。其人姓許，名武，字長文，會稽郡陽羨縣人，父母雙亡，遺下兩個兄弟，一名許宴，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是幼小無知，全靠哥哥撫養。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地，夜則挑燈讀書，把兩個小兄弟坐在案旁，將詩書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家廟之前，痛恨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弟。絕不以呼叱相加。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漸富足。有人勸他娶妻，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爲此。』於是晝同耕，夜同讀，食同器，宿同牀，鄉里傳出個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刻日勸駕，要曉得漢朝用人，不比今日以科目取士，全憑州郡選舉，便得出身做官。許武此時，迫於君命，料難

推阻，囑咐兩個兄弟，在家耕讀，不可怠惰廢業，收拾行裝，帶一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廷授職，朝中大臣，素慕其名，多欲以女妻之，許武一概辭卻。託言已有聘定之婦。因他素明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去問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竅要。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因思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省視。上疏乞假，朝廷准了他奏，乘傳歸去。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推有病，納還官誥，從容詢及二弟學行，知其大有進益。稽查家業，比前恢廓，皆二弟勤儉所致。許武大喜，於是訪里中淑女，先爲二弟成親，自己方纔娶妻。旋與二弟成婚。一日，忽對二弟說道：『今我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日治酒，遍請里中父老，三爵已過，告以析居之事。因將所有家財，一一分開，首取廣宅自予，說道：『吾位爲貴臣，門宜棨戟，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竹廬茅舍，便也彀了。』又將良田悉歸之己，磽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盛，交遊日廣，非此不足

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使喚。汝輩合力工作，只消此等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人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件件自占便宜，兩個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甚不平，有幾個氣忿不過的，竟自去了，有幾個未去的，思想要開口，說幾句公道話，使兩個小兄弟，不至十分吃虧。其中有老成的，背地裏揑手揑脚，叫他莫說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疏不間親。惟你與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他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說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嘔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他們替我做個主張，卻不是好。』正是事非干己休多管，話不投機莫强言。那知兩個兄弟，素秉兄教，全以孝弟爲重。見

哥哥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從此里中父老，盡薄許武爲人，都可憐他兩個吃虧，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廉，許宴，許普，纔是個真孝廉。他思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兄教誨，不敢違拗，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一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把許宴，許普，又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時漢明帝卽位，下詔求賢，郡守州牧，素知宴普二人讓產不爭之事，一同舉薦，親來勸駕。宴普謙讓不就。許武叫他勿辭。二人只得應詔，到了長安。朝見天子。天子嘉其行誼，卽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忽接兄書，教他急流勇退。宴普遂卽上疏辭官。朝廷不許，三疏求退，乃拜宴爲丹陽郡太守，普爲吳郡太守，給假三月。二人回至陽羨，拜見了哥哥。次日，許武備了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上拜奠已過，隨卽設宴，遍召里中父老。衆父老到了，許武捧巵勸飲，便道：『下官此席，專屈諸位下降。有一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杯，方敢奉聞。』衆人依次飲訖，問有何言。只見許武未曾開口，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

驚惶無措。兩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已久，今日不得不言。』指着二弟道：『只因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做了違心之事，冒不韙之名，有玷於祖宗，貽笑於鄰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衆人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所收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義，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兩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他終身名節。故倡爲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據爲己有，度吾弟素敦友愛，必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方無玷，吾志遂矣。這幾年以來，所收田房出息，都是公共之物，我豈可獨享。故盡數開載在冊，今日交付二弟，表白爲兄的向來心迹。也教里中親友得知，』衆人到此，纔曉得許武一片苦心，向來都認錯了，把他鄙薄。齊聲讚嘆不已。只有宴普二人，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

俾得有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有累兄長。今日若非哥哥自說，弟輩都在夢中。這些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理合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掛念。萬望哥哥收回册籍，以減弟等萬一之罪。』許武不依。衆人見他兄弟三人你推我讓，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都不要這樣。做哥哥的，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向來成全兩弟苦心，若獨教兩弟受領，他兩人心上那里過得去。依我等愚見，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是兄友弟恭，各盡其道。』他三個兀自推讓。里中有幾個剛直的，厲聲說道：『我等處分，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反是矯情沽譽了。』遂把册籍上田房奴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兄弟三人，不敢多言，只得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其後許武將所得之田，立爲義莊，以贍宗族鄉里，兩弟亦各出己產相助。宴、普到任後，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不上數年，各將印綬納還，告歸鄉里。日奉其兄尋山問水，在家訓誨子孫，優游林下數十年，皆以壽終。歷代稱爲孝弟許家。豈非古人爲了兄弟，不獨讓產，兼肯讓

名纔是做哥哥的道理。在下今日爲何說起這段事來只因近代有個賢能婦人始初亦甘受貪饕無厭之名，直至後來，纔曉得他一片苦心，絕非尋常作用，真是一個巾幗丈夫。看官細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丈夫忌聽婦人言，　豈意閨闈德行存。
委曲周旋全骨肉，　做成好樣示兒孫。

話說姑蘇地方，有一人姓吳名有源，原籍徽州，父母俱故。弟兄六人，他排行第二，人都稱他爲吳二朝奉。向來兄弟同居一宅，因他家道獨發，另買一所大屋居住。開個解當鋪。這有源雖做財主，一生省儉成家，從沒有穿一件新鮮衣服，喫一味可口東西；也不曉得花朝月夕，同個朋友，到勝景處遊玩一番；也不曾四時八節，備個粗筵席，會一會親族，請一請鄉黨。終日縮在家中，皺着兩個眉頭，喫這碗枯茶淡飯，一把匙鑰，叮叮噹噹，如牢頭禁子一般，終日緊緊掛在身上，絲毫東

西，都要親手出放。房中桌上，除了一個算盤，幾本賬簿之外，更無別物。日夜思算，把銀錢堆積上去，要撐破了屋子，方得快心。分文不舍得妄費。就在至親兄弟面上，也錙銖必較。生下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如泉，人材出衆，性質聰明，若使讀書，也可圖得上進。因怕延師在家，要費錢鈔，讀了幾年書，就教他棄了書本，管理家事，卻是井井有條，諸事妥當。至於錢財出納，雖守了嚴父家訓，要算個克肖之子，所以有源倚着兒子，有如左右手，一刻少他不得，然畢竟讀過幾年書，大道理卻倘明白。這且不必表。再說有源長兄名有基，性情卻與乃弟不同。看得錢財不十分重，待親房族分，苟有急事，肯出力幫助。娶妻程氏，亦甚賢能。無如家道不足，自己先在窘鄉。看見有源一錢如命，絕不去叨貼分文。倘有同居兄弟四人，相繼身亡，遺下孤兒幼女甚多，弄得度日艱難，欲要有源周濟，料他決然不肯，說也無益，欲要自己周濟，苦於力不從心，只得付之長嘆而已。不上數年，有基亦竟去世。斯時長兄身故，諸事皆要有源主張。長嫂程氏，丈夫死後，罄家所有，將衣衾棺槨等項，

一一自己備辦，不費有源分文。所恨男女俱無，柩前沒有披麻執杖之人。於是聚集三黨宗親，議定嗣子，然後入殮。有源向衆親說道：『吾兄無後，須立一子承繼。三四五六房，子姪頗多，請長嫂自己選擇。看得中意的，就立他爲嗣便了。』衆人道。『此是你的主意，未識令嫂意下若何？』就請程氏出來，對他說了。叫齊了諸姪，憑他自擇。程氏一看，卻是幾房同居的孤兒，衣衫藍縷。程氏流下淚來，便向衆親道：『我一老寡婦，又無家計傳下，那個肯爲吾子。但有一句話，請問諸位高親。朝廷設立條例，立嗣這條，想亦有明文，載在律上。長房無後，應該那一房的姪子承繼，只要照例而行就是了，何用自行揀選。』衆人唯唯，向有源道：『看來令嫂意思，要你次房兒子爲嗣。』有源道：『大兒子替我管理家事，況已娶婦，我自己要留着的。小的年紀尙幼，如嫂嫂必要我的兒子，我將幼子承繼何如？』程氏道：『我也不管年大年小，這律例上。長房無後，還是應該次房長子承嗣，還是應該次房幼子承嗣？我婦道家那裏曉得什麼，只要照着律上，萬無一失。若背律另議，

寧使死爲無祀者之鬼；弟不認他爲兄，叔不認我爲嫂，算吳氏門中沒有這一房便了。』說罷，放聲大哭，竟走進去了。衆親族你看我，我看你，都把舌頭來伸伸，有源心中，大兒子本割舍不得，爭奈長嫂所話，又極名正言順，不把兒子承繼，直爲無兒之人。當不得旁人責備，且日後恐有是非。千難萬難，茫無主意，只管呆呆的立着。只見大兒子走來道：『伯母的話，都是正理，應該嗣我。我也不便推卻。父親勿疑，把我承繼定了，好行喪禮。』衆人齊聲贊道：『大郎說得是。』有源見兒子願了，不好再有推卻，便去通知程氏。程氏纔無言說。當日嗣子嗣媳，先拜見了嗣母，改了稱呼，到盛殮時服了孝衣，柩前行禮，孝堂守喪。隔一日，如泉對嗣母道：『兒有一句話禀知母親。本房的門戶事，全憑孩兒一人料理，在家纔好照顧。兒意欲接母歸去，朝夕奉養，使兒不至身心兩地。』程氏道：你承繼我爲子，不是我承繼你爲母。只有你隨我的，斷無我隨你之理。但你本生父年紀也有了，兄弟尚小，家中事情都要你去經涯，住在此間，確是照顧不便。你同媳婦，竟回家去住，我

若不放你去，太覺執板了。但我的供應用度，須要每日好好送來。』如泉道：『這個自然。』於是夫婦當日，拜辭了欣然歸去。每日供應，不敢少缺。唯茶水自備，餘者俱是送來。身邊使喚的，一個老嫗，一個小婢，連自己不過三口，而送來飯食等類，總嫌不敷，兒子怕他責他，件件加倍，三口的飯食，可供十口之用。總吃得一掃而光，絕無一些存留。有的道，老年人的食量，如何這樣好法，有的道，定是平日貪嘴吃慣的。稍不如意，把送去的供應，盡行發還，竟日不食，說道：『兒子要餓死他。坐以忤逆之罪。』嚇得兒子屁滾尿流，唯恐他哭罵。後來又要自家炊爨，說定斗米一日，兩擔柴·一天，折菜錢一日五百文。做兒子的，只圖嗣母安靜，買得他不開口便彀了，那有不依。到了冬底，忽然號啕痛哭，尋死尋活起來，不是說要上弔，定是說要投河。兒子問其緣故，說是逋負纍纍，無錢抵補，活不成了。問他所欠多少，說道，必需三百兩，方可度歲。如泉疑是嗣父當初欠下的，便問：『債主何人？待兒子好去還他。』又道：『你問債主甚麼？難道我哄你詐你不成！總之死了，到也乾

淨。』又重新號啕痛哭起來。兒子再也不敢問了。只得送上三百兩銀子，方得安靜。到了來年歲底，仍舊如此。有了銀子纔罷。始初如泉瞞了本生父親，暗裏送來。繼而有源身故，銀錢皆其掌管，又想嗣母是個有見識的人，必非妄費，大約積些私蓄，以爲娛老之計。前後仍是我的。故一到冬間，不待開口，便即送上。這三百兩銀子，竟成爲定例了。整整十年，要了嗣子三千餘金。就是傍人見他如此，私下也議論他性情乖僻，作事譸張。算一極難服事的了。一日，正當除夕，兒子媳婦多來辭歲。程氏吩咐兒子道：『我已七十歲的人了，來年正月，要搬到你家來住，一應供給，不必送來了。』兒媳聽了大喜。到了新正。忙即收拾房間，迎接嗣母過去奉養。知道其食量好，肴菜極豐。那知嗣母飲食甚少，飯不過一兩碗，肉不過幾塊。與前大不相同。卽跟隨老嫗女婢，所食亦甚有限。又極體諒，囑咐不必過費。早起宴眠，家中諸事，件件照管得到。兼又精細過人，約束婢僕，個個畏服。倘如泉有疑難事情，與母商量，分剖悉當。卽生意裏邊，他道那件可做，做來必有數倍之利，稍違

其言，便至虧本。用的夥計，一經他口說道用得的，果然得他氣力，他說用不得的，到了別家，果然壞事。故如泉事事請教嗣母，當做明杖一般。且不獨兒媳奉若神明，或親族裏邊有爭論的事，只要程氏斷了一句，無不允服。如泉自得嗣母主持家政，家道日富，十年之間，比前又增一倍。其時程氏年已八十，做過生日。一日，對嗣子道：『你家私已厚，吾老矣。不能替汝照管了。但有一句話久藏心中，今日與你說明了罷。人家弟兄叔姪都是祖宗生下來的，須要緩急相通。你本生父在日，家業獨富，各房皆貧，覷一本若路人，全無一毫周濟。吾前此十年，每日供給要多，每歲又要銀子三百兩，你道甚麼緣故？皆爲同居各房，窮苦不過，或有婚嫁正事，助他幾十兩，或有不測急用，助他幾十兩，或做生意乏本，助他些本錢。即所餘供應，亦每日分給各房，使他同享。幸喜諸姪長大，皆能自立，可以無藉於我，我故到來幫汝作家。十年來亦虧你肯聽吾話，家私又添十萬餘金。可見致富之道，不在刻薄慳吝的。你尚有一個胞弟，將來分析，亦要公平，不可說人家是我獨掙的，於

己獨厚。』說罷，取出用賬一本，都開載得明明白白。如泉看了，纔曉得嗣母暗裏作用，非人所能測。益加敬服。將此事告訴人知，人人贊嘆。從此程氏不與家事，含飴弄孫以自樂，又活了十年，壽至九十而終。如泉恪遵母訓，照他行事，富厚累代不絕。

## 曾公子仗義救人終遇救㊀

東壁山房主人

### 第一回

目空今古，奮虬髯真是英雄人物，急難心殷，憐弱女不愧朱家豪俠。怒氣沖冠，奸奴喪魄，魍魎登時滅，笑談歸去，照人肝膽如雪。　羽書相約從軍，龍泉懸寶帶，掃清妖孽，密計無成，獄底陰霾日月。救出香閨，珠簾初識，認鬚眉巾幗，功銘鐘鼎，至今遺事傳說。

右調寄念奴嬌

古語云：『施德不望報，』蓋有望報之心，必沾沾焉先計其人之所以報我何如，而後結之以恩。受其恩者，亦逆計其所以施德之意，原爲圖報而設，則感之

㊀本篇爲今古奇聞第七卷。

也亦不深。此所謂市交也。後來必至凶終隙末。欲卿恩於前，圖報於後，何可得哉！唯有慷慨丈夫，濟困扶危，視爲分內之事，不伐其功，不矜其能，雖不望報，人則切切於心，必思有以報之；救人之難，人亦救其難，脫人於死，人亦脫其死，則救人不啻自救，世間大便宜事，莫過於此。話說前朝萬歷年間，有一豪傑公子，姓曾，名英，字志遠，原籍四川人，父官河南副使。罷任後，以洛陽爲天下之中，遂家於此。公子年甫十三，父母俱亡，三年孝滿，十七歲以祥符籍入泮。公子雖習儒業，然不屑屑拘文牽義。家業富有，慷慨有大志。人有緩急，求無不應。又生有神力，兩臂能舉千鈞。愛居城外莊子上，春夏讀書，秋冬射獵，思量練就一副出人頭地的本事，以爲異日建功立業之地。性情落拓，常嘆世無知己。每至欷歔泣下。年已二十，尚未有室。要曉得公子父親雖已去世，門第聲勢猶在。一時監司大吏，非其年親，即其故舊，又年少多才，凡富家貴室，皆欲得之爲壻。公子卻別有一種意思。凡有來議親者，一概謝絕。人問其故，公子笑道：『丈夫志在四方，大事正多，溫柔鄉何足貪戀。

且古人三十有室，吾年僅弱冠，猶不爲晚。』因此說親者，也就不來纏擾了。一夜，公子燈下看書，時交二鼓前後，正欲上牀就睡，聞後面人聲沸亂。公子疑是家人失火，即忙開了房門出來觀看。家人報道：『後面倉房內，捉住一賊。』公子吩咐：『拿來見我。』便走至廳上來，見衆人綁縛一人，蜂擁而至。那人當廳跪下。公子問道：『你係何處人，敢來我家行竊？』那人道：『小的是貴州人，來此投親不遇。行囊罄盡回去不得。昨晚見莊門尙開，故潛身入內，思欲偷些東西，以作路費，致被捉住。望相公開恩釋放。』公子道：『你偷過人家幾次了？』那人哭道：『纔做一次，就被拿住了。』公子道：『我若送官究治，便害汝終身，永爲賊犯。我今放汝回去。倘若仍舊做賊，重復做出來，犯法問罪，不是我白白放你了麼？』那人道：『如蒙釋放，以後便餓死道路，決不做賊。』公子道：『只怕餓不過，還要走這條路。』那人道：『小人如今沿途乞食，掙得這性命回去，就感大恩不淺。』公子吩咐家人，放了綁縛，取出十兩銀子，拿在手中道：『我念你異鄉之人，給你十兩銀子，以

作路費。今後學做好人，切不可再蹈前轍。』那人扒在地上，只管磕頭。公子道：『不必如此，只要學做好人去罷。』命家人領他從後門送出。那人再欲叩謝，公子已轉身進內去了。衆人問公子道：『捉住了賊，不把他送官懲治，已是從寬了，公子何又給他銀子。』公子道：『我見他衣服藍縷，面黃饑瘦，確係窮途流落之人，非積慣做賊的。給他些路費，使他得到家鄉，復爲良民，何處不是方便。古人云：救人須救徹，此之謂也。要知此人初次做賊，被爾等捉住。倘遇一好手段的賊人，大塊偷去，不過鳴官捉拿罷了。況此人初次犯法，若一送到官，便落了做賊的痕迹。他卽有心改悔，衙門捕快日逐需索，必要逼他去偷竊。是此人終身爲賊，不啻我教之使然。不如得放且放，使他做一好人。不好麼？』說了一回，衆人俱諾諾而退。到了明日，公子因歸德太守生日，欲往拜壽，因囑家人道：『此去有幾日盤桓，你們在家，諸事小心，不可生事。』叮囑罷，帶了幾個家人，擔了禮物，竟是出門去了。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歸德府，寧陵縣，積善村，有一小民，姓陸，名必大，妻子張氏，夫妻

兩口，祇生一女，有田數十畝，自耕自種。閒時又做些小生意，頗可過得日子。女名金姐，雖是小戶人家，卻也情性幽閒，女工針指，一學便會。張氏見他生得好，又替他纏了一雙小脚。到十六歲上，竟長成一個出色女子了。平日在家，不過相幫母親，做些生活，從未出門一步。一日有一鄰家女子，燒香回來，笑嘻嘻的走來說道：『前去里許，有一尼菴，地極幽靜，房舍精潔，尼姑數衆，俱極和氣。菴中景致甚多，真是洞天福地，好頑耍的所在。大娘何不同了大姐，也去走走。』說了一回，起身去了。金姐是孩子性情，便問母親道：『方纔說的所在，想他們去得，我們也去得。母親可與爹爹說知，同去遊玩一番也好。』張氏道：『久聞有一三妙尼菴，離此不遠，菴中菩薩甚靈。揀一好日，買些香燭去燒燒香。你從未出門，借此散步散步，看看外邊景致，也是一舉兩得。』歇了一回，陸必大回來，其妻便說起到菴燒香。必大道：『燒香人家常事，你母女同去走走便了。』只因必大於妻子言語，本不敢違，又見女兒高興要去，不忍拂他意思，故絕不攔阻，那知此一去，竟生出事來

了。話說菴中共有四個尼姑，俱是不守清規的，專一走富家大戶，結識幾個大老官護法，身上穿綢着絹，收拾得房宇極其精雅。有一班少年浪蕩子弟，常在菴中過宿，把一個修行佛地，當作楚館秦樓。故佈施不求而至，絕不煩在外抄化。內中有一當家的，法號靜修，年紀不上三十，語言伶俐，舉止風騷，待人接客，尤極識機知趣。相與一個城中富戶，姓顧，名克昌，是一貪淫好色之人，家中有妻有妾，猶爲未足，專在外邊做些穿花問柳的勾當。見靜修風流狂蕩，遂與結識往來。一月中倒有半月在菴住夜。克昌恃有家貲，交結地棍豪霸，出入衙門，欺良壓善，以故在菴中往來自由，絕無人敢磨犯他。靜修亦知自己作事不端，左右鄰近，將些小恩惠結識他。鄉里人是貪小的，所以人人道好，誰去說他不是。陸必大家雖相去不遠，因是本分人，不管閒事，故絕不知其所爲。是日母女兩個，絕早起來，打扮停當，同來燒香。一進菴門，尼姑殷勤相接，拜過菩薩，留進客座奉茶，引他各處遊玩。果然深廊曲室，潔淨淸雅，堂中器皿物件，擺設得齊齊整整；比自己家裏，大不相同。

母女稱讚不已。那知克昌是夜，正在那裏過宿，鬧了一夜，方欲起身。聞有女客燒香，遂來偷看。見前面一個中年婦人，不過村妝模樣，後面隨一十六七歲的女子，容顏姣好，體態溫柔，頓時神魂飄蕩，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去。恐怕他撞見男子，反要遮遮掩掩，遂躲入後面密室中，從壁縫中偷覷。尼姑知趣，即引他中間客坐內坐下，又將點心擺列。陸家母女，愛他地方幽雅，又一衆尼姑，俱是大娘長，大姐短，滿口奉承，好不快活。因而有說有笑，兩下十分親熱。金姐喜孜孜更露出一段丰韻。克昌在內看得親切有味，益發動火。自古云：情人眼內出西施。況金姐原有七八分顏色，教克昌那得不愛。坐了一回，送過香儀，起身告別。靜修留住奉齋。張氏道：『家中無人看管，回去了，改日再來相望罷。』一衆尼姑送出菴門而別。克昌見了靜修，埋怨道：『何不再留坐坐？竟放他去了。』靜修道：『偷看了好一回，難道還看不像意。他也不過一個人，難道是西洋寶貝，看不厭的。』克昌笑道：『真是一件寶貝，只是空看，徒然心癢。我要娶他作妾，你道他家肯麽？』靜修將手在

何肯把女兒賣人爲妾。也比得我們，由你擺弄。』克昌道：『你不要撚酸；慢慢的與你商量。比如他不肯作妾，竟取他做兩頭大如何？』靜修道：『餓老鷹想吃天鵝肉，未知有福分消受沒有？』大家笑了一回。克昌用過午飯，托言有事，起身進城，一路思想圖得此女到手，不枉人生一世。打聽陸必大有一相好，住在城中，遂央他爲媒，情愿入贅爲壻，將丈人丈母養老送終。其人去了一回，便走來回覆道：『我探過必大口氣。他要年紀相當人才相配的，才肯，否則任憑豪富，皆非所願。看來說也無益。』克昌想道：『他恃有飯吃，故不肯把女兒輕易許人。除非弄他窮苦起來，自肯賣女爲妾。只是如何算計，方得他窮苦呢？』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忽想起官府徵收錢量，定揀盈實人戶，點充櫃頭，若有缺少，着櫃頭賠補。充此役者，往往家破人亡。目今正値起徵時候，弄他承當此差，不怕他不上鈎了。算計已定，遂袖了十兩銀子，走到一個相熟的李書辦家；見過了禮，寒溫了幾句，便問道：

『李兄，今年櫃頭，可曾點定麼？』李書辦道：『尙未點定。』克昌道：『這是要盈實人戶做的呀。吾來保舉一人，如何？』李書辦道：『只要有些油水，是極好的了。』克昌道：『積善鄉中陸必大，此人家中頗好，與小弟有些讐隙，意欲弄他充做櫃頭；破費他些銀子，以消吾氣。我兄亦可於中取利。若能爲弟效力，先送白銀十兩。』遂向袖中取出銀子，放在桌上。李書辦見了銀子，如蒼蠅見血，好不歡喜。遂笑容可掬，連忙拱手道：『此事容易。只要弟在官府面前，努一努嘴，包管就點定了。何勞老兄費心。』克昌道：『兄若不收，反見外小弟了。』李書辦道：『旣如此說，只得領情。三日內必有酬報。』兩下拱手而別。一日，陸必大正在家中閑坐，忽見兩個差人，進門問道：『尊駕就是陸必大麼？』答道：『正是。』差人卽在身邊取出硃票一紙，送與他看。必大見票上點他充作櫃頭，便大驚道：『我是鄉下小戶，怎當此役！』差人道：『我們是奉官差遣。從來說：千差萬差，來人不差。你有說話，自去官府面前分理。』必大卽忙留飯，臨起身又送一束道，約他明日縣前相會。差人

去了，必大進來對妻子道：『怎麽處？點做櫃頭，要賠補銀子的。教我如何賠得起？』妻女聞之，十分着急，啼啼哭哭，一夜不能合眼。明日起來，只得硬着頭皮，來到縣前。正值知縣坐堂，差人稟了，卽帶進回話。知縣道：『本縣點你做櫃頭，也不難爲你，須要小心辦事。』必大道：『小的是無知鄉愚，不會書算，恐怕誤了公事，求老爺另點一人罷。』知縣把案桌一拍道：『人人像你推法，竟無人做櫃頭了。況本縣諸事專靠李書辦料理，他保舉的人，諒必不錯。』叫原差押他速寫認狀，如違重責。嚇得必大頓口無言，只得寫了認狀，以免目前受責。原差呈過認狀，卽對必大道：『三日之後，就要起徵。你須作速打點，住在城中，纔好辦事。』必大道聲承教，忙卽回家，取了舖蓋，帶些銀兩，就在縣前飯店住宿。要知櫃頭是最難做的。明白練達的人，尙且被人哄騙，何況必大是鄉里老實人，銀色戥頭，一些也不曉得，銀錢出入，任人作弄，到得結總之時，竟虧了八百餘兩，都是要他賠的。須知必大家私，連田產房屋，不滿千金，那有現銀補墊。只得棄賣田產，將家中所有，盡行變

價完納，力盡筋疲，正數尚少百金。始初立限催交，過了幾限，將他收禁追比，只得寄信妻子，將房屋變賣。一時又無售主。母女在家，惟有終日啼哭。可憐，好好一個飽暖人家，被奸人暗算，弄得瓦解冰消。一日，張氏正苦丈夫在監，與女兒相對愁悶，只見尼姑靜修，走進門來，忙起身相接。靜修道：『我從城中回來，聞得府上有奉官追比之項，放心不下。特來望望大娘大姐。』張氏道聲多謝。又將丈夫做櫃頭虧空，收禁追比，現在要賣房屋又無售主，細細說了一遍。不覺流下淚來。靜修道：『大娘不必着急，我菴中觀音菩薩，最是救苦救難的。大娘明日同大姐到來在佛前虔心禱告，保佑官人平安無事，還有一句話，大娘若要賣房，卻好城中有一大鄉宦，要在此處買所莊房收租。我通一信去，明日卽有回音。你母女到菴拜佛，正好等他回信。豈非一舉兩便。』張氏道：『既如此，我母女明日准來。但師太切不要破費。』靜修道：『我們出家人，有何破費。只要大娘不見外就是了。』說罷，假作嗟嘆而去。那知張氏母女，此番到菴，正是雀入羅中，魚投網內，未知能跳

得出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世間最惡是優尼，　貪利貪淫任意爲。
若要門庭增吉慶，　莫教若輩到香閨。

話說張氏聽信尼姑之言，明早起身梳洗，買好香燭，鎖了門戶，即同金姐到菴。尼姑接進，先到佛堂，將香燭點好，叫他母女跪在蒲團，默默禱告，以求庇佑。拜祝過了，靜修邀進客堂，告訴張氏道：『賣房之說，今早已遣人進城通信，下午必有人來。這一家，本是一個大護法，平日深信小尼說話，待我從中說合，沒有不成交的。且請寬懷少坐。』張氏聽見房有售主，可以救出丈夫，愁懷寬了一半。搬出飯來，母女絕不推辭。早飯已過，又送一盤香茶出來。靜修對一小尼道：『我陪大娘在此說話，你同大姐到各處散步一回，解解愁悶。』、小尼對金姐道：『到我房內去坐坐如何？』兩人攜手而行，走過兩進房子，小尼把側門推進，又是絕妙一

間精室，上面掛着一幅古畫，几上香爐內焚着一爐好香，瓶內插一枝時新花，中間四仙桌一張，四把交椅，左首設一小榻，榻上錦褥靠枕，件件精雅。庭前又種些花草。金姐道：『此處我未經到過，真是神仙所在。』小尼道：『你在此少坐，我去取杯茶來你吃。』小尼走出，把門反帶上。金姐全不爲意，走向榻上坐下。只見右邊呀的一聲，推開小門一扇，踱出一個男子來。金姐驚惶欲避，那男子笑嘻嘻作揖道：『聞你父親虧空官錢，監禁在獄。我特送銀子在此。只要你我成就好事，包管救你父親出監。』金姐也不去聽他言語，見他只管近身，便喊哭起來，高叫娘親快來。那人道：『你便喊破喉嚨，也無人聽見。今日相遇，真是天緣，勸你從了我罷！』就上前摟抱。金姐雙手推開，益發大聲喊哭，連叫救命不絕。張氏正與靜修坐着閑談，忽聞隱隱哭聲，便問：『何處哭聲？』靜修道：『此是牆外人家女子啼哭，大娘不必管他。』側耳細聽，倒像女兒聲音，道聲詫異，便往內走。一衆尼姑，俱來攔住。靜修道：『且與你細說，不必進去。』張氏更爾疑心，急忙要走。衆尼姑拖住

不放。一時發極了，亦喊叫起來。一邊在內哭，一邊在外喊。雖屋宇深邃，難道左右前後，竟沒一人聽見的。要知菴鄰不多幾家，靜修平日，皆是賓服，不開口的，絕不來管菴中閑事。故克昌亦放膽用強，算計私下先與苟合，將來不怕不是他的人了。可憐母女叫天不應，入地無門，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平地忽如霹靂一聲，山門外走進一人，高聲大喝。你道來者何人？就是祥符曾公子，從歸德府拜壽回來，路經此處，坐在馬上，忽然口渴。隱隱望見側路裏有菴院一所，因對從人道：『天色尙早，我們到菴中討杯茶吃。』把馬一帶，竟從側路走來。及到菴前，聽見裏邊有女子哭聲，大呼救命，便知內有蹊蹺作怪的事。郎忙下馬把門推了兩推，推不開，遂一腳踢進。用得力猛，兩扇山門，都倒在一邊，故振地的響。公子走進佛堂，見一衆尼姑，拖住一婦人不放。婦人在那裏亂喊亂叫。便喝道：『你們何故如此行爲？』衆尼見一帶巾人進來，背後四五人跟隨，吃了一驚，大家放手走開。那婦人跪下道：『尙有女兒關在後邊，望相公救救。』公子一聽，果然後面尙有哭聲，一直走

至哭聲所在，門卻反鎖的。將鎖打落，一腳踢門進去，見一女子蓬頭散髮，哭倒地上，傍邊立一男子。那人見勢頭來得兇，嚇呆了，躲避不及。公子遂上前一手擒住。隨後張氏進來，抱起女兒大哭。那人跪下求饒。公子喝道：『你是何人。青天白日，幹此沒王法的事。』那人道：『我是顧克昌，陸家約我賣他房子，所以來的。不合一時高興，與他說幾句閑話，他就啼哭起來，並沒有幹什麼事，願求饒放。』公子吩咐從人，將克昌綁縛，問知女子，尚未受汚，因對張氏道：『你們且住悲哀，將你母女，如何被他騙至菴中，細與我說。』張氏道：『我丈夫叫陸必大，爲因短少錢糧，收禁在獄，欲賣房子完納。尼姑說現有售主，被他哄騙到此。豈知藏人在內，竟要强姦我女。』公子聽了大怒道：『速去告官，我替你伸寃便了。』一齊走出佛堂，鄰舍人家，始而不管閑帳，以後聽見鬧得不是路了，多進來探信。公子見有人進來，問道：『衆位中有認得陸必大家的麽？』有的道認得。公子道：『就煩你去叫陸必大家親鄰來。』又叫家人，將一衆尼姑，盡行縛住。不上一刻，積善鄉中來

了數人，聞知此事，皆憤憤不平。將克昌尼姑痛罵。公子道：『此處地方何在？』內中一人道；『小的就是。』公子道：『旣是地方，我將人犯交付與你，作速解縣。』又對張氏道：『你母女也到縣前，待吾告訴縣官，叫他就審便了。』公子上馬先行，留一家人在後押着。衆人問家人道：『你主兒是何等樣人？』家人道：『我主人是祥符曾公子，歸德府太爺的年姪。方才拜壽回來，聽見哭喊，故來相救。俺家公子專打抱不平，極肯替人出力。你們不要把人犯放鬆了，自己討苦喫。』內中有曉得公子名望的，便拍手道：『好好，此番遇着這位豪傑，淫尼惡棍，決不輕饒的了。』張氏金姐，僱了一輛小車，地方衆人押着克昌尼姑，一齊到縣裏來。公子一到縣前，投帖進去，縣官在府尊壽筵上，與公子會過的。一見名帖，即忙傳請，分賓坐定，公子便將克昌與尼姑，設計奸騙，及自己如何相救，一一說了。縣官聽了大怒道：『奸尼惡棍如此不法，弟卽時重處便了。』公子辭出；張氏隨後喊稟，地鄰人等，將各犯解到。此時鬧動了寧陵縣合縣的人，都來看新聞，擁擠不開。且不

必表。單說縣官坐堂，一衆人犯，齊跪堂下。先喚張氏上去問話。張氏將丈夫收在獄中，欲賣房子完公尼姑靜修如何騙我到菴，如何留我在外，如何騙我女兒進去，如何藏人在內，强欲行姦，女兒喊救，我正欲進去救他，衆尼又如何將我拖住不放，虧得公子到來，救出女兒。細細說了一遍。再問靜修口供，靜修一味支吾，全不吐實。縣官大怒，喝聲道拶，左右將拶子討上，緊緊收起。要知這靜修是受用慣的。那裏受得起痛苦。痛得殺猪一般的叫，光頭上汗出如雨。下面小便都流出來了。只得喊道：『願招，願招！』遂將與克昌如何要娶金姐，如何設計，如何教我哄騙他來，如何閉門圖姦，始末根由，一五一十，盡行招出來。縣官又問你們衆尼，定與克昌有姦的了。答道：『無有，』縣官吩咐再收。靜修着了急忙說：『有的，有的！實實往來已久的了。』縣官見尼姑多已招認，吩咐放拶。遂叫顧克昌上去。縣官怒喝道：『你這該死的奴才，清平世界，如此橫行，真是無法無天！本縣今日先賞你一夾棍。』吩咐夾起來。衙役人等平日雖與克昌相熟，見官府發怒，便也不敢

用情，只得拖翻在地，套上夾棍。上邊又喝道收，隨卽緊緊收足。克昌一浮浪子弟，從未喫虧的，今受此極刑，魂飛天外，漸漸的死去了。皂役以冷水噴醒。知縣問道：『設計用強，你有何辨？』克昌道：『小的不敢辨。但一時調戲，實未壞他身子。求老爺饒命。』縣官道：『雖未成姦，用強是實。』命收禁議罪，尼姑四衆俱發二門外重責四十，斷令還俗。此時看的人山人海，擁塞不開。金姐跪在母後，縣官絕不問他長短，叫張氏領回家去。張氏又求釋放丈夫，變產完納。縣官道：『這個不能。交清銀兩，纔得釋放。』張氏只得退出。縣官將克昌照地棍例，問了邊地充軍。這是後話。且表母女來到監中看望必大，將從前原委細細述了一遍，相向大哭。必大道：『你們性命，全虧曾公子相救。我不能去拜謝他，你母女二人，須先去拜謝纔是。』母女因卽出監，央一親鄰陪了，來到公子寓所。公子一見，便問道：『你丈夫曾出監麼？』張氏下淚道：官府說『必待交清銀兩，然後肯放。』公子嘆道：『弄得人家私蕩盡，還要如此執法！』因問尙欠多少。張氏道：『百有餘金。』公子卽

命家人取出三封銀子，付與張氏道：『每封五十，共一百五十兩。料理官事，餘的拿去用度。』張氏道：『丈夫叫來叩謝大恩，如何又叨厚惠。』公子道：『不必推辭，作速去罷。』張氏此時，好似跌在深淵裏，從空伸下手來，把他撈起的一般，連忙跪下叩了無數頭。那知公子早抽身走開了。要知公子爲何不回莊上去呢？因見陸必大家事情，未曾完結，放心不下，所以在城借寓等候。直等打發他母女去了，隨即起程回莊上去了。張氏有了銀子，即來縣裏交清虧項，陸必大立時出禁，斯時合縣傳說，無不稱美公子義氣。陸必大一出禁來，即奔到公子寓所來謝，那知公子去已久了。大哭而返。再說公子回至家中，絕不把此事提起。不是讀書做詩，就是馳馬射箭，常思尋一機會，幹些功業。忽一日，有一軍官來到門前，問門上道：『這裏可是曾公子府上麼？』門上應道：『正是。』那人道：『我是貴州巡撫王大老爺差來的，有書在此，要見公子。』門上人進內稟知，公子即請相見。那人走至廳上，見了公子，忙跪下去。公子扶住道：『你是王老伯差來的，如何行此大禮。

請坐了，好說話。』那人推遜一回，然後坐下，忙向身邊取書呈上。公子拆開看過，向來人道：『且到明日商議同行便了。』要知王巡撫為何來請曾公子呢？王公名三善，是公子父親結盟弟兄，又做過同寅，誼同骨肉，素愛公子文武皆能，是有用之才。平時常切思念。今因貴州荒亂，朝廷命為巡撫，正是用人之際，故特遣人來請。一則為自己幫手，二則使公子建些功業，博一出身。此信正合着公子心事。到了明日，遂將一應家計，托一心腹家人掌管，自己帶了銀兩，及四個家人，同來人一齊起身。行了四十多日，已到貴州省城。王巡撫一聞公子到來，連忙接進書房，接風款待。夜間卽在此處歇宿，以便商量機密。又見公子才大心細，凡一應軍機重務，無不與公子參酌。籌畫皆極精當。一日，王巡撫大操人馬，命公子同到教場，操演軍士。笑問曾公子道：『賢姪武藝，一定精妙的了。』公子道：『略知一二，還望老伯指教。』王公道：『正要請教。』公子飛身上馬，往來馳驟，矢無虛發；又舞弄大刀，左右盤旋，兩邊看的，但見刀光一片，將人馬罩住，眼多花了，無不個個喝

采。王巡撫大喜。回衙問公子道；『你看人馬何如?』公子道：『軍陣雖整，操練未熟。古人云：兵不在多而在精。不若挑選精銳，另成一隊，日夕訓練，厚其賞給，與同甘苦。臨陣之際，自能奮勇爭先，一以當百，庶幾戰無不捷。』王巡撫深服其論，便道：『欲屈公子爲監紀之職。現有空頭劄付在此，塡上公子名字，方可號令三軍。』公子道：『既承相委，敢不效力。』明日，王巡撫送過劄付，曉示三軍，任憑監紀挑選。公子遂出號令，軍士中有能箭逾百步，力舉五百斤者，方爲中式。挑了十日，中式者止有三百人。公子日市牛酒犒賞，親自教習武藝，均勞分逸，人人悅服。不上數月，盡成虎卒。一有寇至，公子身冒矢石，率了三百雄兵，衝鋒陷陣，無不摧敗。積寇巨盜，馬到擒來。賊人呼之爲曾家軍。一聞曾家軍來，皆遁逃不暇。王巡撫將公子功績，奏聞朝廷，陞授副總兵之職。雖係武職功名，也算一朝際遇，不負平生志氣了。但禍福無常，升沉不測，未識公子日後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虛心納諫最爲先，　何況馳驅軍陣邊。
堪笑書生無遠見，　遂令馬革裹屍旋。

話說貴州地方，苗蠻錯處，沿邊一帶，皆是苗洞。洞主號曰土司，一方生殺皆出其手。亦受巡撫節制。當日有一洞主，姓安，名邦彥，性情反覆。驕悍異常。恃其地險兵强，不遵王化，屢次侵擾內地，殺害人民。王巡撫到任後，即欲起兵進剿。只因手下缺少良將，故爾隱忍不發。今得公子爲將，所向無敵，軍威大振，遂決意征討。一面拜本進京，一面命將出師，點公子爲前鋒，領步卒三千，先行殺進。自主中軍，在後接應。前鋒進入苗界，諸苗望風披靡，勢如破竹。看看離洞不遠。有軍士來報，前面山口險狹，有苗兵守把。公子見天色已晚，吩咐安營，明日進兵。見邊有一山，山上亂石甚多，便名移營山上。軍士不許安睡，多拾石塊，堆在身旁，及肩爲止。如有寇來，即將石塊打下，放鎗射箭，一概不用。且說洞主安邦彥，知有官兵殺入，聚集苗兵，先守險要處，把守待敵，聞官兵近在十里外安營，便傳令二鼓起馬，先去

刼營，殺他罄盡。帶領數千兵卒，乘黑殺來。見官兵紮營山上，亦卽上山刼營。公子一見兵到，出令賊近十步，始將石塊打下。苗兵蜂擁上來，只見石塊如雨點一般打下，盡皆着傷，不能前進。連上數次，反打死無數苗兵。天色將明，山上一聲礮響，衝下一隊人馬，人人奮勇，個個爭强，鎗箭齊發。因夜裏盡用石塊拒敵，火器弓矢俱足，盡力施放。苗兵如何抵擋，大敗而逃。公子率領三百親兵，緊緊追趕。殺進隘口，把守的苗兵，殺得死的死，逃的逃。邦彥領了敗殘人馬，逃歸洞內，堅閉不出。公子一面報捷中軍，一面紮營洞口，等待後隊到來，一同攻擊。王巡撫知前軍已獲大勝，便率大軍一齊趕到，將他洞門圍住，日夜攻打。邦彥見官兵勢大，料難拒守，從後路逃往別洞請救。公子見洞中有變，乘勢攻入。自古蛇無頭而不行，所存苗兵，皆跪地乞降。王巡撫卽紮營洞內，號召各洞土司，如有不到卽移兵進剿。諸土司盡皆畏服，相率而來，願各效順。公子向王巡撫道：『首逆已逃，諸苗降伏，不如將邦彥土地，分給各土司管轄。各土司利其土地，必協力擒拿，則邦彥之首，不日

可致麾下。我們全師而還，最爲上着。不然，事久生變，難保長勝。』王巡撫道：『苗蠻倔强已久，乘此兵威，正好懾服。吾意欲將所得地方，收入版圖，據其險要，設官彈壓，永除邊境之害。況邦彥未獲，必捉住明正典刑，方顯國威。』公子道：『此計若行，恐各洞疑懼，皆有變心。一有變心，必至各路抄絕。我軍深入重地，便進退兩難了。』王巡撫全不以公子之言爲然。隔了數日，諸苗見大軍不退，盡懷異志。只道巡撫俱要奪他土地，後再傳喚，竟無一洞到來。斯時王巡撫亦覺苗心有變，依了公子說話，傳令班師。將中軍改作前隊，命公子押後，陸續退出苗疆。那知安邦彥逃到生苗洞中，誑稱洞內貨寶無算，盡被官兵據有，願得起兵相救，殺退官兵。土地之外，子女玉帛，盡送洞主受用。苗人是最貪利的，一聞此言，欣然相許，便起兵數千，同了邦彥餘衆，一齊殺來。又打聽諸洞各懷疑懼，勒兵自守，遂暗暗遣人要結，令各路起兵截殺。諸苗皆受其命。見大兵已經起行，竟從別路抄來。再說王巡撫雖已退師，尚未曉得邦彥復來，諸苗從逆。一路紮寨安營，絕不隄防有變。其

夜正交二鼓，軍士皆已鼾睡，忽聞營外齊聲吶喊。急忙起身，帶着帳前親軍，出營看視。只見無數苗兵，殺入營門。衆軍從睡夢中驚醒，頭項上攝去了三魂，脚底下溜掉了七魄，被苗兵砍瓜切菜一般，束手就死。巡撫率領親軍迎敵。怎奈苗兵一擁而來，隨身軍士，看看殺盡。滿目盡是刀鎗，脫身無路。嘆道：『悔不聽曾公子之言！』遂以刀自刎而死。且表公子後隊人馬，尙隔數里。聞前面喊殺連天，知是大軍被刼。忙卽率衆來救。忽有敗殘軍卒，飛奔逃來報道：『主將陣亡，全軍盡沒。』公子大驚，兵心亦慌亂起來。方傳令無動，而苗兵已殺到面前。奮死迎敵，雖殺了苗兵數百。其如越殺越多，四面受敵。三千步卒，死亡略盡，只有三百親軍，隨着公子，左衝右突，苗兵圍住不放。殺到天明，皆身受重傷，苗兵知是官兵精銳，各操强弓毒弩，遠遠射來。箭如飛蝗，中着輒倒。公子拚命奪路而走。那知坐的馬，中箭倒地，被苗兵擁上擒住，囚入後營。正是龍離大水遭蝦戲，虎落深潭被犬欺。惟有束手待死而已。忽見一苗兵走來，把他上下一相，悄悄問道：『你是祥符曾公子麼？』

公子應道：『正是。』那人走開，晚上搬些酒肉來，對衆苗兵道：『主帥已追殺前去，留我們在此監押這班人，不怕他走上天去。今夜落得受用。』遂歡呼暢飲，個個吃得大醉如泥。那人便解公子綁縛，拖了便走。走出營門，到一山徑僻處，將腰刀一把，乾糧一包，贈與公子道：『此是一條小路，兩晝夜可達中土。公子就得生了。』公子問其姓名，那人道：『公子還記得在莊上所獲賊人麼？我卽是也。蒙贈盤費回家，卽投入苗洞。今日擒住公子者，就是我洞苗兵。天幸遇着，故來相救，以報大恩。如今不要擔擱，作速去罷。』公子正在慌急之際，不及致謝，拔步便走。那裏管山路崎嶇。走到天明，腹中饑餓，便坐在地上，解看乾糧，是一方牛肉。用刀切開，喫了一飽，往前再走。雖逢幾處險惡所在，卻無一個苗兵攔阻。又走一程，道路漸漸平坦。望見人家房屋，知是中土地界了。斯時沿邊的人民，正慮苗兵殺來，驚惶無定。一見公子模樣，知是苗洞中逃出來的，爭來相問。公子備訴情由，曉得是一位官府，連忙備飯相留。公子問：『此處到省城，尙有多少遠？』有的道：『從小

路抄去，要近百里。待我們備了牲口，送去便了！』又行一日，看看到了省城。留守官員，知巡撫陣亡，大軍不返，盡點百姓上城守護。城門緊閉不開。見公子逃歸，便即放入。公子對衆官大哭，自言喪師辱國，死有餘辜。有的道：『將軍莫哀，今日孤城，還仗協力同守。』公子到巡撫衙中，安慰他家眷屬一番，依舊上城把守。因公子威名素著，今得逃歸，各官倚爲長城，人心恃以少安。又幸苗兵只在沿邊殺掠，不敢深入。故省城得全。公子想起，前日無意中救了一人，今日亦在無意中得此人之力，脫此大難，豈非奇事。但未知喪師之罪，朝廷作何處分，終日擔着憂懷。不上半月，忽報新巡撫走馬到任。公子隨衆出接；投過手本，即傳進見。公子同了衆官，庭參已畢。巡撫便問：『那個是曾英？』公子稟道：『卑職是曾英。』巡撫道：『你曉得朝廷有旨麼？』公子聽見有旨，便雙膝跪下。巡撫道：『旨意道來，王巡撫死於王事，贈爵賜謚；你們敗逃軍將，失於救護，拿解來京，發三法司勘問定罪。』又向公子道：『我亦知你是一員能將，但聖旨嚴緊，誰敢保留。』隨即除去冠帶，上

了刑具，差官解進京去。有同寅相好的，各湊盤費相送，叮囑解官，小心看視。公子將隨身人役，盡行打發，單留四個家人，跟隨進京。曉行夜宿，一路無話，到了京都，收入刑部牢中，三法司會審。獄中提出公子，當堂勘問，自書供狀。公子囚首階下，將致敗緣由，及身在後隊，不及救護，以致被執，乘間脫逃等情，一一寫出呈上。三法司道：『你是前鋒，失護主將，被執脫逃，這罪已極大了。』吩咐監候，請旨定奪。要曉得明朝法律，最重失機。凡失機者，無不立決。況公子孤身無援，焉得不問成大罪。此時立在天牢，唯有引頸待刃，四個家人，亦料主人不日就戮，大家哭泣不已。忽一日，獄官笑嘻嘻走來道：『曾老爺，你可幸無事了。兵部侍郎陳大人出了一本，說你人才有用，可圖後效。聖上准了，有旨免死。發往軍前效力贖罪。』公子道：『垂死之人，那得邀此天恩？』正在半信不信，只見刑部傳票到來，着即出禁。此時公子喜出望外，正如鬼門關上，推轉來的一般。遂別了獄官，走出天牢，另尋寓所安歇。家人們亦快活不了。公子但想陳侍郎，素未相識，何以出來救我。遂具

稟帖，跪門相謝。侍郎傳見。公子走近堂下，望見侍郎，忙向階前叩謝救命之恩。侍郎道：『請起相見。老夫爲國用賢，並非施恩足下。施恩足下者，是新科翰林金良，你去謝他纔是。』公子唯唯辭出。又想：『金翰林亦未識面，爲何救我？』心上茫然不解。卽備名帖，竟往金翰林家來。翰林一見名帖，立卽請會。兩下見禮，分賓坐定。公子啟口道：『方纔去謝陳大人，他說曾英性命全虧老先生救拔。故來相謝，』說罷，便欲跪下。翰林以手相扶道：『兄的性命，另有人救的，弟不敢受謝；也不是這個人救的，卻正是吾兄自己救的。』公子聽了，益發茫然，打一恭道：『求老先生明示。』金翰林道：『少頃便知。』留入書房，設酒相待。酒至數杯，翰林問起出兵始末，公子一一細說。翰林道：『這是天心愛才，朝廷洪福，不忍埋沒英雄，故到處逢凶化吉。』兩下正說得高興，家童報道：『夫人出來。』只見一簇女人，擁出一位錦粧花簇的夫人來。公子正欲起避，那夫人卽雙膝跪下道：『恩人請上，待妾拜謝。』公子迴避不及，只得也跪下去。翰林雙手來扶。公子伏地不起，等待夫人拜

完,轉身進內纔立起身來。便問翰林道:『這位夫人,是老先生何等宅眷?前來行此大禮?』翰林道:『兄難道不認得了麽?此卽尼菴被難之陸氏女兒也。賴兄保全,又救他父親出獄,一家戴德。弟昔未第時,流寓寧陵,因前妻亡過,娶他爲室。日夜向弟稱誦大德。弟慕兄義氣久矣。今聞陷罪在獄,賤荆寢食不安。弟係新進書生,朝廷大事,不敢開口。只得轉懇敝老師,出本保奏。幸邀聖恩赦免。此皆吾兄盛德所致。今日賤荆自宜當面拜謝。若非吾兄仗義於昔,安得獲報於今。弟故說該謝自己。』說罷拍手大笑。公子纔得明白,連稱惶愧不已。翰林又對公子道:『弟與兄,雖係初次相逢;卻是神交已久。願爲異姓兄弟,未知兄肯俯允否?』公子道:『旣承不棄,敢不如命。』便設香案,向天同拜。及敍年齒,翰林長公子三歲,爲兄,公子爲弟。夫人在內聞之,亦喜。公子道:『旣爲兄弟,便如骨肉。願請嫂嫂拜見。』翰林邀入內堂,與夫人序叔嫂之禮。公子又謝救拔之恩。翰林道:『彼此施恩,扯直罷了。』三人皆笑,重至書房。兩人開懷暢飲,直至更闌方散。隔了數日,兵部劉

付兵牌下來，令往貴州效力。公子不敢久留，翰林夫婦，又相厚贈，把酒送行，洒淚而別。公子到了貴州，貴州效力幾年，奉旨復職。直到三十歲上，始娶夫人。果如前說。其後剿除苗寇，屢立大功，陞至都督同知之職。衣錦歸里，生二子，崇禎朝俱成進士。看此書者，卽不能如公子天生豪傑，亦學他做些仗義濟人的事，日後定必獲報。所謂近在於身遠子孫也。

## 李姬傳㈠

侯方域㈡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

㈠李香君與侯方域同爲孔尚任名劇桃花扇中之主人翁，在那裏，這兩個人是被寫得不朽了。

㈡侯方域，商丘人，字朝宗，性豪邁，工文章。明末，與方以智，陳貞慧及冒襄，並稱四公子，以清議氣節自任。入清，中順治副榜。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卒年三十七。

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顧，期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 柳敬亭傳㈠

吳偉業㈡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册，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醵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

㈠柳敬亭在桃花扇傳奇中被孔尚任寫得成爲不朽的人物之一，本篇把他也寫得很活潑。

㈡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入淸，官祭酒。有梅村家藏集。

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洒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己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敖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强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

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慴失次，生拜訖，索酒，詼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孰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

貤封不能得其姓，淚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郄，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榰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己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

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屝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强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 姍姍傳(一)

黃　永(二)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勑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卽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

(一)本篇見虞初新志卷十四，事實無奇，而敍寫殊動人。

(二)黃永字雲孫。本篇之末言：同里墨莊書史爲之作傳，而虞初近志又署名爲黃永，豈墨莊書史卽永之托名乎？

人合掌南海大士。既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為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為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俟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為黃夫人六袠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妝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姍姍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為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

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其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珊珊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姻者，或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遘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本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凄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益劇。醫來，猶强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

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妾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因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睠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既內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人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觸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

云：『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逅，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 小青傳㈠

無名氏㈡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豔，

㈠本篇情詞，悲惻動人。或以爲小青本無其人，乃某文士拆『情』字爲之名者。然至今，小青已成爲一個不朽的不幸的婦人了。在西湖佳話中，墨浪子曾演述這個故事，吳炳之有名傳奇療妬羹，亦寫此事。

㈡本文作者，未知爲何人。

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啈憨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誡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謔躍，倏東倏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常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瞯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誤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既嫺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剎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黨將

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歎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旋亦從宦遠方，姬益寥闃，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牀頭，歎曰：『我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鴆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盞許。益明妝冶服，擁襆欹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寃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照寫，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鐺，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

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卽取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潸潸下，一慟而絕。時萬曆壬子歲也。年才十八耳，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啟視之，敍致惋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顚顚筆落窗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煙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絕

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蔕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驎驎，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鬬羽翰。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另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啟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

瞻睇慈雲，分煥噓寒，如依膝下。爢身百體，未足云酧。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鬟，偷近郎側，將無似娣。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猖語哮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菩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卽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謖謖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嗇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縭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

車南返，駐節維陽，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媼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髣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 梅嶼恨蹟㈠

墨浪子㈡

西湖，行樂地也。花索笑，鳥尋歡，春去秋來，皆供人之怡悅，何嘗有恨。孰知人事不齊，當賞心樂意之場，偏有傷心失意之人，如小青者，因而指出爲西湖另開一淒涼景界。小青本姓馮，名玄玄。因從同姓馮子虛，故諱言姓，托以小青著，乃廣陵人也。雖賦命不辰，而夙根潁異。在十歲時而眼際眉端，早有慧色，觸人之愛。忽有一老尼，自芙蓉城來，到揚州，偶見小青，遂驚訝道：『誰家生有是兒！聰慧自不必言，但惜其世福薄耳。可千古而不可一時。若肯乞與老尼爲弟子，尚可三十年活。』家人以爲妖妄，嗤老尼道：『若僅活三十年，雖佛亦不去做他，何況一尼！』

㈠本篇爲西湖佳話第十四卷。將本篇與上面的小青傳並讀，頗可見短文如何衍述爲長文之迹。

㈡墨浪子，不知其姓名，清初人，作西湖佳話，刊於康熙中。

老尼正色道：『既不相信，萬萬不可令識字讀書。』家人笑道：『世間讀書識字的，難道都是短命鬼麼？』老尼見話不投機，飄然而去。其母廣陵閨閫，競尚斯文技藝。小青之母，原係一女塾師，每且往教諸淑。而小青自幼隨行，因得徧交諸名媛。每聚會時，或茗戰而評品色香，或手談而指點高妙，衆論紛然，而小青交酬應答，皆出人意表。人人惟恐失小青。在小青素嫻儀則，能解詩文，絕不以才自矜，蓋其天性有然也。年方十六，歸馮生，馮生乃西湖之富豪公子也。性貪佳麗，而束於妒婦，不能少生錦屏之色。後再三哀懇，方有許可之意。又不許就近取討，恐近地者係馮生素所狎昵。令其維揚遠置，往返限以半月。如過期，則不容入門。其意以匆匆選擇，未必便有，卽有，亦未必佳，不料馮生至維揚，適聞小青之名，再一見而神往矣。遂不惜厚聘以娶。其母亦利其厚聘，而卽以女歸馮生。小青聞之，潸然淚下道：『以素昧平生之人，一旦而從之於千里之外，母子生離，誠薄命也！』馮生懼違半月之限，立刻掛帆。舟中情景，誠如范大夫之泛湖，欣然而歸。及至家，在馮

生以爲曾請命過，則非私娶，竟與小青雙雙入室。那妒婦初意，以維陽女子多被官長娶去，雖有，無非尋常姬妾耳。及見了小青之面，雖低眉下氣，不敢稍露風流，而一段嫣然之態，愈隱愈彰。馮婦之妒心，遂已百結不磨矣。小青至此，無可奈何，惟曲意下之。妒婦見其卑下，愈疑其有深心。時刻自隨，不令丈夫私一笑語。小青所帶脂粉，盡皆撤去，書卷盡皆燒燬，拘禁內房，不通半線。真所謂一個是畫兒中的愛寵，一個是影兒裏的情郎。就要做一年一會的牽牛織女，也是不能的了。馮生自思無奈，只得挽姑娘楊夫人與小六娘來勸解一番，或能令妻子回心，也未可知。遂往楊夫人處，苦訴道：『妻子初容我娶，及至小青進門，便生許多風波，一罵就是三朝四夜，一打便到萬紫千紅，甚覺難堪。明日元宵佳節，請姑娘過舍，借觀燈之意，苦勸一番。』楊夫人允其請。到了十五，果同小六娘來馮家看燈。妒婦接着，敍不得幾句寒溫，便把丈夫娶妾，小青作妖，一五一十，說個不了。楊夫人道：『我也略知一二。你且叫他出來，與我一會，果然妖媚否？』小青出來，見了禮。楊

夫人定睛一看，便道：『好個女子，眉清目秀，溫雅不羣，非騷人韻士之偶，卽玉堂金馬之匹，卻不是我姪兒的對頭。今旣屈他在此，還須姪媳涵養方好。』說話未終，只聽見外面笙歌喧鬧，小使稟道：『鬧花燈的過了，請夫人小姐上樓觀燈。』馮婦與小青陪夫人小姐上樓請坐。小六娘道：『青娘，諒你揚州燈看厭了，可要看看杭州燈兒，換換眼睛！』小青道：『燈雖好，但恨妾不是賞燈人。』楊夫人道：『你不須憂慮，我是有一安頓你的所在。』遂辭別馮婦而歸。隨卽楊夫人着人約馮婦天竺進香。馮婦恐留小青在家，斷有不測之事，便叫小青同往瞻禮大士畢。馮婦道：『西方佛無量之多，而世人獨專意拜禮大士，卻是爲何，汝知其意乎？』小青低聲道：『此無難知，不過望其慈悲耳。』馮婦知其諷己，因冷笑道：『我今當慈悲汝何如？』楊夫人接口道：『二娘旣有此心，你家孤山梅嶼，何不送青娘在那裏住住，也省得在面前淘氣。』馮婦道：『夫人見教極是，且看他的緣法。』旣歸，馮生候於室。小青見之欲避。馮婦道：『此我屋非汝避地。此我室，又非汝見

地。避見俱不可，看汝情性冷淡，命必孤獨，何須爲我僕僕耶！孤山梅嶼是我家別業。山水幽雅，甚與汝相宜。無論避郎隱秀，卽有時見郎。或亦不礙我之眼。但我有約法三章，汝須遵守。非我命而郎至，不許接見，非我命而郎有手札至，不許開看。汝有書札，必呈我看，不許私遞與人。若有一差池，決不輕恕。』小青聞言，唯唯奉命。自放他住在梅嶼內。小青見了山明水秀，園中花木芬芳，池閣遊魚戲水，枝頭好鳥喧鳴，勝似在家，忽聞猜吠。但小青每自念：『我之來，實是彼之聘，罪不可突加。今置我於此閒地，又明戒我不許一毫舉動，必然廣布腹心，暗藏耳目。略有風吹草動，定借莫須有之事，以魚肉我，則彼有詞矣。我焉可不愼！』遂深自歛戢，雖有佳山水，亦不敢推窗縱觀。馮婦無可奈何，只得借遊湖爲名，請了楊夫人，小六娘到船，撐到孤山喚小青上船。放至蘇堤，見驅馳挾彈遊冶少年，三三五五，同舟諸女侍，或指點，或詼諧，無不暢觀，而小青則澄目凝坐，若不知有繁華者。馮婦見之無說。惟楊夫人知其心事，便叫女兒與之對奕，欲與細談。苦於馮婦在坐。因借

景以巨觴觴馮婦。瞯其已醉，乃徐語小青道：『舟有樓，可同我一看。』遂登樓稍稍遠眺一番，即撫小青之背道：『好光景，可惜容花貌月，無徒自苦。唐之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君評走馬，而汝錦堂中人，乃作蒲團空觀想，豈不辜負天之生才耶？』小青道：『蒲團雖不願，然賈平章劍鋒殊可畏也。』楊夫人笑道：『汝誤矣。賈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左右再顧，寂無一人。楊夫人復從容諷諭道：『以汝之才與汝之貌，舉世無雙，豈肯甘心而墮羅剎國中！我雖非古女俠，力尚可脫汝於火坑。請細思之。倘不以章臺柳爲多事，則湖上豈少韓君乎？況彼視汝去，不啻拔眼中一釘耳，何傷乎！今縱能容汝，汝亦不過向黨將軍帳下作一羔酒侍兒止矣。才技風流，寧不可惜！』小青謝道：『夫人愛我，不啻父母，可謂至矣。但妾自思，金屋之貯，金屋之命貯之也。幼時曾遇一老尼云：妾薄福相，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妾後得一夢，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水中花，豈能久乎？大都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倘謝去孤單，又逢冷落，豈不徒

供羣口描畫乎?』楊夫人聞言,沉吟半晌,忽歎道:『汝言亦是。我不敢勉强。但以汝之人,處此之地,當此之時,不得不爲汝痛惜。雖然,好自愛!彼之好言,或好飲食及汝,更可憂可慮。須留意一二。我不能時時看你,旦暮所需,不妨告我。再若要消愁解悶的書,也在我那裏取看。』遂相顧而泣下沾衣。又恐侍婢窺聽,復拭淚還坐而別,小青回到梅嶼,感楊夫人慰安憐惜的情義,可謂不幸中之幸,又借得許多書籍,在此聊以解愁,便將牡丹亭閑看。雖是舊時閱過的,止晰大凡。今夜雨滴空階,愁心欲碎,便勉就枕函,終難合眼,不免二三詠玩一番,因題一絕云:

冷雨幽窗不可聽, 挑燈閒看牡丹亭。
人間亦有癡於我, 不獨傷心是小青。

自是小青幽憤悲怨,無可訴說。多托之於詩詞。一日,有感。作天仙子詞一首云:

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

另另清涼界。 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

每有吟詠，多寄楊夫人。而楊夫人同調，尙有賞識者。後楊夫人從宦外遊，遂無一人可語。閒作小畫，或畫一扇，皆是珍祕，不令人見。每到夕陽落照時，空烟薄靄，臨池自照，啾啾與影語，雖不泣亦神傷。因無聊賴，題一絕云：

新妝竟與畫圖爭，　知在昭陽第幾名，
影瘦自憐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從此鬱鬱成病，歲餘益深。馮婦聞知，喜不自勝。因命小使繼道婢以藥至。小青佯爲稱謝，俟婢出，遂擲藥牀頭。笑曰：『我固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汝一杯水所能斷送乎！』然病益不支，知不能起，因修書一封，與楊夫人，內有云：

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縻身百體，未足云酬。由仙槎北渡，斷梗南樓。

狺語哮聲，日爲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菩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當辱以當爐。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茵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貽，荷絲難散，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謖謖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朝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燃，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又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嗇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豈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他如放船堤下，援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髣生平於想像，見空帷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與言及此，痛也如何！

書成，疾益盛，水粒俱絕，惟日飲梨汁一小盞。然明妝冶服，擁襆欹坐，雖昏暈幾絕，斷不蓬首垢面而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道：『汝可傳語寃孽郎，覓一良畫師來，爲我寫一影。若此時不留個模樣兒，越瘦得不堪，可不必畫矣。少頃，師至，即令寫照。寫畢，覽鏡熟視，嘆道：『僅得吾形，似未盡吾神也。乞師再畫一個。』畫完，進覽道：『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杜麗娘自爲小像，恐爲雲爲雨飛去，蓋爲丰采流動耳。我知其故矣。我之丰采不流動，多因目端手莊，矜持太過，必須再畫一幅，不要拘束了眼睛。我自閑耍，師自臨摹。』遂同老嫗，或扇茶鐺，或檢圖書，或整衣衫，而來調丹碧諸色；指顧語笑。縱其想會。須臾圖成，果極風雅之致。始笑道：『如今都是了。』師去後，取供榻前，焚以名香，設以梨酒，親奠道：『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潸潸如雨下，一痛幾絕。幸老嫗救醒。遂將書一緘，托老嫗覓便寄上楊夫人。再指春容道：『此圖千萬爲我藏好。我有花鈿數事，贈你女孩兒罷。』言訖而終，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如玉，命薄如雲，瑤蕊優雲，人間一瞬。欲

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馮生踉蹌而來，見小青容光藻逸，衣態鮮姸，如生前無病的一般，但少言笑耳。不禁哀號頓足，吐血升餘。徐檢得詩一卷，遺像一幅。讀到寄楊夫人詩云：

百結迴腸寫淚痕，　重來惟有舊朱門。
夕陽一片桃花影，　知是亭亭倩女魂。

馮生不覺狂叫道。『吾負汝矣！我負汝矣！』妒婦聞知，恚甚，立取第一圖焚之。又向馮生索詩卷焚之。悲夫廣陵散從茲絕矣！猶幸第二圖其姻婭搆去，稍有一二著作，則臨卒時贈老嫗女花鈿紙上得之。有小青手蹟，字亦漫滅，細觀之，得九絕句，一古詩，二詩餘。詩餘，即寄楊夫人之作。又有馮生酒友劉無夢過梅嶼，於小青臥處窗縫中，拾殘紙少許，得南鄉子詞三句云：『數盡厭厭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雖李易安集中無此佳句。有意憐才者，多以小青鬱鬱而死爲恨。予則不然。使馮生不畏妒婦，而馮婦不妒小青，不過於衆姬妾間，叨恩竊愛，受

尋常福庇。縱有美名，頃刻銷鎔。安能千百年後，令文人才士，過孤山例業，吊暮山之夕陽青紫，擬小青之風流倘在。嗟乎，此天不成就小青於一時者，正成就小青於千古也，何恨之有。

# 西泠韻蹟㊀

墨浪子

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云：『出其闉都，有女如荼。』由此觀之，則青樓狹邪，其來久矣。然如雲如荼，不過形容其脂粉之妍，與夫綺羅之豔已耳。未有稱其色占香奩，才高彤管，可垂千古之名者也。故衾裯色美，僅供片時之樂，而車馬依稀，則早已入高人之室矣。此其常也，孰之有其常。而選山水之靈，則又未嘗無其變，如南齊時，錢塘之蘇小小者也。蘇小小本生於妓家，父不知何人，而母死，門戶冷落，風月中之滋味，已不識爲何如。卻喜得家住於西泠橋，每日受西湖山水之滋味，早生得性慧心靈，姿容如畫，遠望如生花白上，近對如帶笑芙蓉。到了十二三歲上，髮漸漸齊面，烏雲半挽，眉看是畫，而翠黛雙分，人見了不覺驚驚

㊀本篇爲西湖佳話第六卷。

喜喜，以爲從來所未有。到了十四五時，不獨色貌絕倫，更有一種妙處。又不曾從師受學，誰知天性聰明，信口吐辭，皆成佳句。此時的西湖，雖秀美天生，還未經人力點綴，而道路遙遠，遊覽未免多勞。自西泠而東，至孤山望斷橋止矣。欲泛湖心，必須畫舫。自西泠而西，一帶松杉，逶逶迤迤，轉至南山。沿湖不啻一二十里，步履殊勞。蘇小小此時年雖幼小，卻識見不凡。因自想道：『男子往來，可以乘騎，我一個少年女兒，卻蹙金蓮於何處。』遂叫人去製造一駕小小的香車來乘坐，四圍有幔幕垂垂，命名爲油壁車。這油壁車怎生形狀？有臨江仙詞一首爲證：

氈裹綠雲四壁，幔垂白月當門，雕蘭鑿桂以爲輪。舟行非槳力，馬走沒蹄痕。 望影花嬌柳媚，聞聲玉軟香溫，不須窺見已消魂。朝朝松下路，夜夜水邊村。

自有此車，叫一人推着，傍山沿湖去遊戲，自由自在，全不畏人。有人看見，盡以爲異，紛紛議論道：『此女若說是大人家的閨秀，豈無僕從相隨，怎肯教他出

頭露面，獨座車中，恁人飽看。若說是小人家兒女，畢竟有些羞縮處，那裏有此神仙這般的模樣。大家疑疑惑惑，只管跟着車兒猜度。蘇小小見了這些光景，也不回他長短，但信口朗吟道：

燕引鶯招柳夾途，　章臺直接到西湖。
春花秋月如相訪，　家住西泠妾姓蘇。

衆也聽了，也還有不知其詳。但一時轟傳開去，已有細心看破他的行徑，便慕者慕，想者想，而不知涎垂幾許矣。但見他非尙鶯雛，時還燕乳，不敢使作蜂蝶之猖狂。然早有豪華公子，科甲鄉紳，或欲謀爲歌姬，或欲取爲侍妾，情願出千金，不惜紛紛來說。蘇小小盡皆辭去。有一賈姨娘來勸他道：『姑娘不要錯了主意。一個妓家女子，嫁到富貴人家去，雖說做姬做妾，也還強似在門戶中，朝迎夕送，勉強爲歡。況以姑娘的才貌，怕不貯之金屋。』蘇小小道：『姨娘之意，愛惜甥女，可謂至矣。但甥女卻有一僻處，最愛的是西湖山水。若一入樊籠，止可坐井觀天，

不能遨遊於兩峯三竺矣。況且富貴貧賤，皆繫於命。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便決不生於娼妓之家。今既生於娼妓之家，則非金屋之命可知矣。倘入侯門，河東獅子，雖不逞威，三五小星，也須生妬。況豪華非耐久之物，富貴無一定之情。入身易，出頭難。到不如移金谷之名花，置之日中之市，嗅於鼻誰不憐香，觸之目誰不愛色。千金一笑，花柳定自來爭，十斛片時，風月何曾肯讓。況香奩標美，有如釣餌甜甜，彤管飛聲，不啻溪桃片片。朝雙雙，暮對對，野鴛鴦不殊雎鳥。春紅紅，秋紫紫，假連理何異桃夭。設誓憐新，何礙有如皎日，忘新棄舊，不妨視作浮雲。今日歡，明日歇，無非露水，暫時有，霎時空，所謂烟花。情之所鍾，人盡可夫，笑私奔之多事，意之所眷，不妨容悅，喜坐懷之無傷。雖倚門獻笑，爲名教所非譏，而惜旅憐鰥，亦聖王所不廢。青樓紅粉，既有此狹邪之生涯，綠鬢朱顏，便不可無溫柔之奇貨。由此想來，以甥女之才，一筆一墨，定當開楚館之玉堂，以甥女之貌，一笑一顰，誓必秣塡樓之金屋。納幣納財，不絕於室，秣駒秣馬，終日塡門。弄豔冶之心，遂風流之願。若

能在妓館中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佳人，豈不勝似在侯門內，抱憨癡之衾，擁迷瞞之被，做一個隨行逐隊之姬妾。甥女之志向若此，不識姨娘以爲何如？』賈姨聽說，不覺笑將起來道：『別人以青樓爲業地，原來姑娘到看得人情世故這等透徹，反以青樓爲淨土。既是主意定了，不消再說。待老身那裏去尋一個有才有貌的郎君，來與姑娘破瓜就是了。』蘇小小聽了，也只付之一笑。正是：

十分顏色十分才，　豈肯風沉豈雨埋。
自是桃花生命裏，　故教紅杏出牆來。

一日蘇小小乘着那油壁香車，沿着湖堤一帶，觀玩那些山光水影，以遣悶情。不期遇着一個少年郎君，騎着一匹青驄馬，金鞍玉鐙，從斷橋灣裏出來。忽然看見了蘇小小坐在香車中，瓊姿玉貌，就如仙子一般，暗暗吃了一驚，想來：難道塵世間能生出這等風流標緻的女子來？因勒住馬，或左或右的再三瞻視。原來蘇小小看見那郎君少年俊雅，也自動心，便不避忌，任他顧盼。馬在車左，蘇小小

也便左顧，馬在車右，蘇小小也便右顧。但彼此不便交言。蘇小小只得口吟四句道？

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泠松柏下。

蘇小小吟罷，竟叫人驅車而去。那少年郎君聽了，又驚又喜，早已魄散魂消。你道這少年是誰？他姓阮名郁，表字文生，是阮道之子，奉父命到浙東公幹。聞西湖之美，故乘馬來遊。不期恰遇着蘇小小的香車。四目相視，未免留情。臨去，又朗吟出結同心之句。那慾火生烟，那裏還按納得住。但不知是何等人家。再三訪問，方有人對他說道：『此妓家蘇小小也。年纔十五，大有聲名。在城的貴公子，誰不想他慕他。但他出處風流，性情執拘，一時恐未許人攀折。』阮郁聽了，暗想道：『既係妓家，便不妨往而求見。縱不能攀折，對此名花，留連半晌，亦人生之樂事也。』

到了次日，將珠玉錦繡，備了百金之禮，叫人捧着；自仍騎了青驄馬，繞着西北湖堤，望着松柏鬱葱處，直至西泠橋畔，下了馬，步到門前。見花遮柳護，甚是清幽。又

恐唐突美人，不敢輕易扣門，只在門前低徊。恰好賈姨從裏面開門走出來，看見了，因問道：『官人何事到此？莫非不識桃源，要問路麼？』阮郁見賈姨問他，便忙上前深深一揖，笑說道：『若不識桃源，爲何到此。』賈姨答禮道：『既識桃源，卻是尋誰？』阮郁道：『昨偶在湖堤僥天之幸遇見一美人，蒙垂青不棄臨行贈詩一首，指出西泠之路，故癡魂戀戀，特備一芹，妄想拜求一見。』賈姨道：『官人既要見舍甥女爲何不叩門而閒立於此？』阮郁道：『這等說是美人姨母了。』又作一揖道：『不是晚輩不叩門，因初到於此，無人先致殷勤，倘遂突然剝啄，只道少年狂妄，豈不觸令甥女之怒，故而鵠立以候機緣。今幸遇姨母，萬望轉達，定當圖報。』賈姨道：『轉達容易，但舍甥女還是閨女，豈蔑尙爾含葩，未必肯容人採。官人莫要錯費了心情。』阮郁道：『但求一見，爲榮多矣，誰敢妄想巫山之夢。姨母請但放心。』賈姨笑道：『好一個憐香惜玉的情種。待我去通知。』說罷，卽回身入去。去不多時，出來道：『舍甥女聞得騎靑驄馬的官人來訪，就叫老身請官

人裏面坐。但舍甥女睡尚未起，不能倒曳金蓮，望勿見罪。』阮郁道：『蒙許登堂，則仙姿有望。便花磚栁轉，誰敢嫌遲。求姨母再報繡衾，不妨壓而睡足。』說罷，方纔穿斜竹徑曲遶松廊轉入一層堂內。那堂雖非雕畫，卻緊對湖山，十分幽爽。賈姨送阮郁到堂安坐了，他便去了。阮郁坐在堂上，明知窗外湖山秀美，他卻竟如未曾看見的，一心則想在美人身上。忽想道：『美人此時，定然起身梳洗了。』又半晌，忽想道：『美人此時，定然妝罷簪花了。』正想不了，忽見兩個侍兒，一個攜着茶壺，一個捧着菓盒，擺在臨湖的一張長條桌上，請阮郁吃茶。侍兒道：『姑娘此時妝束將完，我們去請來相會。』阮郁道：『難爲你二位了。可對姑娘說，慢慢不妨。我自品茶相來。』只覺那茶一口口但有美人的色香在內，吃下去甚是心悅神怡。又坐了一個時辰，方看見前邊的那個侍兒，又捧出茶來道：『小姑娘出來了。』阮郁聽見出來，忙起身側立以待，早一陣香風，蘇小小從繡簾中嬝嬝婷婷走出，但見：

碎剪名花爲貌，細揉嫩柳成腰，紅香白豔別生嬌，恰又鶯雛燕小。　雲鬟烏
連雲髻，眉尖青到眉梢，慢言恣態美難描，便是影兒亦好。

阮郁見蘇小小今日妝束比昨日湖堤相遇的模樣，更自不同，早喜得神魂無主。候蘇小小走下堂來，忙叫人將禮物擺在堂上，方躬身施禮道：『昨幸有緣，無心中得遇姑娘仙駕，又蒙垂青高吟同心之句。歸時喜而不寐。故今日敢不避唐突之嫌，聊備寸絲爲敬，欲拜識仙姿，以爲終身之奇遇。還恐明河在望，不易相親，又何幸一入桃源，即蒙邀迎，如故，真阮郁之大幸也。姑娘請上，容阮郁拜見。』蘇小小見他謙謙有禮，又幣帛交陳，十分屬意。因笑說道：『賤妾青樓弱女也，何足重輕。乃蒙郎君一見鍾情，故賤妾有感於心，而微吟示意，又何幸郎君不棄，果殷殷過訪。過訪已是叨榮，奈何復金玉輝煌，鄭重如此，可謂視葑菲如瓊枝矣，敢不趨迎。但恨妝鏡少疎，出遲爲罪，郎君請上，容小小一拜。』二人交拜畢，方東西就坐，茶罷，蘇小小道：『男女悅慕，從來不免，何況我輩。但悵春未及時，花還有待，

徒辱郎君之青目，卻將奈何。』阮郁道：『姑娘怎麼如此說！天姿國色，以一見爲榮幸，今既蒙不拒，又辱款接，如斯，則榮幸已出於望外。玉尙璞含，珠猶內蘊，誰敢不知進退，更作偷竊之想耶？姑娘但請放心。小子領一茶，卽告退矣。』蘇小小聽了。大喜道：『郎君若如此相諒，便晨夕相對無傷也。何必去之太促。』阮郁道：『姑娘不見督責，小子敢大膽再留連半晌，得飽餐秀色而歸，使魂夢少安，便感恩非淺。』蘇小小道：『妾留郎君者，蓋蒙郎君垂顧，欲以一樽少伸地主之誼耳。若云餐秀，賤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聞言未免增愧。』阮郁道：『白玉不自知潔，幽蘭不自知香，惟弟之餓心饞眼，一望而明。若再坐久，只恐姑娘黛色容光，皆被我竊去矣。』蘇小小微笑道：『妾不自知，而郎君知之，可謂妾真知己矣。且請到松杉軒傍妾臥樓之前，鏡閣之上，望望湖光山色，聊盡款曲何如？』阮郁道：『本不當入室取擾。既姑娘有此盛意，我阮郁留一刻也享一刻之福，何敢復以套辭。但些須薄物，望笑而揮入，無令陳此遺羞。』蘇小小道：『半蒙垂顧，怎好便受厚

禮。若苦辭，又恐自外，卻將奈何？』阮郁道。『寸絲半幣，大辱章臺。若再宣言，則愧死矣。』蘇小小道：『郎君既留隋趙，爲妾作聲價，妾敢不拜嘉，以明用愛。』遂命侍婢收人，卽邀阮郁到鏡閣上去坐。阮郁到了閣上，只見造得十分幽雅，正當湖面開一大圓窗，將冰紗糊好，就如一輪明月，中帖一對聯道：

閉閣藏新月，　開窗放野雲。

窗外簷端，懸一扁，題鏡閣二字。閣下桃花楊柳，丹桂芙蓉，四圍點綴得花花簇簇。在窗內流覽湖中景色，明明白白，無所不收。若湖上遊人畫舫過到鏡閣之前，要向內一望，卻簷幙沉沉，隱約不能窺瞰。故遊人到此，往往留有餘不盡之想。閣中琴棋書畫，無所不具。阮郁見了，更覺神飛。因讚道：『西湖已稱名勝，不意姑娘此閣，又西湖之仙宮也。弟何幸得蒙引入，真僥倖也。』蘇小小道：『草草一椽，絕無雕飾，不過借山水爲色澤耳。郎君直謂之仙，亦有說乎？』阮郁道：『弟之意中，實見如此。若主何說，則無辭以對。』蘇小小因笑道：『對亦何難。無非過於愛

妾，故并此閣亦蒙青盼耳。』阮郁聽了，亦笑道：『弟之心，弟不自知，姑娘乃代爲拈出，姑娘之慧心，真在千秋之上矣。』二人方問答合機，只見侍兒捧出酒餚來，擺在臨湖窗前，請二人對飲。蘇小小道：『不腆之酌，不敢獻酧以增主愧。望郎鑒而開懷。』阮郁來意自以得見爲幸，今見留入祕室，又芳樽相款，怎不快心。纔飲得數杯，早情興勃勃，偷看小小幾眼，又四圍流覽一番。忽見壁邊貼着一首題鏡閣的詩，寫得甚是端楷，大有風韻，因念道：

湖山曲裏家家好，　鏡閣風情別一窩。
朝朝消受白雲磨。　夜夜常留明月照，
水痕不動秋容淨，　花影邪垂春色拖。
但怪眉梢兼眼角，　臨之不媚愧如何。

阮郁讀完，更加驚喜道：『原來姑娘佳作，愈出愈奇。然令人垂涎不已者，正妙在眉梢眼角，何以反言不媚，得無謙之太過乎。請奉一巵，』因而斟上。蘇小小笑道：『賤妾謙之太過，既受郎君之罰，郎君譽之太過，獨不該奉敬乎，』因而也斟

上一巵。二人正拖拖逗逗，歡然而飲，忽賈姨走來笑說道：『好呀，你二人，竟不用媒了。』阮都笑道：『男女同飲，雖近私，然尙是賓主往來。若紅絲有幸，還當借重於斧柯，焉敢無禮而輕於犯悅以獲愆尤。』說罷，大家都歡然而笑。蘇小小因請賈姨娘入座，又飲了半晌，大家微有醉意。阮都便乘醉說道：『姨母方纔爭說，竟不用媒，卻像以媒自居，但不知姨母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賈姨道：『官人不消過慮，縱然不利，天下斷無個破親媒人。官人若不信，可滿飲一觴，待老身面試，試與官人看。』因篩了一大杯，送之阮都面前。阮都笑領了道：『姨母既有此高情，莫說一觴，便醉殺了亦所甘心。但斧柯前，一敬未伸，如何敢勞面試。』賈姨笑道：『先試而後伸敬，亦未爲晚。』阮都道：『旣是如此，相信且領乾所賜，看是如何。』遂拿起酒來，一飲而盡。賈姨見了，甚是喜歡，因對蘇小小笑說道：『賢甥女，你是個聰慧的人，有心作事，有眼識人，不是個背前面後，隨人勾挑引誘，便可傾心之人。故我做姨娘的，有話當面直說。大凡男女悅慕，最難稱心。每有稱心，又多

阻隔。今日阮官人青驄白面，賢甥女皓齒蛾眉，感天作合，恰恰相逢。況你貪我愛，契洽如深，若情到不堪，空然回首，可謂錦片姻緣，失之當面矣。今所不敢輕議者，憐惜賢甥女瓜期尚未及耳。然此一事，做姨娘的也替你細細思量過了。你今年已交十五，去二八之期，不過。若待到其時婚好，及時千金來逼，何容再拒。倘不得其人，而雲粗雨暴，交村蠢之歡，又不如早一日軟軟溫溫，玉惜香憐，寧受甘甜之苦矣。』蘇小小聽了，忍不住笑將起來道：『姨娘怎直言至此，想自是個過來人了！』阮郁此時已在半酣之際，又被蘇小小柔情牽攪，已癡過不能自主，恨不得一時卽請了花燭，今聽見賈姨娘爲他商說，又見蘇小小聽了，喜而不怒，似乎有個允從之意，不勝快心。因篩了一大觴，送到賈姨之前道：『姨母面試文章，十分精妙，將我晚生肺腑，已深深掘出。卽當叩謝，一時不便，且借芳樽，當花上獻，望姨母慨飲。』賈姨道：『老身文章，未必做得好，卻喜阮官人批語批得好，自然要中主考之意了。』蘇小小道：『上賓垂顧，當借西泠山水風流，聊勸一觴。姨娘奈何

只此粉脂求售，無乃太俗乎？』賈姨聽了，連點頭道：『是我不是，該罰，該罰！』遂將阮郁送來的酒，一氣飲乾，道：『再有談席外事者，以此爲例。』蘇小小因叫侍兒推開紗窗，請阮郁觀玩湖中風景。阮郁看了，雖也贊賞，卻一心只暗暗的對着小小，時時偷窺，他的風流調笑，引得魂散魄消。已有八分酒意了。尙不捨得辭去。無奈紅日西沉，漸作昏黃之狀。方勉强起身，謝別。蘇小小道：『本當留郎再盡餘歡，但恐北山松柏，迷阻歸鞍，故不敢强爲羈絆。倘情有不忘，不妨再過。』阮郁道：『未得其門，尙思晉謁。旣已登堂，便思入室。何敢分外。明晨定當趨侍。』說罷，再三致意而別。正是：

美色無非自出神，　何曾想着要迷人。
誰知飢眼癡魂魄，　一見何知更有身。

阮郁乃當朝相公之子。只貪絕色，看得銀錢甚輕。到了次日，果備了千金納聘，又是百金酬媒。此時已問明了賈姨的住處，故先到賈家，送上媒資，求他到蘇

家去納聘。你道婦人家見了白晃晃銀子，那有不眉歡眼笑的。略略假推辭兩句，便收了，道：『既承阮官人如此高情，舍甥女之事，都在老身身上，包管錦叢叢，香撲撲，去被窩裏受用便了。』阮郁道：『若能到此，感謝不盡。』說罷，賈姨遂留阮郁坐下，竟教阮家家人捧了聘禮，同送到蘇家，暗暗對蘇小小道：『千金厚聘也，相公之子貴人也，翩翩弱冠少年也。皎皎多情，風流人物也。甥女得此破瓜，方不辱採了從前的聲價，日後的芳名，請自思之，不可錯過。』蘇小小道：『姨娘既諄諄勸勉，料不差遲，甥女無知，敢不從命。』賈姨見他允了，滿心歡喜，遂請聘金替他送入內房，便忙忙走回家報知阮郁。阮郁聞報，喜之不勝，遂同賈姨到蘇家來謝允。小小便治酒相款，阮郁又叫家人去取了百金來，以爲花燭之費。賈姨遂專主其事，忙叫人選擇一個黃道吉日，請了許多親戚鄰嫗，忙了正日，張燈結綵，肆筵設席，笙簫鼓樂，雜奏於庭，好不熱鬧。衆親鄰都在外堂飲酒，惟蘇阮二人，卻在房中對飲，合巹之卮。自外筵散後，二人飲後半酣之際，彼此得意。你看我如花，我

看你似玉，一種美滿之情，有如性命。纔入夜，阮郁卽告止飲，思量枕蓆工夫。蘇小小卻羞羞澀澀，借着留飲，左一杯，右一杯，只是延捱。阮郁見小小延捱情態，又是一種嬌羞，那炎炎慾火，愈加按納不定。無可奈何，只得低聲告求道，『夜已深了，醉已極了，萬望姐姐垂情，容小生到巫山去小息何如？』蘇小小那裏肯聽，竟有個坐以待旦之意。還虧得賈姨走進房來，嗔怪道：『如此芳春良夜，坐傍藍橋，不思量去飲甘露瓊漿，怎還對此麯蘗癡癡強進，豈不令花燭笑人！』因叫侍兒將酒席撤去，立逼着他二人解衣就寢。小小到此際，亦無可奈何，但半推半就，任阮郁擁入羅幃而已。

阮郁與小小這一夜，十分恩愛。到了次日晌午，二人方纔起來梳洗。賈姨早進房來賀喜。阮郁又再三向賈姨謝媒。自此之後，兩人的恩愛，如膠似漆，頃刻不離。每日不是在畫舫中飛觴，流覽那湖心與柳岸的風光，就自乘着油壁香車，阮郎騎着靑驄駿馬，同去觀望南北兩高峰之勝槪。真個得成比目，不羨鴛鴦。已經

三月，正在綢繆之際，不意阮郁的父親在朝有急變之事，遣人立逼他回去。二人那裏捨得，徒哭了數日，無計可留，只好叮嚀後約，匆匆而別。正是：

陌路相逢信有緣，　誰知緣盡促歸鞭，

勸君莫錯怪人事，　扯去牽來都是天。

阮郁既去之後，小小一時情意難忘，便杜門不出，爭奈他的芳名，一向原有人羨慕的。今又受了相公之子，千金爲聘，這一番舉動，愈覺轟動人耳目。早有許多富貴子弟，探知消息了，紛紛到西泠蘇家來求復帳。奈小小一概謝絕，只說到親眷家養病去了。卻又無聊，只得乘了油壁車兒，兩山遊玩，以遣悶懷。有幾個精細少年，見他出遊，知他無病，打聽得阮公子這段姻緣，是賈姨撮合的，便暗暗備禮來求賈姨爲媒。賈姨卻又在行有竅，凡來求他的子弟，必須人物俊雅，可中得小小之意，又要揮灑不吝，有些油水滋培的，方纔應承許可。若有些須不合，便冷冷辭去。但辭去的固多，應承的卻也不少，從此西泠的車馬，朝夕塡門。若說往來

不斷，便當迎送爲勞。卻喜得蘇小小性情語默，比當道的條約還嚴。他若倦時，誰敢强交一語。到他喜處，人方踴躍追陪。睡到日中，啼鳥何曾驚夢，閒行月下，花影始得隨身。從沒人突然調笑，率爾狂呼，以增其不悅。故應酧盃斝，交接儀文，人自勞而他自逸。卻妙在冷淡中偶出一言，忽流一盼，若慰若藉，早已令人魂消。只感其多情，決不嫌其簡慢。故身價日高，交知日廣，而蘇小小但知有風流之樂，而不知有拂逆之苦。以一錢塘妓女，而春花秋月，消受無窮，白面烏紗，交接殆盡，或愛其風流，或憐其嬌小，或慕其多才，或喜其調笑，無不人人讚羨，處處稱揚。他卻性好山水，無從暇日。若偷得一刻清閒，便乘着油壁車兒去尋那山水幽奇，人跡不到之處。他獨縱情憑吊。忽一日，遊到石屋山中，烟霞岩畔，此時正是暮秋天氣，白雲低壓，紅葉滿山，甚覺可愛。小小遂停了車兒，細細賞玩，賞玩不多時，忽見對面冷寺前，有一壯年書生，落落寞寞，在那裏閑踱。忽看見了佳人停車，便有個要上前相問訊的意思。走不上三四步，忽又退立不前。蘇小小見了，知他進退踱跟者，

定為寒素之故因下了車兒，輕蹙金蓮，迎將上去道：『妾乃錢塘蘇小小也。品雖微賤，頗識英雄。先生為何見而卻步？』那書生聽了，不勝驚喜道：『果是蘇芳卿耶？聞名久矣。第恨識而無由。今幸相逢，卽欲仰邀一顧，又恐芳卿日接富貴，看寒儒未必入眼，故進而復退。不期芳卿轉下車就語，可謂識面又勝似聞名多多矣。』蘇小小道：『妾之虛名，不過墮於脂粉，至於梁夫人之慧心，紅拂女之俏眼，惟有自知，絕無人道。及今睹先生之斗儀，必大魁天下，欲借先生之功名，為妾一驗。』那書生道：『我學生既無李藥師之奇才，又無韓良臣之勇敢，蕭然一身，飢寒尙且不能自主，功名二字，卻從何處說起，芳卿莫非失眼。』小小道：『當此南北分疆時，上求賢久矣。功名雖有，卻在帝闕皇都，要人去取。先生居此荒山破宇中，功名豈能自至，還須努力，無負天地生才。』那書生聽見說得透暢，不覺傷心大慟道：『蒼天，蒼天！你旣覆庇羣生，何獨不覆庇到我鮑仁，反不如錢塘一女娘見憐之親切也！』小小道：『先生莫怪妾直言。據妾看來，非天不培，只怕還是先生栽

之不力耳。』鮑生聽了，因跌跌脚道：『芳卿責我，未嘗不是。不知帝闕皇都，動足千里，行李也無半肩，枵腹空囊，縱力追夸父也不能前往。』蘇小小道：『先生若無齊治均平的大本領，我蘇小小風月行藏，便難效力。若是這些客途資斧，不過百金之事，賤妾尙可爲情。』鮑生聽了，又驚喜道：『芳卿何交淺而言深，一至於此！』蘇小小道：『一盼而肝膽盡傾，交原不淺。百金小惠，何爲深？先生不要認錯了。』鮑生道：『漂母一飯能値幾何，而千秋同感，施得其人耳。何況百金。但恐我鮑仁不肖，有負芳卿之知我，卻將奈何。』蘇小小道：『聽先生自道尊名，定是鮑先生了。若不知妓跡爲嫌，敢屈到寒門，聊申一敬。』鮑仁道：『芳卿，仙子也，所居自是仙宮，豈貧士所敢輕造。然既蒙寵招，自當趨承。敢請香車先發，容步後塵。』蘇小小既上車兒，又說道：『相逢陌路，萬勿以陌路而爽言。』鮑仁答道：『知己一言，焉敢自棄。』說罷，便前後而行。不期蘇小小香車纔到，已早有許多貴客與富家子弟，或攜樽在他家坐待，或治席於湖舫，遣人來請的紛紛攘攘。一見他到

了，便你請我邀，喧奪不已。蘇小小俱一概回他道：『我今日自作主人請一貴客，已將到了，沒有工夫，但以上列位相公爺們，明日領教罷。』衆人那裏肯聽，只是請求不去。蘇小小便不理他，竟入內叫人備酒伺備。不一時鮑仁到了。見門前擁擁擠擠的僕隸皆華麗異常，卻自穿着縕袍草履，到了門前，怎好突入。誰知小小早遣了隨車認得的童子在門前等候，一見到了，便提開衆人，直請他到鏡閣中去。小小早迎着說道：『鮑先生來了。山徑崎嶇，煩勞步履，殊覺不安。』鮑仁道：『珠玉之堂，寒儒踞坐，甚不相宜。』小小道：『過眼煙花，焉敢皮相英雄。』鮑仁道：『千秋義俠，誰知反在閨幃。』二人正說不了，侍兒早送上酒來，對飲。飲不多時，外面邀請的，又紛紛催逼。小小雖毫不在意，鮑仁聽了，只覺不安，因辭謝道：『芳卿之情，已領至透骨入髓矣。至於芳卿眷戀，卽通宵達旦，亦不爲長。但恨此時此際，眉低氣短，不能暢此襟懷，徒費芳卿之婉轉，而觸蜂蝶之憎嫌，到不如領惠而行，直截痛快，留此有餘不盡，以待異日何如？』小小道：『妾旣邀鮑先生到

此，本當掃榻，親薦枕衾，又恐怕流入狎邪之私，而非慷慨相贈之初心。况先生堂堂國士，志不在於兒女，既要行，安敢復留。』遂於座後取出兩封白物，送鮑仁道：『百金聊佐行旌，靜聽好消息耳。』鮑仁收了，近前一揖道：『芳卿之情，深於潭水，非片言所能申謝。惟銘之五內而已。』說罷竟行。小小親送至門而別。正是：

遊人五陵去，　寶劍値千金，
分手脫相贈，　平生一片心。

鮑仁既去，且按下不題。卻說蘇小小送了鮑仁，方纔次第來料理衆人。衆人等得不耐煩，背地裏多有怨言。及見小小走到面前，不消三言兩語，只一顰一笑，而滿座又早歡然。故縱情談笑，到處皆著芳香，任性去來，無不傳爲豔異。最可喜是王侯之貴，若憐他嬌，惜他美，便待之不啻上賓，尤妙的是歡好之情，若稍不濃，略不密，便去之有如過密。苦莫苦於人家姬妾，言非不工，貌非不美，淪於下賤，安得自由，怨莫怨於遠別妻孥，望又不來，嫁又不可，獨擁孤衾，淒涼無限，怎得如小小羅綺遍身，滿頭珠翠，膾厭不甘，蠶嫌不暖，無人道其犯分，而不相宜。故小小自

十五而至二十，這四五年楚館秦樓之福，俱已享盡，四方之文人墨士，與夫仕宦名流，無不遍交。此時賈姨奔走殷勤，纏頭浸潤，也成子一個家業了。每每稱羡小小道：『甥女性情高標，爲妓之論，雖一時戲言，做姨娘的，還不以爲然。到了今日，方知甥女有此拏雲捉月之才能，有此遊戲花柳之樂，真青樓之傑出者也。』蘇小小聽了，也只付之一笑。忽一日有上江觀察使孟浪，自恃年少多才，聞得蘇小小之名，只以爲是虛傳，不信紅裙中果有此人，偶因有事西吳，道過錢塘，胸中原有一個蘇小小横在心頭，思量見他一面，便借遊湖之名，叫了大樓船一隻，作公館，備下酒席，邀了賓客，遂着人夫喚蘇小小來佐酒。自恃當道官，妓女聞呼，必然立至。不期差人去時，蘇家一個老嫗回道：『姑娘昨日被由翰苑家再三請去西溪看梅，只怕明日方得回來。你是那位相公家？若要請我姑娘吃酒，可留下帖子，待他回來看了，好來赴席。』差人道：『誰有帖子請他，是孟觀察相公，叫他佐酒。』老嫗道：『我家姑娘，從來不曉得做甚麽酒。既要做酒，何不到酒肆中去叫一個。』

差人因蘇小小不在，沒法了，只得將所說的話一一回覆孟浪。孟浪沉吟半晌，因想道：『他既是個名妓，那有此時還開的道理。果不在家，想是實情。』又分付差人道『既是明日來家明日卻是要准來伺候。』差人領命。到了次日，黑早便去，連蘇家的門還未開。只得且走了回來。及再去時，蘇家老嫗回道：『方纔有信說，是今日要回。只是此時如何得能便到，極早也得午後。』差人午後再去，還說不曾回家。差人只怕誤事，便坐在門前呆等。直等到日落西沉，也不見來，黃昏也不見影，只得等到夜靜更深，方看見兩三對燈籠，七八個管家，簇擁着一駕香車兒，沿湖而來。到了門前下車時，差人忙忙要上前呼喚，只見蘇小小已酣酣大醉，兩三個侍兒，一齊攙扶了進去。衆家人只打聽明白，說：『蘇姑娘已睡下了，方敢各各散去。』差人見他如此大醉，行徑怎可一時囉唣，只得又回去細細的稟知官府。』孟浪道：『果是醉了麽？』差人道：『小人親眼看見的，三個丫頭攙扶他不動，實醉了。』孟浪道：『既是真醉，再恕他一次。若明日再左推右托，便饒他不過。』及

到了第三日，差人再去時，侍兒回道：『宿醉未醒，尙睡着不曾起身，誰敢去驚動他。』差人道：『你快去說聲，這孟浪乃上江觀察使官大着哩，叫了三日，若再不去，他性子又急，只怕還惹出事來。』侍兒笑說道：『有舍子事，無非道是去遲了，不過罰兩盃酒罷休了。』差人聽得不耐煩起來，便走回船中稟道：『小人那娼妓只睡着不肯起來，全不把相公放在心上。』孟浪聽了勃然大怒道：『一個娼妓，怎這等放肆，須拏他來羞辱一場，方快。』又想道：『自去拿他，他認我是客官，定還不怕，必須託府縣立刻拿來，方曉得利害。』卽差人到府縣去說。府縣得知，俱暗暗吃驚道：『此人要律權貴，況且性情暴戾，稍有拂逆，定要口傷。』叫人悄悄報知蘇小小，叫他速速去求顯宦，發書解釋，然後青衣蓬首，自去請罪，庶可免禍，若少遲延，便不能用情。侍兒俱細細與小小說知。小小聽了，還只高臥不理。到是賈姨聞知着急，忙忙走到床前說道：『這姓孟的，人人都說他十分懔懶，你不要看做等閑，我們門戶人家，要擡起來固不難，要作踐卻也容易。你須急急起來打

點，不可被他凌辱一場，把芳名損了。蘇小小說：『姨娘不消着急。他這兩三日請我不去，故這等裝腔做勢，我無過勉强去走走便罷了，何必打點。』賈姨道：『不是這等說。據府縣說來，連官府也懼他三分，又來吩咐，叫你求幾位顯官的書去說個人情，你方可去請罪。若不是這等，便定然惹出禍來。』蘇小小被賈姨只管瑣碎，只得笑笑，走起身來道：『花酒中的一時喜怒，有甚麼大禍。甥女因力倦貪眠，姨娘怎這樣膽小，只管催促。』因穿了衣服，慢慢的走到鏡臺前去裝飾。賈姨道：『你此去是請罪，不要認做請酒，只須搭上一個包頭，穿上一件舊青襖就是了，何消裝束。』小小又笑道：『裝束乃恭敬之儀，恭敬而請，有罪自消，如何到要蓬首垢面，青衣輕薄起來。』遂不聽賈姨之言，『竟梳雲掠月，裝飾得如畫如描，略吃些早膳，就乘了車兒，竟到湖船上來。叫人傳稟。此時孟觀察正邀了許多賓客賞梅吃酒，忽聽見說蘇小小來了，心上雖然暗喜，但既發作一番，那裏便好默默，必須哼喝他幾句，然後收科。因問道：『他還是自來，還是府縣拿來的』左

右稟道：『自來的。』孟觀察道：『既是自來，且姑容他進見。』一面吩咐，一面據了高座，以便作威福。不片時，人還未到面前，而鼻孔中早隱隱聞麝蘭之味，將他暴戾之氣，已消了一半。及到面前，雖然是淡粧素服，卻一身的嬝娜，滿面的容光，應接不暇，突然望見一個仙子臨凡，這孟觀察雖說性暴，然正在壯年，好色之心頗盛，見了這般美麗，恨不吞他入口，只礙着視瞻不雅，苦苦按納了。惟小小也不慌不忙，走到面前，也不屈膝，但深深一拜道：『賤妾蘇小小願和公萬福。』孟觀察此時心已軟了，說不出硬話來，但問道：『我喚了你三日，怎麽抗拒不來，可知罪麽？』小小道：『若說居官大法，賤妾與相公晥隔天淵，如何敢抗。至於名公巨卿，行春遣興，賤妾來遲去慢，這些風花雪月之罪，妾處烟花，不能自主。故年年月月日日，皆所不免。賤妾雖萬死，亦不能盡償。蓋不獨爲相公一人而已，還望開恩垂諒。』觀察道：『這也罷了。但你今日之來，還是求生，還是求死。』小小道：『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悉在相公欲中，賤妾安能自定。』觀察聽了，不妨大笑起來

道：『風流聰慧，果然名下無虛。但此皆口舌之辨才，卻非實學。你若再能賦詩可觀，我不獨不加罪，且當優禮。』小小便請題。觀察因指着瓶內梅花道：『今日賞梅，就以此爲題。』小小聽了，也不思索，信口長吟道：

梅花雖傲骨，　怎敢敵春寒。　若還分紅白，　還須青眼看。

孟觀察聽了，知詩意皆包含着眼前之事，又不抗，又不卑，直喜得眉歡眼笑，遂走下坐來，親手攙定小小道：『原來芳卿果是女中才子，本司誤認，失敬多矣！』因邀之入坐。小小道：『賤妾何才，止不過情詞曲折，偶會相公之意耳。』觀察道：『情詞會意，正才人之所難。』遂攜了小小，並坐在上面，歡然而飲。飲酒之間，小小左顧右盼，詼諧談笑，引得滿坐盡傾。觀察此時見他偎偎倚倚，不覺神魂俱蕩，欲要留小小在船中，又恐官箴不便，直吃得酕醄大醉，然後差人明燈折火，送小小回家，卻與小小暗約下到夜靜時，悄悄乘小船到鏡閣下相就。如此者一連夜，大快其心，贈了小小千金，方纔別去。正是：

一怒雙眸裂，回嗔滿面春。非關情性改，總是色迷人。

孟觀察去後，賈姨因問道：『這觀察接甥女不去，特着府縣來拿，何等威嚴。自你去請罪，我還替你躭着一干係。爲何見了你，只幾句言語，說得他大笑起來這是何緣故？』小小道：『姨娘有所不知。但凡先要見甥女，後因不得見而惱怒者，皆是欣慕我才色之美，願得一見者也。至於苦不得見，則惱，則此惱非他本心，皆因不得見而生。故甥女裝飾得可人，先安慰定他的欣慕之心，則後來之惱怒，不待言而自笑矣。若靑衣蓬首，被他看得不才不美，無可欣慕，不更益其惱怒乎。我拿定他是個色厲，而內荏之人，故敢直見之而不畏。』賈姨聽了，不勝歡喜道：『我也做過了半生妓女，進門訣，枕席上的訣，啓發人錢鈔的訣，死留不放的訣，到也頗多，從不知妓女中還有這許多竅脈。怪不得甥女享此大名，原來還有這個祕訣。』蘇小小笑道：『有何祕訣。大都人情如此耳。』自有孟觀察這番舉動，遠近傳聞，蘇小小不獨美貌，兼有應變之才，聲名一發重了。然蘇小小卻暗暗自

思道：『我做了數年妓女，富貴繁華，無不盡享，風流滋味，無不遍嘗。從不曾受人一毫輕賤，亦可謂僥天之幸了。須乘此車馬未稀，早尋個桃源歸去，斷不可流落爐頭，償王孫之債。』主意定了，遂懨懨托病，淡淡辭人，或戒飲於繡佛之前，或遁跡於神龍之尾，蜂蝶原忙，而花枝業不知處，樓臺自在，而歌舞悄不聞聲。此雖人事看明，巧於迴避，誰知天心有在，樂於成全。忽一日，小小偶同了一個知己朋友，看荷花回來，受了些暑熱之氣，到夜來，又貪涼坐在露臺。此時是七月半後，已交秋風冷，不期坐久，又冒了些風寒，染成一病，臥床不起。醫生來看，都說是兩感，多兇少吉。誰知小小父母久無，親戚雖有，卻也久疎，惟有賈姨娘往來親密。見小小病體十分沉重，甚是着急，因含着眼淚說道：『你點點年紀，享了這等大名，正好嘲風弄月的快活受用，奈何天之不仁，降此重疾。』小小道：『姨娘不要錯怪了天。此非天之不仁，正是天仁而周全我處。你想甥女一個女子，朝夕與鴻儒巨卿，詠諧談笑得此大名者，不過恃此少年之顏色耳。須知顏色妙在青春，一過了青

春，便漸漸要衰敗，爲人厭棄。人一厭棄，則併從前之芳名掃地矣。若說此時眉尚可畫，鬢尚堪撩，我想縱靑黛有靈，亦不過再五年十年止矣。而五年十年，無非轉眼。何如乘此香溫溫，甜蜜蜜，垂涎刮日之時，借風露天寒，萎芳香於一日，假巫山雲夢，謝塵世於片時，使灼灼紅顏，不至出白頭之醜，纍纍黃土，尚動人靑鬢之思，失者片時，得者千古，眞不大爲得計乎！姨娘當爲甥女歡喜，不當爲甥女悲傷。』賈姨道：『說便是這等說，算便是這等算，但人身難得，就是飢寒迫切，還要苟延性命，何況你錦繡叢中之人，一旦棄捐，怎生割捨。你還須保重。』小小似聽不聽，略不再言。賈姨過了一日，見他沉重，又因問道：『你交廣情多，不知可有甚未了，要倩人致意否？就是後事，從豐從儉，亦望示知。』小小聽了，勉强道：『交乃浮雲也，情猶流水也，隨有隨無，忽生忽滅，有何不了致意於人。至於蓋棺之後，我已物化形消，於豐儉何有，悉聽人情可也。但生於西泠，死於西泠，埋骨於西泠，庶不負我蘇小小山水之僻。』說罷，竟奄然而逝。賈姨痛哭了一場。此時衣衾棺槨，已預

備端正，遂收殮了，停於中堂。賈姨見小小積下許多銀錢，欲要在他面上多用些，又恐妓家無葬惹人是非，故退退縮縮，不敢舉行。忽一日，三四個青衣差人，飛馬來問道：『蘇姑娘在家麼？若在家，可少留半日，若出門，可速速請回。我們滑州刺史鮑相公，立刻就要來面拜。』賈姨聽見，不禁哭了出來道：『蘇姑娘在是在家，只可恨死了，不能接待。若是這鮑相公要追歡買俏，就煩尊駕稟聲，不消來了。』差人聽說，都吃驚道：『聞說蘇姑娘只好二十餘歲，爲何就死了？果是真麼？』賈姨道：『現停柩在堂，如何假得。』差人沒法，只得飛馬去了。不多時，早望見那鮑刺史換了白衣白冠，轎也不乘，直走馬而來，到了西泠橋邊，便跳下馬來，步行到門，竟嗚嗚咽咽的哭了進來。及到柩前，不禁撫棺大慟道：『蘇芳卿耶？你是個千秋具慧眼有血性的奇女子，既知我鮑仁是個英雄，慨然贈我百金去求功名，怎麼就不待我鮑仁功名成就，來謝知己，竟辭世而去耶？芳卿既去，卻叫我鮑仁這一腔知己之感，向誰去說，豈不痛哉！』哭罷，思量了半晌，忽又大慟起來道：『這

一段知己之感，還說是我鮑仁的私情，就以公論，天既生芳卿，這般如花之貌，詠雪之才，縱才貌太美，犯了陰陽之忌，也須念生芳之難，略略寬假其年，奈何花纔吐蕊，月尙垂鈎，竟一旦奪之耶！蒼天耶！何不仁之至此耶？』直哭得聲息都無。賈姨此時已問明了侍兒，知是小小贈金之人因在旁勸解道：『相公貴人，不要爲亡甥女些小事，痛傷了貴體。』鮑刺史道：『媽媽，你不知道，人之相知，貴乎知心。他小小一女子，在貧賤時，能知我之慨然相贈，我堂堂男子，既富且貴，反因來遲，不能少申一報，非負心而何。日後冥中相見，豈不愧死。』賈姨道：『相公既有此不忘之情，要報亡甥女也還容易。』鮑刺史道：『他已玉碎香消，怎能相報。』賈姨道：『亡甥女繁華了一生，今寂寂孤魂，停棺於此，尙不知葬於何處，殊屬傷心。相公若能擇西泠三尺土，爲亡甥女埋骨，使其繁華於始，而又能繁華於終，則亡甥女九原有知，定當感激深厚。』鮑刺史聽了，方纔大喜道：『媽媽此言，甚是有理。』遂叫堪輿在西泠橋側，擇了一塊吉地，又叫匠人興工動土，造成一座墳墓。

又自出名發帖，邀請闔郡鄉紳士大夫，都來爲蘇小小開喪出殯。衆人見鮑刺史有此義舉誰敢不來。一時的祭禮盈庭。到那下葬之日，夾道而觀者，人山人海。鮑刺史仍白衣白冠，親送蘇小小之柩葬於西泠墳墓之內。立一石碑，上題曰：『錢塘蘇小小之墓。』又爲他置下祭田，爲賈姨守墓之費。臨行復又哭奠一場，然後辭去。有此一段生活，故蘇小小之芳名，至今與西湖並傳不朽云。

# 雷峯怪蹟㊀

墨浪子

嘗思聖人之不語怪，以怪之行事，近乎妄誕，而不足爲訓，故置之勿論。然而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荒唐者固不足道，若事有可稽，蹟不能泯，而彰彰於西湖之上，如雷峯一塔，考其始實爲鎭怪而設，流傳至今，雷峯夕照，已爲西湖十景之一，則怪而又常矣。湖上之忠墳仙嶺，既皆細述其事，以爲千古之快瞻，而怪怪奇奇，又烏可隱諱而不領一時之欣聽哉。你道這雷峯塔是誰所造。原來宋高宗南渡時，杭州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人叫做許宣，排稱小乙，自幼兒父母雙亡，依傍着姐夫李仁，現做南廊閣子庫幕事官的家裏住。日間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鋪中做主管。此時年纔二十二歲，人物也還算得齊整的。是年恰値清明，要往寶塔

㊀本篇爲西湖佳話第十五卷。白蛇的故事，有傳奇，有彈詞；至今尙常在劇場上演唱此故事。

寺裏薦祖宗，燒箔子。當晚先與姐姐說了。次日早起，買些紙馬香燭，經幡錢垛等物，吃了飯，換了新衣服，好鞋襪，把箔子錢馬，使條袱子包好，經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道：『小姪要往寶叔塔追薦祖宗，乞叔叔容假一日。』李將仕道：『這也是你孝心，只要去去便回。』許宣離了鋪中，出錢塘門，過石函橋，徑上寶叔塔。進寺却撞着送饅頭的和尚，懺悔過疏頭，燒了箔子，到大殿上隨喜，到客堂裏吃罷齋，別了和尚，還想偷閒各處去走走。剛走到四聖觀，不期雲生西北，霧鎖東南，早落下微微的細雨來了。初還指望他就住，不意一陣一陣，只管綿綿不絕。許宣見地下濕了，難於久待，只得脫了新鞋新襪，卷做一卷，縛在腰間，赤着腳走出四聖堂來尋船。正東張西望，恐怕沒有，忽見一個老兒搖着一隻船，正打面前過。連忙一看，早認得是熟識張阿公，不勝歡喜，忙叫道：『張阿公，帶我到湧金門去！』那老兒搖近岸來，見是許宣，便道：『小乙官着雨了，快些上船來。』許宣下得船，張老兒搖不得十餘丈水面，只聽得岸上有人叫道：『搭了我們去！』許宣看時，却是

一個戴孝的婦人，一個穿青的女件，手中捧着一箇包兒要搭船。張老兒看見，忙把船搖攏道：『想也是上墳遇雨的了。快上船來。』那婦人同女件上得船，便先向許宣深深道了個萬福。許宣慌忙起身答禮，隨掇身半邊道：『請娘子到艙中坐。』那婦人進艙坐定，便頻把秋波偷瞧許宣。許宣雖說爲人老實，然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人，又帶着個俊俏的丫頭，未免也要動情。正不好開口，不期那婦人轉先道：『請問官人高姓大名？』許宣見問，忙答道：『在下姓許名宣排行小乙。』婦人問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巷舍親生藥鋪內，做些買賣。』說完，就乘機問道：『娘子高姓，潭府那裏？務求見示。』那婦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直殿之妹，嫁了齊官人，不幸亡過了。現葬在這邊。因今日清明，上墳祭掃而回，不期又値此雨，猶幸遇搭得官人之船，不至狼狽。』彼此說些閒話，不覺船已到了湧金門，將要上岸。那婦人故作忸怩之狀。時侍兒笑對許宣說道：『清早出門得急了，忘記帶得零錢在身邊，欲求官人借應了船錢，到家

郎奉還，決不有負。』許宣道：『二位請便，這小事不要緊。』郎腰間取出，付了船家，各自上岸。岸雖上了，雨却不住，恐天晚了，只得要各自走路。那婦人因對許宣說道：『奴家在薦橋雙茶坊巷口。若不棄時，可到寒舍奉茶，并納還船錢。』許宣道：『天色已晚，不能久停，改日再來奉拜罷。』說過，那婦人與侍兒便冒雨去了。許宣忙進湧金門，從人家屋簷下要到三橋子親眷家借了一把傘，正撐着走出洋壩頭，忽聽得有人叫道：『許官人慢走！』忙回頭看時，却原是搭船的白娘子，獨自一人立在一個茶坊屋簷下。許宣忙驚問道：『娘子如何還在此？』白娘子道：『只因雨不住，鞋兒都踏濕了，因叫青兒回家去取傘和脚下，又不見來。望官人傘下，略搭幾步兒。』許宣道：『我到家甚近，不若娘子把傘戴去，明日我自來取罷。』白娘子道：『可知好哩。只是不當。』許宣遞過傘來，與婦人自去，方沿人家門簷下，冒雨而回。到家吃了夜飯，睡在床上，翻來覆去，想那婦人甚是有情。忽然夢去，恰與日間相見的一般，正在情濃，不覺金雞三唱，却是南柯一夢。正是：

心猿意馬馳千里，　浪蝶狂風鬧五更。

許宣天明起來，到了鋪中，雖說做生意，卻像失魂一般，東不是，西不是，捱到吃過飯，便推說有事，便走了出來。遂一徑往薦橋雙茶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問了半晌，並沒一人認得。正東西躊躇，忽見丫鬟青兒，從東邊走來。許宣見了，忙問道：『姐姐，你家住在那裏。特來取傘。』青兒道：『官人隨我來。』遂引了許宣，走不多路道：『這裏便是。』許宣看時，卻是一所大樓房對門就是秀王的府牆。青兒進門，便道：『官人請裏面去坐。』許宣遂隨到中堂。青兒向內低聲叫道：『娘子，許官人在此。』白娘子裏面應道：『請許官人進來奉茶罷。』許宣尚遲疑不敢入去。青兒連催道：『入去何妨。』許宣方走到裏面，只見兩邊是四扇暗隔子窗，中間挂着一幅青布簾，揭開簾兒入去，卻是一個坐起，桌上放一盆虎鬚菖蒲，兩旁挂四幅名畫，正中間挂一幅神像，香几上擺着古銅香爐花瓶。白娘子迎出來，深深萬福道：『夜來遇雨，多蒙許官人應付周全，感謝不盡。』許宣道：『些微何

足挂齒。』一面獻茶方罷，許宣便要起身。只見青兒早捧出酒肴果品等來，把盞。許宣忙辭道：『多謝娘子厚情，卻不當取擾。』略飲了數杯，就起身道：『天色將晚，要告辭了。』白娘子道：『薄酌不敢苦留官人，但尊傘昨夜舍親又轉借去了，求再飲幾杯，卽着人取來。』許宣道：『天晚，等不得了。』白娘子道：『既是等不得這傘，只得要求官人明日再來取了。』許宣道：『使得，使得。』遂謝了出來。到了次日，在店中略做做生意，便心癢難熬，只託故有事，却悄地又走到白娘子家來討傘。白娘子見他來早，又備酒留飲。許宣道：『爲一把破傘，怎敢屢擾。』白娘子道：『飮酒飲情，原不爲傘。不妨飮一杯，還有話說。』許宣吃了數杯，因問他道：『不知娘子有何話說？』白娘子見問，又斟一杯酒，親自送到許宣面前，笑嘻嘻說道：『官人在上，眞人面前，不敢說假話。奴家自亡過了丈夫，一身無主，想必與官人有宿緣，前日舟中一見，彼此便覺多情。官人若果錯愛，何不尋個良媒，說成了百年姻眷。』許宣聽了，滿心歡喜，却想起在李將仕家做生意，居停不穩便，怎生

娶親。因此沉吟未答。白娘子見不回言，因又說道：『官人有話，不妨直說，何故不回言語。』許宣方說道：『蒙娘子高情，感激不盡，只恨此身爲人營運，自慚窘迫，仔細尋思，實難從命。』白娘子道：『官人若心不願爲婚，便難勉强。若爲這些，我囊中自有餘財，不消慮得。』便叫青兒：『你去取些銀子來。』青兒忙走到後房中，去取出一個封兒，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了，復遞與許宣道：『這一封你且權拿去用。若要時，不妨再來取。』許宣雙手接了，打開一看，却是五十兩一個元寶。滿面歡喜，便落在袖中，對白娘子說道：『打點定當再來奉復。』遂起身作別。青兒又取出傘來還了許宣。許宣一徑到家，先將銀子放好，又將傘還了人，方纔睡了。次日早起，自取了些碎銀子，買了些鷄鵝魚肉之類，幷果品回來，又買了一罇好酒，請姐夫與姐姐同吃。李幕事聽得舅子置酒請他，倒吃了一驚，因問道：『今日爲何要你壞鈔？』許宣道：『有事要求姐夫姐姐作主。』李幕事道：『旣有事，何不說明。』許宣道：『且吃了三杯着。』大家依序坐定，吃了數杯，李幕事再三

又問。許宣方說道：『愚舅蒙姐夫姐姐照管成人，感謝不盡。但今有一頭親事，與愚舅甚是相宜，已有口風，不消十分費力。但我上無父母，要求姐夫姐姐與我玉成其事。』李幕事夫妻聽了，只道要他出財禮，便淡淡的答應道：『婚姻大事，也須慢慢商量。今日且吃酒。』吃完酒，各自散去，竟不回話。過了三兩日，許宣等不得，因推姐姐道：『前日說的話，姐姐曾與姐夫商量麽？』姐姐道：『不曾。』許宣道：『爲何不商量？』姐姐道：『連日姐夫有事心焦，我不好問他。』許宣道：『我曉得姐姐不上緊的意思了，想是你怕我累姐夫出錢了。』因在袖中取出那錠銀子來，交與姐姐道：『我自有財禮，只要姐夫做個主兒。』姐姐看見銀子，笑說道：『原來你在叔叔鋪裏做生意，也賺得這些私房，可知要娶老婆哩。我且收在此，待你姐夫回時，我替你說就是了。』過一會，李幕事回家，妻子卽將許宣的銀子交與丈夫看道：『我兄弟要娶親，原來銀子自有。只要你我做個主兒，須替他速速行之。』李幕事接了銀子在手中，翻來覆去細看那上面鑿的字號，忽大叫

道：『不好了，我全家的性命，都要被這錠銀子害了。』妻子道：『活見鬼！不過一錠銀子，有甚利害！』李幕事道：『你那裏知道！現今邵太尉庫內，封記鎖押都不動，竟不見了五十錠大銀。正着落臨安府捉賊，十分緊急。臨安府正沒尋頭路，出榜緝捕，寫着字號錠數，捉獲者賞銀五十兩，知情不首，及窩藏正賊者，全家發邊遠充軍。這銀子與榜上字號相同。若隱匿不報，日後被人首出，坐罪不小。』妻子聽了，只嚇得咯抖抖的發戰道：『不知他還是借的，還是偷的。却怎生區處？』李幕事道：『我那管他是借的，是偷的。他自作自受，不要害我一家。』因拿了這錠銀子，竟到臨安府出首。臨安府韓大尹見銀子是真，忙差緝捕捉拿正賊許宣。不多時，拿到許宣當堂。韓大尹喝問道：『邵太尉庫中，不動封鎖，不見了大銀五十錠，現有李幕事出首，一錠在此，稱是你的。你既有此一錠，那四十九錠却在何處？你不動封鎖，能偷庫銀，定是妖人了。可從直招來。』因一面分付皂快，備猪狗血重刑伺候。許宣見了爲銀子起，忙辨道：『小的不是妖人。待小的直說。』便將舟

中遇着白娘子，併借傘討傘，以及留酒講親借銀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韓大尹道：『這白娘子是個甚麽樣人？現住何處？』許宣道：『他說是白三班白殿直的妹子，現住在薦橋雙茶坊巷口，秀王牆對門黑樓子高坡兒內。』韓大尹卽差捕人何立押着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捉拿犯婦白氏來審問。何立押着許宣，又帶了一個做工的，徑到黑樓子前一看時，却是久無人住的一所冷屋。隨拘地方幷左右隣來問，俱回稱道：『此係毛巡檢家的舊屋。五六年前，一家都瘟疫死盡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誰敢還在裏頭住。且這地方並無姓白的娘子。』何立因問許宣道：『你莫要認錯了？不是這裏。』許宣此時看見這個光景，也驚得呆了道：『分明是這裏。纔隔得三五日，怎便如此荒涼！』何立道：『旣是這裏，只得打開門進去。』因叫地方動手，將門打開，一齊擁了入去。只見內中冷陰陰，寒森森，並無一個人影。大家一層一層直開了入去，幷無一痕踪跡。直開到最後一層大樓上，方遠遠望見一個如花似玉穿白的婦人，坐在一張牀上。衆人看見，不知

是人是鬼，便都立住脚。獨何立是公差，只得高聲叫道：『娘子想是白氏了。府中韓大爺有牌票在此，要請你去與許宣對甚麽銀子的公事哩。』那婦人動也不動，也不做聲。何立沒奈何，只得大着膽子擁衆上前。將走到面前，只聽得一聲響亮，就似靑天打一箇霹靂。衆人都驚倒了，響定再近牀邊一看，只見明晃晃一堆大銀子，却不見了婦人。及點點銀數，恰正是四十九錠。何立遂叫衆人將銀子扛到臨安府堂上，一一交明。及將所見之事，細細禀上。韓大尹聽了道：『這看起來，自是妖人作祟，與衆人無干。』地方隣里，盡無罪甯家。許宣不合私相授受，發配牢城營，銀子如數交還邵太尉。那時太尉給賞五十兩與李幕事，一件方纔完了。惟李幕事因出首許宣，得了賞銀五十兩，又見許宣因我出首，發配牢城，心下甚是不安。卽將給賞銀子，都付許宣作盤費。又叫李將仕與了他兩封書，一封與押司范院長，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王主人。許宣痛哭了一場，辭別姐夫姐姐，便同解人搭船到了蘇州城牢營來。一到了，就將二書投見范院長，幷王主人。虧二

人出力，與他上下使了錢，討了回文，與解人而去，許宣毫不吃苦。就在王主人樓上歇宿，終日獨坐無聊，甚是悶人。正是：

獨坐高樓望故鄉，　愁看斜日照紗窗。
自憐本是真誠士，　誰料相逢狐媚娘。
白白不知歸甚處，　青青豈識在何方。
隻身孤影留吳地，　回首家園寸斷腸。

許宣在蘇半載，甚是寂寞。忽一日，王主人進來對他說道：『外面有一乘轎子，坐着一位小娘子，又帶着一個丫鬟尋你。』許宣聽了吃驚，暗想道：『誰來尋我？』慌忙走到門前來看，不期恰正是白娘子與青青。一時見了，不勝氣苦，因跌壞脚，連聲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盜了官銀，害我有屈無伸，到官吃了多少苦楚！今已到了吳城，你又趕來做甚？』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錯怪了我。我今特來要與你分辨。』王主人見二人只管立在門前說長道短，恐人看見不雅，向前

道：『旣是遠來有話，請裏面去說。』白娘子乘機便要入去。許宣倒橫身攔住道：『他是妖怪，不要放他進去。』王主人急覷白娘子，仔細看了兩眼，帶着笑說道：『世上那有這等一個妖怪！不可出口詆人，請進去不妨。』白娘子進到裏面，先與主人媽媽見過，然後對許宣說道：『奴家旣以身子許了官人，就是我的夫主。終不成反來遺害官人麼？就是付銀子與官人，此是爲好。誰知有禍！若說銀子來歷不明，罪皆歸於先夫。奴家一婦人，如何得知。奴家一婦人，如何是怪，這官人錯埋怨，故特特來與官人辯明白了，我去也甘心。』許宣道：『這都罷了。只是差人來捉時，明明見你坐在牀上，爲何響了一聲，就不見了，豈不是個妖怪！』白娘子笑道：『那一聲響是青青用毛竹片刷板壁，弄怪嚇衆人，衆人認做怪，大家呆了半晌，故奴家往牀後遁去。衆人旣害怕，不敢接求，見了銀子，又以銀子爲重，去了，故奴家得脫身躲在華藏寺前姨娘家裏伏。打聽得你發配在此，故帶了些盤纏來看你，幷討你婚姻的信息。不期你疑我是妖怪，我只得去了。』遂立起身來要

走。主人媽媽忙留下道：『既若遠來了就要去，也在舍下權住幾日。』白娘子尚未肯，只見青兒說道：『是主人家好意再三勸留，娘子且住兩日再作商量。況昔日原許過嫁小乙官人的，今日也難絕硬。』白娘子接口道：『羞殺人，終不成奴家沒人要定捱在此。』主人媽媽道：『既然當初已曾許下，誰敢翻悔。須選個好日子，就在此成就了百年姻眷爲妙。』許宣初已認真是妖是怪，今被他花言巧語，辯得干干淨淨，竟全然不疑了。又見他縹縹緻緻，殊覺動心。借主人媽媽之勸，便早欣欣然樂從了做親之議。白娘子囊中充足，彼此喜歡。到了做親之後，白娘子放出迷人的手段，弄得許宣昏昏迷迷，如遇神仙，恨相見之晚。時光易過，倏忽半載。一日是二月半，許宣同着幾個朋友到臥佛寺前看臥佛。忽走到寺門前，見一道人在那裏賣藥，并施符水。許宣無心，偶上前去看看。那道人一見了，便吃驚道：『官人頭上一道黑氣，定有妖怪纏身，其害非淺。須要留心。』許宣原有疑病，一聞道人之言，便不禁伏地拜求救度。那道人與他靈符二道，分付他三更燒一道，

自家頭髮裏藏一道。許宣到家，忙將一道悄悄的藏在頭髮之內，這一道要等到三更燒化。暗候時，白娘子忽歎口氣道：『我和你許久夫妻，尙沒一些恩愛，反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要燒符來魔我。你且把符來燒燒看。』許宣被他說破，便不好燒。白娘子轉奪過符來燈上燒了，全沒一些動靜。白娘子笑道：『如何，我若是妖，必然做出來了。』許宣道：『這不干我事。是臥佛寺前一個雲遊道人說你是妖怪。』白娘子道：『他旣說我是妖怪，我明日同你去，且叫他變一個怪形與你看看。』次日，分付青青照管下處，夫妻二人來到寺前。只見一簇人圍着那道人，正在那裏散符水哩。白娘子輕輕走到面前，大喝一聲道：『你一個不學無術的方士小人，曉得些甚麼！怎敢在此胡言亂語，鬼畫妖符，妄言惑衆！』那道人猛然聽了，吃了一驚，忙將那女娘一看，見他面上氣色古怪，知他來歷不正，因回言道：『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任是毒妖惡怪，若吃了我的符水，便登時現出形。何況你一妖女，你敢吃我的符水麽？』白娘子聽了，笑道：『衆人在此，做個證見，你

且書符來，我吃與你看。』道人忙將書符一道，遞與白娘子。白娘子不慌不忙，接將過來，搓做一團，放在口中，用水吞了下去，笑嘻嘻立了半晌，並無動靜。看的人便七嘴八舌罵將起來道：『好胡說，這等一個俊俏女子，怎說他是妖怪！』道人被罵，目頓口呆，話也說不出一句。白娘子道：『他遊方野道，毀謗閨賢，本該罰他墮落，今看列位面上，只吊他一索罷了。』一面說，一面口中不知念些甚麽，只見那道人就像有人綁縛的一般，漸漸的縮做一團，又漸漸的高高吊起空中，哼個不了。衆人看見，盡驚以爲奇異，許宣也驚得呆了。白娘子道：『若不看地方干係，把這妖道吊他一年纔好。』因輕輕噴口氣，那道人霎時間放下地來。這道人得能落地，便只恨爹娘少生兩翅，竟飛也似的去了。道人遠颺而散，夫妻依舊回家。正是：

邪邪正正術無邊，　紅日高頭又有天。
寧在人前全不會，　莫在人前會不全。

過了些時，又是四月初八日佛生日。許宣一時高興，要到承天寺去看佛會。白娘子道：『甚麼好看！』既要去，因取出兩件新鮮衣服替他換了，又取出一把金扇，上繫着一個珊瑚墜兒與他搧，又分付他：『早早歸來，勿使奴記挂。』許宣答應了，便穿着一身華服，搖搖擺擺，到承天寺來閒戲。在那裏，雖聽得亂哄哄傳說，周將仕家典庫內，不見了許多金珠衣物，現今着捕拿人。許宣却全不在意，自同着燒香的男女遊玩。不期緝捕生心，看見許宣身上穿的，手裏拿的，與失單上根同，便攢近許宣面前道：『官人扇子，可借我一看。』許宣不知是計，遂將扇子遞與公人。衆公人看了是真，便么喝道：『賊贓有了，快快拿下！』衆人齊上，遂把許宣一索子綁了，好似：

數隻皂雕追紫燕，　一羣餓虎啖羔羊。

許宣被捉，再三分辯。衆人那裏聽他。適値府尹坐堂，衆人竟押上堂來。府尹因問道：『穿的衣服，扇子，既已現拿被捉，其餘金珠贓物，現在何處，從實供來，免

受拷打』許宣稟道『小的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贈嫁的怎說我盜望相公明鏡詳察。』太尹道:『好胡說,獲物現與單對,怎敢以妻子推託。且你妻子今在那裏?』許宣道『現在吉利橋王主人樓上。』太尹卽差緝捕押了許宣速拿白娘子來審。衆人一鬨到了店中,王主人見了,驚問道:『做甚麼!』許宣道:『白娘子害我,特來拿他。』王主人道:『白娘子如今不在樓上了。因你承天寺不回,他同青青來寺前尋你,至今未回。』緝捕見說白娘子不在家,便鎖了王主人來回太尹。太尹道:『婦人家尋丈夫,諒去不遠着,王主人尋拿,許宣寄監,候拿到白娘子再定罪。』此時周將仕見拿着了許宣,正立在府堂上聽審,忽家人來報道:『金珠等物,都在庫閣頭空箱子內尋着了。』周將仕慌忙回家看時,果然全有,只不見扇子扇墜。將仕道:『扇子或有相同,明是屈了許宣。』便又到府中,暗暗與該房說知有了情由,叫他發放許宣,故不復問罪,只說地方不相宜,改配鎮江。將行,恰好杭州邵太尉又使李幕事到蘇州幹事。李幕事記挂着許宣,忙到

王主人家來看他。聞知改配，李幕事因說道：『鎭江的李克用，是我結拜的叔叔，住在針子橋下，開生藥鋪，我寫書與你，投他自有好處。』許宣得書，同差人不數日到了鎭江尋到李克用家。見了李克用將書投上，說道：『小人是杭州李幕事的舅子，家姐夫有書在此，求老將仕青目。』李克用看了書，便請兩個公差，同他入去吃飯，一面卽差當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些錢鈔，保領回家。公差討了回文自去。許宣到家，拜謝了克用。克用見書上說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就留他在店中做買賣。看了幾日，見他十分精細，甚是歡喜。許宣恐衆人妒忌，因邀他們到酒肆中一敍，通通河港。衆人吃完散去。許宣還了酒錢出門，覺道有些醉意，恐怕冲撞了人，只低着頭往屋簷下走。不期一家樓上推開窗，潑下水來，恰好飛了一頭。許宣便立住了罵道：『誰家不賢之婦，難道眼睛瞎了！』只見那婦人走下樓來道：『官人休罵，是奴家一時失誤。』許宣擡頭看時，不是別人，恰正是白娘子。不覺怒從心上起，因罵道：『你這賊妖婦，連累得我好苦！吃了兩場大官司，

蘇州影也不見，卻躲在這裏！』遂走上前一把捉住；『今日決不私休了。』白娘子忙陪笑臉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不消着急，且聽我說明了。若有差錯，再惱也不遲。前日那些衣服扇子，都是我先夫留下的，又不是賊贓。因你恩愛情深，故叫你穿在身上。誰知被人誤認。此皆是你年災月晦，與我何干！』許宣道：『那日我回來尋你，如何不見，反在此間。』白娘子道：『我到寺前尋你，聞知你被捉，決要連累我出醜，只得叫青青討小船到此母舅家暫住，好打聽消息。我既嫁了你，生是許家人，死是許家鬼，決不走開。今幸相逢，任你怎麼難爲我，我也不放你的。』許宣被他一頓甘言，說得滿肚皮的氣都消了。因說道：『你在此住，難道是尋我？』白娘子道：『不是尋你，卻尋那個！還不快上樓去。』許宣轉過身來，竟酥酥的跟他上樓去住了。正是：

許多惱怒欲持刀，　　幾句甘言早盡消。
豈是公心明白了，　　蓋因私愛亂心苗。

許宣與白娘子住了一夜，相好如初，依舊同搬到下處過日子。一日是李克用的壽誕，夫妻二人買了燭麵手帕等物同到李家來拜壽。李克用安排筵席，留親友吃酒。原來李克用是個色中餓鬼，一見了白娘子生得如花似玉，卻便或東或西，躲着偷看。忽一會兒，白娘子要登廁，便叫養娘指引他到後面僻靜處。李克用卻暗暗閃在一邊，讓白娘子到後面去了，他卻輕脚輕手，悄悄跟到東廁的門縫裏張看。不張看猶可，一張看，內裏那有個如花似玉的佳人！但看見一條吊桶圈的大白蛇，盤在東廁之上，兩眼就似燈盞放出金光來。李克用突然看見，驚個半死，忙往外跑，剛剛轉灣，腿脚頭早一交跌倒，面青唇紫，人事不知。養娘看見，慌忙報知老安人，幷主管用安魂定魄丹服了，方纔醒轉。老安人忙問這是爲何。李克用不好明言，只說：『連日辛苦，一時頭風病發，不妨，不妨！你們自去飲酒。』衆人飲散，白娘子回家，恐怕李克用到鋪中對許宣說出本相來，便心生一計，只是歎氣。許宣道：『今日出去吃酒，是快活事，因何歎氣？』白娘子道：『說不得。你道

李克用這老兒是好人麽！竟是假老實。見我起身登廁，他遂躲在裏面，欲要姦騙我，扯裙扯褲，來調戲。我叫起來，又見衆人都在那裏，怕羞愧了，只得推倒他方得脫身。這惶恐卻從那裏出氣！』許宣道：『既不曾沾汚你，他是我主人家，出於無奈，只得忍了。以後再休去了。』娘子道：『既如此我還有二三十兩銀子在此，何不辭了他，自到馬頭上開個小藥鋪，豈不强如去做主翁。』許宣道：『好，』忙與李克用說了。李克用自知惶恐，也不苦留。許宣自開店後，生意日盛一日。忽一日，是七月初七，乃俗例龍王生日。許宣要去燒香，白娘子先再三勸他不要去。見他定要去，因說道：『你既要去，只可在山前山後大殿上走走，切不可到方丈裏去，與禿子講話。恐他又纏你布施。』許宣道：『這個使得。依你便了。』遂在江邊搭了船，徑投金山寺來。先到龍王堂燒了香，然後各處閒走看看。無心中忽走到方丈裏去，看見許多和尚圍著像說法一般。方想起妻子叮囑之言，急急退出。卻不防座上大和尚早看見了，道：『此人滿臉妖氣。』因分付侍者，叫他來說話。及侍者

下來叫時，許宣已出方丈去了。大和尚見叫他不着，便自提了禪杖，趕將出來，趕到寺前，見衆人皆欲渡江，因風大尙立在門外等待。忽見江心裏一隻小船，飛也似來得快。衆人都驚道：『這些些小船，怎麼不怕風，又來得快。』此時許宣也立在衆人中伸頭爭看，不期那來的小船，恰正是白娘子與靑靑立在上面。許宣正吃驚要問他來做甚麼，只見白娘子早遠遠叫道：『丈夫，風大，我特來接你，可速速上船來！』許宣見了，一時沒主意，正要下船，不料大和尚在後看見，忽然大喝一聲道：『孽畜，你到此做甚麼！』正要舉禪杖打去，只見白娘子與靑靑連船都翻下水裏去了。許宣看見，嚇得魂不附體。忙問人道：『這禪師是誰？』有認的道：『這是法海禪師，要算當今的活佛。』正說不了，那禪師早着侍者喚許宣去問道：『你從何處遇此孽畜？』許宣見問，遂將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禪師道：『雖是宿緣，也因汝慾念太深，故兩次三番，迷而不悟。今喜汝災難已過，可速回杭修身立命，如果再來纏你，可到湖南淨慈寺裏來尋我。有詩四句，你可牢記者：

本是妖蛇變婦人，　西湖岸上賣嬌聲。
汝因慾重遭他計，　有難湖南見老僧。

許宣拜謝了禪師，急急回家。果然白娘子與靑靑都不見了。此時方信二人眞是妖精。次早到針子橋李克用家，把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時，被他露出形來，我幾乎被他嚇死。因你怪我而去，我遂不好與你說。今事旣已明白，你且搬到我家暫住住不妨。』過不數日，朝廷有恩赦到來，除十惡大罪，其餘盡皆釋放。許宣聞赦，滿心歡喜，遂拜謝李克用回家。一到家，卽來見姐夫姐姐，拜了四拜。拜畢，李幕事卽發話道：『兩次官司，我也曾出些氣力，眞眞你好無情，怎娶了妻子在外，就不通個喜信兒與我，是何道理！』許宣道：『我並不曾娶妻。姐夫此話從那裏說起！』正說不了，只見姐姐同了白娘子靑靑從內裏走了出來道：『娶妻好事，何必瞞人！這不是你妻子麽？』許宣一見，魂不附體，急叫姐姐道：『他是妖精，切莫信他。』白娘子因接說道：『我與你做夫妻一場，並無

虧負你處，爲何反聽外人言語，與我不睦。我婦人家既嫁了你，卻叫我又到那裏去？』一面說，一面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許宣急了，忙扯李幕事出外去，將前邊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道：『此婦實實是個白蛇精，不知有法可以遣他？』李幕事道：『若果是蛇，不打緊。白馬廟前有個呼蛇戴先生，極善捉蛇，我同你去接他來捉就是了。』二人去時，適値戴先生立在門首，便問：『二位有何見教？』李幕事道：『舍下有一條大白蛇相煩一捉。先奉銀一兩。待捉蛇後另又相謝。』戴先生收了銀子，問了住處，道：『二位請先回，在下隨後卽到。』忙裝了一瓶雄黃，一瓶責的藥水，一徑來到李家。許宣接着，指他到裏邊房內去捉。戴先生走到房門前，只見房門緊閉。因敲敲門道：『有人在此麼？』內裏問道：『你是甚人，敢到此內裏來？』戴先生道：『我非輕易到此，是你家特特請我來捉蛇的。』白娘子曉得是許宣請來捉他，便笑說道：『蛇是有一條，只怕你捉他不到。』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俱出名叫做戴捉蛇，何況這條把蛇，怎麼就捉不倒！』內裏忽開了

門，說道：『既會捉，請進來。』戴先生纔打帳走進去，只見房門口忽刮起一陣冷風來，直刮得人寒毛逼豎，單現出一條吊桶粗的大蟒蛇來，一雙眼睛，就是兩隻燈盞，直射將來。戴先生突然看見，吃了一驚，望後便倒，連雄黃罐兒藥水瓶兒都打得粉碎。那蛇張開血紅的大口，露出雪白的牙齒來咬先生。先生見來咬，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脚，死命的跑出堂前。李慕事與許宣迎着問道『捉得如何了？』戴先生道：『原銀奉還，蛇是我捉，妖怪如何我捉得！幾乎連我性命都送了。』頭也不回，竟跑去了。二人你看我，我看你，無計可施。轉是白娘子叫許宣入去說道：『你好大膽，怎敢叫捉蛇的來捉我。你若和我好意，便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一城百姓都要死於非命。』許宣聽了，心寒膽戰，不敢做聲。便往外跑，一直跑出淸波門外，再三躊躇，卻無可奈何。忽想起金山寺法海禪師來，曾分付道：『若妖怪再來纏你，可到淨慈寺來尋我。』今無心中走到此間，何不進去求他。遂一經走到淨慈寺來，急問監寺：『法海禪師曾到上刹來否？』監寺回

道：『不曾來。』許宣聽說不在，又不敢回家，性急起來，遂跑到長橋看着一湖清水，道：『到不如我死了罷？省得帶累別人。』正要踴身跳下，只見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有事還須商量。』許宣回頭一看，卻正是法海禪師，背了衣鉢，手提禪杖，卻好走來。許宣納頭便拜道：『救我弟子一命。』禪師道：『這孽畜如今在那裏？』許宣道：『現在姐夫家裏。』禪師因取出鉢盂，遞與許宣道：『你悄悄到家，不可使婦人得知，可將此鉢劈頭一罩，切勿手輕，緊緊按住，不可心慌。我自有道理。』許宣拜謝了禪師回家。只見白娘子正坐在那裏罵張罵李。許宣乘他眼慢，演到他身背後，悄悄的將鉢盂往白娘子頭上一罩，用盡平生之力按將下去，漸漸的壓下去，壓到底，竟不見了白娘子之形。不敢手鬆，緊緊按住。只聽得鉢盂內叫道：『我與你數載夫妻，何苦將我立時悶死？略放鬆些，也是你的情。』許宣正沒法處置，忽報道：『外邊有一個和尚，說來收妖怪的。』許宣聽得，忙叫李慕事快請進來。禪師到了。許宣說道：『妖蛇已罩在此，求老師發落。』不知禪

師口裏念些甚麽，念畢揭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如傀儡一般，伏在地下。禪師喝道：『是何孽畜，怎敢纏人？可說備細。』白娘子道：『我本是一蟒蛇，因風雨大作，來到西湖，同青魚一處安身。不想遇着許宣，春心蕩漾，按納不定，有犯天條。所幸者，實不曾傷生害命，望老師慈悲。』禪師道：『淫罪最大，本不當恕。姑念你千年修煉，僅免一死，快現本形。』白娘子乃現了白蛇一條，青青乃現了青魚一尾。那白蛇尙昂起頭來，望着許宣。禪師因將二怪置於鉢盂之內，扯下褊衫一幅，封了鉢盂口，拿到雷峯寺前，將鉢盂放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壓於其上。後來許宣又化緣而成了七層，使千年萬載，白蛇與青魚不能出世。禪師自鎭壓後，又留偈四句道：

雷峯塔倒，　西湖水乾，　江潮不起，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誦罷，六衆作禮而散。惟許宣情愿出家，就拜法海禪師爲師，披剃於雷峯塔下，修行有年。一夕，無病坐化，衆僧買龕燒骨，造骨塔於雷峯之下，怪蹟

雖不足紀，然雷峯自此而成名於西湖之上。故景仰雷峯，又不得不憑吊其怪事云。

# 汪十四傳

徐士俊㊀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刼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嚆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忮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聞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

㊀徐士俊，字三有，號野君，仁和人，工於作劇，著有絡水絲等傳奇。

强，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刼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縶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夭矯天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

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刧。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遼遠，當擔簦杖策衞汝以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卽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 髯樵傳

顧彩㊀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觔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觔。然鬻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値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如刮目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摔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髯有兄進香茅山，

㊀顧彩字天石，無錫人，官內閣中書，著南桃花扇及後琵琶記二劇。

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髯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詈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爲橫鞭瞋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譬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並庇兄不得伸。學奇窘甚。一日，値髯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籌此乎？』髯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髯去，鬻身爲顯者輿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闥。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髯得間，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崑崙。』髯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髯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髯舁第

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髯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髯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髯，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慚，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卻龍廷矣。』髯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髯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顧子曰：義哉髯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戛戛難之。況樵子乎？髯無姓名，吾師吳頌鎬，曾爲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髯梗概，亦可以知所儆乎？

# 奇女子傳

徐芳㊀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子為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為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徙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豔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繾戀不肯。妻

㊀徐芳字仲光，里居生平未詳。

愿愈力。乃擇日釋笄薙辮，鞲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馘之，馳騎至里，以馬箠撾家門大叫。夫從牖罅瞯覘，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啓，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傴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闐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略，相率爲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 圓圓傳(一)

陸次雲(二)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賊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

(一)陳圓圓的故事，流傳甚廣；吳偉業有圓圓曲，是一篇可比於長恨歌的長詩；次雲又有劇本昇平樂，(亦名圓圓曲)亦寫此故事。

(二)陸次雲字雲士，錢塘人；康熙時官江陰知縣。工詩，有湖壖雜記，澄江集及玉山詞等。

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鑑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强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畹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畹。擇細馬馱之去。畹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

督理御營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闖，闖卽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驤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歈。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己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

父蔭，待罪我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郿鄔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

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滇池，致勞撻伐，跋扈釁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賚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却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一)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救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覗戚，憐

(一)周亮工字元亮，一字緘齋，祥符人。明崇禎進士，入清，爲江安糧道，坐事幾論死。有賴古堂詩鈔。

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憒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黐，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强起，跋躄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櫬。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踦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櫬。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窅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櫬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

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舴艋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佑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得，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

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旣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閽者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戚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匍匐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譤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

矣。』乃急入。久之，聞譁諏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蹶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徽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婦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予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爨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

許納，出廿金，予成劵。劵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賞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卽隨手逸，金盡，婦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覓妻。妻得，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頷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牆，聞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攜子來，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卽詢：『所繫婦首王氏，

卽戚妻耶？』呼之出，眞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値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挽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娓娓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卽減定値。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趑趑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厮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予我，

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尙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暱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咸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慂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以紀之，戚盡鐫於祠石。

# 劍俠傳

王士禎㊀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衞，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鷁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鎭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帩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

㊀王士禎，亦作士正，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官刑部尚書。爲清初最大的詩人之一，有帶經堂集。

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硃封鐍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啓。視之，卽紅帩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數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衞出，取劍臂之，跨衞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衞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衆聚觀，果紅帩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

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賫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鐍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疃。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鎭。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可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

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甯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惝怳疑夢中，忽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甯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薦云。

# 補張靈崔瑩合傳㈠

黃周星㈡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眞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

㈠這個故事，流傳甚廣，十美圖爲通俗之書；還有傳奇乞丐圖，亦敍張靈之事。

㈡黃周星字九烟，上元人。明崇禎進士，入淸，不仕。有芻狗齋集。

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中意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唯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恆，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跽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讌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

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鬼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巵酒。否則當叩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遂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幷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

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眞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瑩，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强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眞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痾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既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靳人方誌來校士。誌既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跅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塡門，胥尉盈座，則江右甯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者虎邱所

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書）金陵錢韶，（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箏）洛陽花萼，（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憸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歉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眞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

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箇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畢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倚六如圖詠，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溲穢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憀，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

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於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踣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卽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遺歸母家，聽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値

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煢孑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收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拏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絰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酹酒一巵，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斂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啓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閧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闐，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

如既合葬靈瑩，檢瑩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於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欷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眞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既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於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

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捽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闃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呼，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贋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考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專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遺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堦，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

福也，何有於才子佳人哉！

# 書文衡山遺事

李果

予與崞縣令石君稗齋晏語及文衡山先生。稗齋曰：向見別集，郡有富室者，慕先生名，迎至家方秋暑，酒罷。留先生宿。盡以席上銀杯陳榻前，將以貽先生。先生端坐羅幬。一人突入攫二杯去，蓋坐客也。先生曰：『言之其人絕交矣。』詰旦，留一簡與閽者，給曰：『杯吾暫假去。』歸而訪知某工所製，經營半月製以償焉。又儒生某積館穀五十金，强留先生所，權子母利，月請給之。後儒生年老，盡收其貲。沒而其子不知也。請於先生。先生如數應之。其夕，子夢父怒責曰：『文先生長者，吾往以失館，盡歸其貲矣。篋中某書卷末，有次第筆記，可稽也。亟以還，否，吾不佑汝。』其子乃以銀歸先生。先生曰：『若翁所存，固償之矣。此五十金，以吾子窘，敬爲故人助喪耳。勿辭。他日，爾翁見夢，幸告以吾意。』按先生當明宏治正嘉之時，文章德望著吳中。奔溫州公喪，卻千金賻，寧藩召先生不赴，而封識其書幣，見

於王弇州傳。蓋其義若此。若二事者，於先生爲細行矣，然能周旋於隱微之際，不輕暴人之過失，非古之行隱德不欲人知者耶？直不疑償同舍郎金，載在史書，若先生者，高出於不疑矣。稗齋亦奇士，長洲人，讀書不三遍，終身不忘。作令晉陽，有惠績。子交山陰縣丞軾之壻，文氏族孫，以是知之爲詳云。

# 嬌娜㈠

蒲松齡㈡

孔生，雪笠，聖裔也。爲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爲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爲禮，略致慰問，即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瑯環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踪，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歎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駑駘見斥，願拜門

㈠見聊齋志異卷一。

㈡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老而不達。著作甚多，以志異爲最有名。

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懽，卽留共榻。昧爽，卽有僮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尙擁被坐。』僮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爲老父所豢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

爲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爲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盌，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嚬呻頓忘，精神爲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盈，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盌闊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刃薄於紙。把釧握刃，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貪近嬌

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瘿。又呼水來，爲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才一周，覺熱火蒸騰，再周，習習作痒，三周，已徧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已。自是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爲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巹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

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卽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豔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罷官，罣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

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礐，回視舊居，無復閈閎，惟見高冢歸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爲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烟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雷暴烈，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爲我而死，我何生焉！』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先以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圞，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媼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刼，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恆反

闞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爲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豔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 嬰寧㊀

蒲松齡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乘興獨遨。有女郎攜婢，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醮禳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

㊀見聊齋志異卷二。

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蹤跡。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亦略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紿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爲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卽君姨妹行。今尙待聘。雖內戚有婚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略與商搉，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園

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涓潔，因據坐憩。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朶，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卽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無還往，懼有訛悞。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媼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媼聾憒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媼笑曰：『奇哉！姓名尙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媼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朶，探入室內，茵籍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卽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媼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噭聲而應。坐次，具展宗

閥。媪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媪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尙不相識。』生曰：『此來卽爲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媪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雛尾盈握，媪勸餐已，婢來斂具。媪曰：『喚寧姑來。』婢應去。良久，聞門外隱有笑聲。媪曰：『嬰寧，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尙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媪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曰：『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寧，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

『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媪亦起，喚婢襆被爲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見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細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

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媪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嘸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無蹤兆。因往尋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媪。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寧笑至。媪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爲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卽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抵家，母

睹姝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褓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面龐痣贅，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寧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祟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寧，綳臥牀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後求天師符黏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寧笑聲。母曰：『此女亦大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沒，莫可辨識。詫嘆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昧爽即來省問，

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嫣然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爲合巹，而終恐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祕，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卽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恒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徧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燭竅，見中有巨蠍，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訐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

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鶻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今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爲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櫬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舁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又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

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爲哭，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 竹青㊀

蒲松齡

魚容，湖南人，談者忘其郡邑。家綦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因以憤懣之詞，拜禱神座，出臥廊下。忽一人引去，見吳王，跪曰：『黑衣隊尚缺一卒，可使補缺。』吳王可，卽授黑衣。既着身，化爲烏，振翼而出。見烏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餌拋擲，羣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樹杪，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恒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銜去之，得不被擒。羣烏怒，鼓翼搧波，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乃攝餌哺魚。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臥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冰，故不時以

㊀見聊齋志異卷三。

人邏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斂貲送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參謁吳王，設食喚烏下集啗。乃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吳王廟，薦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烏友，又祝之。是夜宿於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人，輾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詰所來。曰：『妾今為漢江神女，返故鄉時常少。前烏使兩道君情，故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懽戀。生將偕與俱南，女欲與俱西，兩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熒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即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媼紛集，酒炙已設，就廣牀上陳矮几，夫婦對酌。魚問僕之所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能久待。女言：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見漢陽，駭絕。僕訪主人，杳無信兆。舟人欲他適，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為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能之，君

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妾也。不如置妾於此，爲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舊衣尙在。如念妾時，衣此可至。至時爲君解之。』乃大設肴珍，爲生祖餞。旣醉而寢，醒，則身在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悵然自驚。枕邊一襆，檢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摺置其中。又有繡橐維縶腰際，探之，則金貲充牣焉。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着之。兩脅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靑出，命衆手爲之緩結，覺羽毛劃然盡脫。握手入舍，曰：『郎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爲神，則皮骨已更，應與曩異。』至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飾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旣去，生問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着藕白者，所謂漢皐解佩，卽

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思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任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旣歸，和愛之，過於己出，逾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赤足臥牀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放漢產歸。』又年餘，女雙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佩。生遂攜漢產歸。然歲恒三四往，不以爲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庠，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爲之娶婦，始遣歸。婦名巵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躄踊。葬畢，漢產遂留。生攜漢生玉佩去。自此不返。

# 馬介甫㊀

蒲松齡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頹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盟。旣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値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卽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

㊀見聊齋志異卷十。

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襆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即除室爲馬安頓。夜深，竊餽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强預人家事。初惡聲尙在閨闥，漸近馬居，以示瑟歌之音。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者。妾王，體妊五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幗，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懅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逐出，叉手頓足，觀者塡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

婢進襪履，著已，噭啕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巾幗。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强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趦趄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爲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爲僞，就榻搒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再唱，不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撬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婦益懼，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卽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啓閉，曰：『楊萬石來矣。旣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

綑縶，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合好，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爲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長跪牀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兒。婦方詬詈，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卽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顱顚蹶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尩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

見翁襤褸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線，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威刼，便殺卻，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爲。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眞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塡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足騰起，婦顚去數尺有咫，卽復握石成拳，擂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嗒猶罵。萬石於腰

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臂相用慰勞，萬石飲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焉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爲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慴，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立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逕去。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爲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爲，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

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閽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嗷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卽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昏，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輿馬賫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扎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豎。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

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縻。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婦爲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往寺中。姪以爲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寧非變異！

# 大力將軍㊀

蒲松齡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摳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攜所得糗糧，推纍鐘下；乃以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啓櫝。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爲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奇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爲從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

㊀見聊齋志異卷六，這個故事曾有傳奇演述之。

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卽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悞，而將軍傴僂益恭，肅客入，深啓三四闕。忽見女子往來，知爲私廨，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頤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爲，衆姬捉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闌，羣姬列侍，將軍入室，請衽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錮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數姬婢廝養卒及騾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鏹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外

羅列已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稱婢僕姓名已，卽命男爲治裝，女爲斂器具，囑敬事先生。百聲悚應。又親覛姬婢登輿，廄卒捉馬騾，闐咽並發，乃返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眞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 雪遘㈠

鈕琇㈡

浙江海寧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輿佳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强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裼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

㈠見觚賸。

㈡鈕琇字玉樵，吳江人，康熙時，知高明縣。有臨野堂集及觚賸。

頹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起，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襤褸，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詰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遘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扉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大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

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上，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日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

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驅，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 傳奇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合浦珠傳奇　一册　定價一角二分

林　紓撰敘一富翁擁巨資臨終時囑將歷年積蓄悉交其友陳生執管後其子比暱匪人流爲乞丐歷盡艱辛忽然愧悔陳生見其子果能改行從善卽將所執管之資悉數歸還前後情節極爲曲折

## 蜀鵑啼傳奇　一册　定價一角六分

林　紓撰是書係林畏廬先生刺取清季庚子拳亂之事實編爲傳奇凡匪徒之橫暴官紳之助虐莫不繪影繪聲躍躍紙上

## 六才子　一册　八角

## 考證註釋紫玉釵劇本　一册　一角五分

䕫　齋編此劇本事出唐蔣防所撰霍小玉傳劇本情文俱佳茲更由䕫齋君編加校訂註釋並冠以此事及劇中人物之詳細考證且用新式標點閱覽極便

## 天妃廟傳奇　一册　定價一角

林　紓撰此書記亂黨毀廟事意在諷世文字極典雅亦極淺顯詼諧處能令人解頤

# 中國短篇小說集

## 第三集(上)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鄭振鐸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CHINESE SHORT STORIES
Vol. III, Part I
By
C. T. CHENG
1st ed., Apr., 1928
Price: $0.7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一一一五張

